

《城市杯具》

城市杯具：城市杯具：城市杯具

城市杯具

城市杯具



比《蜗居》更真实，比《蜗居》更辛酸，比《蜗居》更干脆

城市杯具：城市杯具：城市杯具

比《蜗居》之后，最新出炉城市生活最真实的长篇力作！





目录

Content

- [怀揣梦想的自己 \(1\)](#)
- [怀揣梦想的自己 \(2\)](#)
- [这就是生活吗 \(1\)](#)
- [这就是生活吗 \(2\)](#)
- [甜蜜与苦涩 \(1\)](#)
- [甜蜜与苦涩 \(2\)](#)
- [认清现实 \(1\)](#)
- [认清现实 \(2\)](#)
- [我的择偶条件 \(1\)](#)
- [我的择偶条件 \(2\)](#)
- [安全感 \(1\)](#)
- [安全感 \(2\)](#)
- [最完美最华丽的一跳 \(1\)](#)
- [最完美最华丽的一跳 \(2\)](#)
- [最完美最华丽的一跳 \(3\)](#)
- [赌好了平步青云 \(1\)](#)
- [赌好了平步青云 \(2\)](#)
- [又是让人抓狂的钱 \(1\)](#)
- [又是让人抓狂的钱 \(2\)](#)
- [又是让人抓狂的钱 \(3\)](#)
- [无人性的资本家 \(1\)](#)
- [无人性的资本家 \(2\)](#)
- [无人性的资本家 \(3\)](#)
- [比我们这代人早熟 \(1\)](#)
- [比我们这代人早熟 \(2\)](#)
- [比我们这代人早熟 \(3\)](#)
- [城市生存法则 \(1\)](#)
- [城市生存法则 \(2\)](#)
- [城市生存法则 \(3\)](#)
- [已根本回不了头 \(1\)](#)

- [已根本回不了头 \(2\)](#)
- [已根本回不了头 \(3\)](#)
- [意外总那么突然 \(1\)](#)
- [意外总那么突然 \(2\)](#)
- [意外总那么突然 \(3\)](#)
- [开发自己的价值 \(1\)](#)
- [开发自己的价值 \(2\)](#)
- [开发自己的价值 \(3\)](#)
- [开发自己的价值 \(4\)](#)
- [离梦想越来越近 \(1\)](#)
- [离梦想越来越近 \(2\)](#)
- [舒适恬静的田园生活 \(1\)](#)
- [舒适恬静的田园生活 \(2\)](#)
- [辞职 \(1\)](#)
- [辞职 \(2\)](#)
- [家庭战争 \(1\)](#)
- [家庭战争 \(2\)](#)
- [婚姻成本学 \(1\)](#)
- [婚姻成本学 \(2\)](#)
- [是离是过你自己拿主意吧 \(1\)](#)
- [是离是过你自己拿主意吧 \(2\)](#)
- [生活还得继续 \(1\)](#)
- [生活还得继续 \(2\)](#)
- [生活还得继续 \(3\)](#)
- [爱的代价 \(1\)](#)
- [爱的代价 \(2\)](#)
- [爱的代价 \(3\)](#)

怀揣梦想的自己 (1)

午夜12点，就连灰姑娘也已光着脚丫跑回了家。

全公司又只剩下米亚一个人，桌子上放着刚刚吃到一半的泡面，微弱的台灯映得她一脸倦容更加憔悴，她点开闺蜜李纯的头像，一瞬间感觉委屈排山倒海。

大学时，她和李纯臭味相投，彼此很合眼缘。班级里那么多女生矫揉造作，物质又虚荣，一到周末有点姿色的便跑出去和*、暴发户泡PUB，唯独李纯总是静悄悄地跑到舞蹈室反复练习舞步。从第一次透过明亮玻璃窗看到李纯对着大镜子跳爵士舞，米亚就知道这妞跟自己肯定有戏。

越是交往就越是喜欢，米亚觉得这个瓜子脸大眼睛、身体柔软修长的女孩身上，有股特别吸引人的劲儿，有着某种固执的力量，属于一条道拼死跑到黑的那种。李纯是金牛座，米亚是摩羯，她们都是星座狂热分子，这两个星座做闺蜜简直再合适不过，俩人儿就在一个下午合了一段双人舞后，一拍即合，从此无话不说。

李纯的家乡木棉是一个风景特别好的小镇，距大连有四个小时的车程。虽然考上的只是艺术院校，文化课分数很低，但在当地还是风风光光火了一把。

临走前，邻居家的王阿姨塞给她一张纸条，是她们家独生女敏芝的联系方式，敏芝前些年在大连读完大学，跑到一家旅行社当起了导游，王阿姨逢人便说她们家的敏芝在大城市里混得多好，让李纯到了就给她打电话，相互有个照应。李纯和敏芝小时候关系还好，自从敏芝上了大学后，本来就差上五六岁的两个人，越发觉得有了代沟，所以她只是礼貌性地把电话号码留了下来。

敏芝在那个城市里一直独居，彻头彻尾的大龄女青年，混得久了，不免也沾染上了些世俗气息，倒是她的好朋友陆染和李纯很是投

缘，陆染大李纯七岁，也是木棉人，跟敏芝在一个旅行社，样子干练又亲和，一来二去，两个人总是腻在一起，不知不觉间便成了死党。

李纯上了大学后，不是没人暗示过她拿自己的青春换取一些什么，但就像米亚感觉到的那样，她身上就是有股一条道跑到黑的劲儿，不是自己最想要的方式换来的东西，看都懒得看一眼。

大学四年，*排在身后无数，李纯却唯独钟爱穆小白。

穆小白跟李纯同年，严格算起来应该比她小四个月，老家在湖南乡下，学费全靠奖学金，生活费每个月加起来也不到500块，但小白能请她在市中心那家最好的店里吃火锅。

冬夜里两个人肩膀靠着肩膀，同坐一侧，将白菜茼蒿西红柿一点点放进锅里，那咕嘟咕嘟的声音，李纯听出了幸福相依的味道，她认定这将是自己一生都不会离弃的人。

毕业以后，米亚一心奔京城，她总觉得只有北京才是中国艺术家栖身之地，只有站在首都才能实现自我价值。

离校没几天，她小包一夹带几套换洗的衣服买了张火车票就去了北京，去了之后才想到自己身上只有1000块钱。人头攒动的火车站，第一次来北京的赵米亚感觉自己瞬间变成了一只蚂蚁，那种怀揣着艺术家之梦的昂扬斗志，瞬间就被打落了一半。她只好挺了挺胸，对自己大喊一声：米亚，你就要红了！然后大踏步继续向前走了出去。

不愧是首都，以前觉得吃顿KFC都是特别败家可耻的事儿，到了首都才知道这是最便宜的消费之一，住了几天50块一床的小旅店，啃了几天奢侈的汉堡，她的身体终于从云上落到了地上，咣当一声砸醒了自己那虚无缥缈的艺术家之梦。

怀揣梦想的自己 (2)

就她身上那点钱，连地下室都住不起，现实的处境是，她再找不到一份能养活自己、养活梦想的工作，就得再买张坐票滚回老家，接受父母早就安排好的相亲会，搞不好自己的后半生就要嫁个土财主，再生几个小土财主出来！

赵米亚站在西单街头，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土财主左手拿着大烟袋，右手摸着跪在地上正为他捶腿的自己，屋前四五个孩子正在追逐着跑来跑去，而自己肚子里的那个已经有五个月大了……

啊！

她崩溃地大喊起来，周围的时尚男女见怪不怪似的看了她一眼，又继续向前走去。

她拼命摇头，庆幸刚才的画面仅仅是自己幻想出来的场景，不行不行，为了过上那种不任人摆布的人生，自己必须找到工作变富婆，直追富人排行榜，争取上天堂之前好歹混个榜上有名！

西单真好，要什么有什么，三两个女孩站在手机美饰前，一色穿着超短裙，雪地靴，戴着鸭舌帽，露出漂亮匀称的双腿。

这年头流行Blingbling，手机相机上全都贴得亮闪闪璀璨璨。

米亚不是不喜欢，读书的时候就总站在柜台前这看看那看看，可是打扮一次手机就要几十块，她和李纯都是舍不得这个钱的，大部分时间，两个人逛街都只是过过眼瘾，一人一只火烧，天南海北哪儿都敢去，反正青春无敌，她们俩的座右铭恨不得刻到脑门儿上：手拿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

怪不得前辈们都说一毕业就失业，米亚算是彻底体会到了个中滋味，去了几家公司面试，毕业证都没来得及掏，人家就以没有工作经验、回去等消息之类把她打发了。就算回家乡找一份小学舞蹈老师的工作，没有个三万五万想都别想，何况在北京这地界！

她去了几间舞蹈教室，人家均以她没有教练资格证书一口回绝，直到这时候她才醒悟，就算在一间小小的舞蹈教室谋份舞蹈教练当当，前期培训费用也得两三万。最后她实在没办法了，听同学说后海有很多酒吧，便打算过去碰碰运气。

从走进烟色那一刻起，那个男人的目光落在米亚身上就再也没离开过。

她感觉周身好像爬上了无数只蚂蚁，躁热难奈，但还是硬着头皮在迷幻乐中穿梭着。偶尔抬起头，二楼香艳的大帷幔后，他的目光便会*裸地像聚光灯般折射过来，照得她无处可藏。

后台，一群裸露着后背正在换衣服的女孩叽叽喳喳正在用京腔说着什么，米亚能从里面听出几句粗口，一个个子高挑、有着范冰冰一样妖娆面孔的女孩边转身，边用手扣着文胸扣子，目光上上下下打量起她来，眼神里充满着不友好。

旁边的人大声催促她，蒋美颜，你快点，就等你了。她懒懒地答腔，却杀伤力十足，虽然化着浓妆，但看年纪也不过二十出头的样子。

一行人踢踢踏踏跑了出去，米亚躲在后台幕布后，看到刚才那个叫蒋美颜的女孩站在领舞的位置，四肢灵活有力，身材好得不像话，转身的时候看见她，目光里全都是挑衅。米亚觉得血往上涌，问了服务生后，直奔二楼洗手间想清醒一下。刚走到楼梯口，那个男人的目光就迎了上来。

她站在那里犹豫了，现在往回走逃避痕迹也太明显了，没准这老男人背景复杂是黑社会大哥之类，再叫出几百小弟把自己砍成番茄酱！她的右脚在左腿裤子上蹭了两下，还是决定往前走，迅速跑到洗手台，捧起水来将自己狠狠冲刷了一下。

一转身，那男人正含着笑看着自己。

嘈杂的音乐还在响，这是烟色唯一安静一些的地方，男人开门见山，从上衣口袋里缓缓掏出一张名片，姑娘，我看你半天了，觉得你

形象气质特好，有兴趣拍戏、做模特吗？

米亚有点傻眼，刚才在楼梯上她几乎在一分钟内设想了无数个老男人跟自己搭讪的版本，也做好了各种虎口脱险的准备，可他现在唱的是哪一出啊？

他还笑咪咪地站在那儿，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坏人，刚才说话的声音和语速，都让人感觉十分舒服，应该是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正在等面前这位“气质超好、形象一级棒”的姑娘给自己一个答复。

米亚接过名片，刚要搭腔，服务生走了过来，说经理已经在办公室等她面试了，让她快点过去。那张名片被她随手揣进牛仔裤的后袋里，临走时她略带歉意地冲男人点了点头，便赶紧跟着服务生跑下楼去了。

这就是生活吗 (1)

已经是第11天了。

李纯和小白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徘徊在城市里的各个小巷。中介他们是打死也不会去的，看一间房30块就没了，不管你看没看中，钱都得入人家口袋。一不小心看中了，好嘛，200大元就这么贡献给中介事业，穆小白半个月的生活费打了水漂。

李纯不想麻烦陆染，更多的是，她不想面对陆染的老公周傲。每次一听说周傲和陆染吵架，无论谁对谁错，李纯都会在内心里对他多出一分敌意。她很少去陆染家里做客，不想周傲觉得自己事儿多，那无疑是在给陆染找不自在。

毕业大半个月后，好歹找到了份工作，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广告文案，是一个暗恋她多年的学长帮她介绍的，为此小白一直耿耿于怀。可李纯管不了那么多了，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工作和房子，在这个城市里和小白能有一个安身之所。

大学时，李纯最头疼的就是和小白约会时无处可去，夏天还好，两个人能沿着马路边手牵手来回走，可一到冬天，这种方式就行不通了，无数次，他们站在24小时自助银行的橱窗里，互相哈着气为对方暖手。

在寒冷之中，李纯无数次幻想过他们以后的家，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幻想出的美丽世界：他们会有一套大大的房子，整面整面的落地窗，李纯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每天她都会用不同的食物温暖小白的胃。清晨，穆小白会从背后拥住她的身体，那应该是幸福到死的甜蜜感觉，他们就这样一日一日守候着对方，直到死去为止。

想到这场景，李纯就充满了动力，拉着小白一栋楼一栋楼地跑着看，遇见张贴小广告的就拼命地打电话，终于在第11天的下午，他们在市中心某个旧公寓的13楼租到了既便宜、又离李纯上班地方很近的房子。

一进屋，小白拉着李纯给了她一个眼色，示意她房子太旧了。李纯打了一下他的手，若无其事地跟着房东进了厨房。

房东还在絮叨着：别看这房子旧了点但这是市中心，你们小两口上班方便不说而且离商场、超市都近，这房子很多人都看中了，我就是觉得他们不合眼缘，又没有正当职业，租给你们我放心，600块一个月这价格保证你们找不到了。

小白环顾这间只有三十几平的小屋，老旧的墙皮脱落一地，角落里一张破旧的折叠铁床立在那儿，地板有几处已经被泡烂，除了一台旧冰箱是房东愿意留下来的，几乎再也找不到任何家用电器。转过身看见房东正在为李纯试厨房的灯，那盏灯咯吱了半天终于亮了一下，很快又灭了。房东尴尬地说找个时间会给他们换新的，小白刚要开口就听见李纯说，不用，这房子我们租了，什么都不用你管，抵押金就不要收了，我们刚毕业拿出那么多钱，你看如果行的话现在我们就签字。

小白张大嘴巴立在那儿，看来李纯是动真格的了，前几天看的好几间都比这个好，李纯不是不喜欢，但现在他们两个月收入加起来还不到两千，月租金一千的房子根本承受不起。小白忽然觉得自己很没用，如果自己不执意考研，李纯就不必这么辛苦。李纯还固执地站在那里跟房东讨价还价，小白看着她的侧脸忽然觉得很心酸。

那一瞬间挫败和无助感袭击了他，他知道自己选择考研不仅仅像他说的那样，为了能给李纯幸福，有一部分缘自他内心的胆小懦弱。他还不到22岁，真的还没做好扛起重任辛苦营生的准备。无数次挣扎的夜里，他只能坐起身体拼命地抓着头发。

这就是生活吗 (2)

他对自己说，再过三年，等自己能像一个真正男人那样的时候，他一定会让李纯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米亚甚至回忆不起，那天自己是怎么哭着从烟色跑出来的了。

她只觉得天旋地转，22年来第一次感觉尊严被人狠狠践踏在脚底，动也动弹不了。

负责人轻蔑地打量着她，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然后和身边的保安小声地交头接耳，她感觉那面孔泛着狰狞的光，那张还在张合的嘴仿佛一不小心就会将自己整个人吞噬进去。

她摆弄着那件近乎于透明的衣服，良久不知道怎么是好，负责人说来这里跳舞的全是辣妹，飞机场是不受欢迎的，要她穿上衣服验验货，如果身材合格培训一个月上岗。

她仔细思量着那几句话，几秒钟之内有好几次打算将衣服狠狠丢下，然后摔门而去。

可是她想起自己的处境，就这么回家实在是不甘心，她想起自己来北京之前信誓旦旦地对李纯说过，等哥们在京城站稳脚跟，八抬大轿请你去发展，然后两个人相拥着笑成一团。

就在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米亚半推半就地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下，只剩下纯白色的内衣。

中途，负责人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小声说了几句。再放下电话时，在她的身体上扫了两眼。那个面目丑恶的男人缓缓地点起一支烟，在吞云吐雾中戏谑般地说，想不到还挺有料的，明天过来上班儿吧，培训期间先住员工宿舍，正式登台后一天100块，小费算你的。

她走出门口，感觉自己一忍再忍的眼泪终于喷涌而出，这他妈的算什么，为了混口饭吃居然沦落到当众*服？

自己不是最不屑这些吗？大学时隔壁寝室有两个女孩坐了半年台没少赚，当时自己不是跟李纯说，这种来钱道儿最丢份儿吗？现在的

她，正在用自己最不耻的行为狠狠地打自己的嘴巴。

阳光还是挺好的，身边经过几个看起来无忧无虑的女孩儿，多像曾经的自己啊。来北京这么多天，她第一次感觉如此无助，如此想家，想李纯，想那些已经逝去而不会再回来的青春岁月。

陆染越来越觉得和周傲无话可说了。

自从三年前生下周小傲之后，周傲几乎不再亲近她的身体，睡觉时总用冰冷的背影对着她，像一个无言的句号。

开始的时候陆染还有些情绪，总是从后面揽住他的腰，*他的身体试图让他的欲望燃烧，可几次下来，周傲像个木头人一样，既无回应，也不拒绝，这让陆染的自尊心大受挫折。

最正常不过的抚慰，到他这里倒成了乞讨，她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无耻的、欲求不满的风尘女子，这种感觉让她起初很委屈，然后就变成了愤怒。

生完周小傲，她的身体开始发胖，不到三十岁的年纪看起来却比同龄人大了三四岁。周傲每天早出晚归，家务活一手不伸，陆染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做早饭，收拾房间，忙完一系列琐事之后，把周小傲“寄存”到幼儿园，然后赶到旅行社开始一天的工作，旅行社规模不大，加她和敏芝一共四个导游，带团，地陪，接待，几乎全要靠他们四人一手包办。陆染学历低，但记忆力十分好，两年前把导游证考下来，孩子刚满一岁，就赶紧回归社会找工作，多一分一秒也不敢耽搁。如果时间真和金钱划等号，一分钟等于一块钱的话，陆染最大的梦想就是让那一块钱变成美金。

淡季的时候，下班还能早一些，一到旅游旺季，恨不得变出三头六臂。当初想法很简单，觉得当导游好哇，能和敏芝在一起，免费吃免费住还能免费玩，混钱潇洒两不误，美差美差。真进入角色后才知道，人家坐着你站着，人家吃着你看着，人家玩着你说着。一条旅游线，一年去好几次，去得直想吐。

想想真滑稽，自己一年到头都混不上几个休息日，整天却在为别人设计着旅行方案。有一次和敏芝陪李纯打电动，路过娃娃机，透过玻璃看到自己身形臃肿，面容憔悴，睫毛膏晕开了。她忽然觉得，城市不就是个巨大的娃娃机吗？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谁看谁都挺好。小地方的人向往大城市，大城市的人又觉得田园生活方式很时尚，争着抢着到郊区买一亩地，住度假村，人家管这叫回归自然。

身边也有人一心往更大城市奔的，那人是自己高中同学，俩人曾朦胧过一段时光后来不了了之，偶尔打打电话聊下近况，此男在北京做IT，至今连房子都没买上，聊到房子是因为那时候陆染刚和周傲买了房，两个人因为房子差点没吹，陆染说大连房价上涨的速度就跟着了电火一样，IT男说你就知足吧，在北京四环外的房子都均价一万了。他和老婆一直住在民房里，包括后来怀孕，只有临产到坐月子那段时间，IT男实在心疼老婆孩子，便在楼房里租了一室。IT男在电话里笑呵呵地说，都好几年没住过楼房了。

陆染听得心里一酸。

这是他们这些外来者心照不宣的痛楚，一踩就疼。

也不是没想过离开，有时候崩溃到极限，心里想着去他的爱怎样怎样吧，恨不得刨出个地缝一钻了之，可怎么逃，能逃到哪儿去？

只能张大嘴巴吸几口掺和着汽车尾气的空气，然后告诉自己，要么赶紧醒醒，要么洗洗睡吧。

这，他妈的就是生活。

甜蜜与苦涩 (1)

每次陆染回老家，陆妈妈都感觉很揪心，总是为她熬排骨汤，一边盛汤给她一边心疼地说，瞧瞧你又瘦了，脸色蜡黄蜡黄的。

陆染嘴上从不叫苦，和周傲闹得最凶的时候，两个人大打出手，那天周傲喝得有点高，一失手推了陆染一把，正好撞到电视柜上，瞬间陆染的额头全都是血，伤口养了半个多月，陆染怕李纯和敏芝发现，硬是跑到理发店剪了个齐刘海，笑嘻嘻地跟问起来的人说这样显年轻。

22岁跟周傲谈恋爱，当时怎么看怎么觉得他身上有一股令人捉摸不透的气质，一笑起来嘴角上扬，看上去坏坏的。一晃三年就过去了，小镇民风闭塞，陆染随波逐流，总觉得一个25岁的姑娘还没嫁出去是件特别丢脸的事。她急着嫁了，周傲却不紧不慢，反正自己是个男人，家又在城市里，没有陆染的社会压力，晚几年结婚也无所谓。

陆染常常觉得自己是在赶鸭子上架的氛围中匆忙把自己嫁掉的。当时带周傲回父母家，陆妈妈看出了一些端倪，将陆染带进妹妹的房间里小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老人家觉得陆染带回来的这个人，缺乏上进心，不是个过日子的好材料。仗着家里老子在法院还是个不大不小的官，谋了份临时工当当，到现在编制问题都没解决。

陆妈妈那个年代的人信什么啊，人品能力铁饭碗，没有这三要素的男人在她们眼里那就是完蛋。

陆染一句话都听不进去，被爱情冲得晕头转向。周傲的痞性从那个时候就爆发了，他看出了陆染家里反对的意味，话都不说一句拉起陆染就夺门而出，跑到沈阳投靠自己兄弟去了。

那一个月陆染感觉自己像在云端，幸福极了，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私奔吗？她和周傲每天睡在周傲的兄弟家，睡到中午才醒，两个人相拥着亲吻，恨不得从头吻到脚，到了晚上一群哥们坐在露台上吃烧烤，又是唱歌又是跳舞，一瓶一瓶地喝啤酒，醉生梦死地过着。

陆家再也坚持不住了，在明晃晃的抵抗中渐渐败下阵来。

陆染终于如愿以偿，在26岁到来之前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她出嫁那天，陆妈妈一直摇头一直叹气，双方父母和新人的合照上，陆妈妈哭丧着一张脸，好像斗败的孔雀没了光彩。

穆小白震惊地看着面前的一切，拼命地晃了晃头，又揉揉眼睛，难以置信自己所见到的一切。

床靠在明亮的小窗下，粉色碎花小床单的尾端打着褶皱，将破旧的铁床完全包裹起来。窗台上的栀子花开得正好，冰箱上各式各样的情侣便条贴，两只可爱的小猪端坐在冰箱上，正笑咪咪地望着他。床对面的柜子上多了一台21寸的旧电视机，墙壁显然粉刷过了，那些老旧的墙皮一扫而空，穆小白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摸了两下，又看到正中间摆放着一只小小的圆桌和两把塑料椅子，它们全都穿着手工缝制的新衣。厨房里的水果篮里放着自己最喜欢吃的芒果，穆小白想起每次李纯买芒果时总是舍不得多买，两只加起来就要十几块钱，李纯总是细心地将芒果剥好，用双手捧着下巴看着小白吃。

小白吃几口将芒果递到李纯嘴边，她总是一边摇头一边吞着口水说，你还是自己吃吧，这味道那么奇怪，我可吃不惯。

芒果就在两人半推半就下全进到了小白的嘴巴里。

李纯却比自己吃了还高兴。

本来说好一人一只，但到了第二天李纯总会像变戏法一样从背后掏出另一只来，笑着送到小白面前。

甜蜜与苦涩 (2)

而现在那只黄色的水果篮里，放着整整六只芒果，它们发出金灿灿的光芒，晃得小白两眼生疼。

今天是穆小白22岁生日。

他只记得几天前李纯说要送他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要给他一个惊喜，让他先去学长那边住几天。

他不知道李纯是怎样在几天之内背着自己忙完这项巨大工程的，他仿佛看见了李纯瘦弱单薄的背影，仿佛看见了她艰难地举着滚刷，无数次放下酸痛的手臂，又无数次抬起。

这几天，李纯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先是去旧货市场买了一张大床垫子，又以100块钱的价格买下了这台旧电视，小白是个球迷，最喜欢湖人，一看到科比出场就双眼发直，有了电视机小白再看球的时候就不用去本市的同学家了。

为了节省开支，李纯在零上三十多度的天气里坚持着没有雇车，硬是拖着床垫子走了将近三公里，太阳丝毫不体恤这个瘦弱的小姑娘，几次差点将她烤得昏倒。

一路上很多人看她，她才管不了那目光里是否带着同情，不解，疑惑，或是嘲弄。

她只知道一切都会好的，她和穆小白的日子总有一天会彻底亮起来，她走在路上充满力量，嘴里还哼着歌，浑身被汗水浸得通透。

她一点点地构建起这个只属于她和穆小白两个人的小天堂，每完成一项她的心就像小鸟一样快乐地飞了起来。她甚至能想到穆小白拿着钥匙打开家门那一刻张大嘴巴的傻样子，对，她就是要他一脸呆滞地迷失在这巨大的幸福里。

米亚又失眠了。

以前住在小旅馆里总是困得要死，夜夜惊慌着怕丢东西，虽然她的包里根本没什么值钱货。

她想象力从小就丰富得要命，天马行空什么都敢想，摩羯座特有的被害妄想症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总是担心歹徒破门而入抢财抢人又劫色，或者恐怖分子将她劫持到陌生城市毁尸灭迹，外星人忽然降临将自己抓去做实验也不是没可能的。总之越想越害怕，多少个夜里就在既害怕又渴眠的状态中纠结得要死。

现在终于有了落脚的地方，她却睡不着了，因为她对面床上躺着的人，正是蒋美颜。

米亚心想这姑娘不是我的仇家派来玩我的吧，好像处处和自己过不去的样子。

她从来没想到会由这个心高气傲的姑娘来做自己“师傅”，没想到员工宿舍早已住满，负责人无奈之下只能将自己安插到蒋美颜的房间。习惯了一个人的蒋美颜对于入侵者多少带点情绪，这可以理解，但这情绪泛滥的时间也有点太长了吧，今天在练舞的时候她处处刁难，好不容易到了休息时间，一进屋便看见贴在房门上的十不准，米亚被她气得差点当场身亡。

这大小姐好像天生具有刁难人的本领，从其他舞蹈员那里也听到过一些关于她的事情。

单亲家庭，十几岁就靠自己混世，365行干过364行。

前两年遇见个有钱的主儿，离开后海这一片儿酒吧的时候风光过一阵子，听说那台商开始对她不错，去恒隆几万几万地刷，可很快就过了新鲜期，台商毕竟是靠自己白手起家的，花钱不再那么大方了。

当蒋美颜发现自己要个GUCCI的基本款他都闪烁其词的时候，开始慌着找下家，勾引台商的合作伙伴被他发现了，加上跟大奶相处不好，两人正面交锋过几次，台商的脑袋都大了，索性给了她点钱将她打发了。

人就是这样，一旦过惯了好日子在云上飘着，再降低生活品位就很难了。

台商给的那些钱很快就被蒋美颜挥霍一空。

她有几个小姐妹都没正当职业，靠自己年轻漂亮经常出去“A”男人的钱，蒋美颜也学着她们的样子提着LV包装袋在新光天地里乱晃，包装袋里装着自己用过的包，伪装成新买的样子。

远远看上去，蒋美颜鹤立鸡群，漫不经心地提拉着袋子，仿佛生活优越的白雪公主。幸运的时候遇见愿意带她出去吃饭的人，红酒牛排随意地点，但更多时候，只能在一些不入流的小快餐店里混个温饱。

从小蒋妈妈就告诉她，男人是靠不住的，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找个有钱的呢？

嫁个有钱人，将他们的钱变成自己的钱，一直是蒋美颜的人生目标。

她才不在乎对方是否长得帅，年龄是不是足够做自己老爸，就算秃顶也无所谓。她一直觉得做人不能太贪婪，千百条路只能盯住一条，亦舒说的那句话绝对有道理——自己若想要很多很多钱，那就别指望还有很多很多爱。

但暴发户也不都是傻子，蒋美颜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后海，她需要一种稳定的生活，在这种稳定的生活下结交能带给她优质生活的男人，自己已经22岁了，只剩下几年好时光，她带着最后的赌本来到烟色，并在短短时间里成了这里的头牌。

认清现实 (1)

陆妈妈曾经很忙，所以妹妹陆清经常由陆染带，姐妹俩特亲。陆染宝贝妹妹像宝贝自己的孩子一样，学校发的课间小食物从来就不舍得吃上一口，有什么好东西肯定都留给妹妹，心疼陆清功课多，总是熬夜写完自己的作业，再在陆清的作业本上写好那些数学题。

陆染从小心灵手巧，自己穿旧的衣服改一改，加上点蕾丝给妹妹做成漂亮的花裙子。那个年代家家基本差不多，在木棉能穿得起新衣服的孩子寥寥无几，但陆清的衣服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

用现在的话讲，陆染在当时绝对是个文艺女青年，她站在人群里总是会微微发光，看起来从容又淡定。她唱歌好，总是喜欢唱带点小忧郁的情歌，林忆莲的深情总是被她演绎得淋漓尽致。有一次，她带着比自己小七岁的妹妹，在22岁那年的街头卡拉OK唱了一首《爱的代价》：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
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
看世事无常
看沧桑变化
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
是永远都难忘的啊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
永在我心中
虽然已没有他.....

身后不知不觉围上来很多人，零星的掌声后来就越来越烈。陆染从来没想过，那个有着好月光的夜晚会彻底将自己的人生颠覆，人群中有一张面孔已经被她彻底吸引，那就是大学刚刚毕业，来木棉探望同学的周傲。

夜深了，人们揉着惺忪的睡眼一哄而散，陆染和周傲的眼神隔着几米之遥碰撞在一起。

周傲像个公子哥儿，玩世不恭地朝陆染和陆清走过来，笔直瘦长的腿有节奏地打着节拍。那个夜晚，他们三个坐在天意大排档，外面星光闪闪，陆清坐在姐姐旁边，周傲坐在他们对面，锅里沸腾着的食物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陆染甚至回忆不起来那天周傲到底跟自己说了些什么。

她只记得自己被一种叫*情的东西抓住了魂魄，她就是在那样美好的氛围里坚持着信仰：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午夜11点整，烟色二楼的卡包坐着一位穿卡其色西装的男士，他面前的女人梳着时下流行的BOBO头，上身着简单的白T恤，一条包臀牛仔裙显得身材凹凸有致。

女人从包里拿出几张照片，依次摆在桌子上。

男人一张张端详着，最终将目光锁在一张照片上。女人用纤细的手指将它缓慢夹起来，照片中的女孩有着清瘦的身材，短发齐耳，目光清澈，又透着一丝不经意的慵懒。女人慢慢吐出一口烟，在雾气升腾中冲男人点了点头。

男人会心一笑，将目光投到舞台中央，那一群青春靓丽的*正在台上翩翩起舞，最左边的那个，正是一个多月前与自己有过一面之缘的赵米亚。他开始细细地端详起她来，脸蛋圆润多肉，黑眼珠恰到好处地连接着上下眼睑，鼻头大而圆滑，下嘴唇粉红肉厚，那张脸，看似普通，却是自己寻觅良久的。

男人本名叫苏俊，曾经是京城红极一时的经纪人，风光过一阵子。后来旗下苦心经营的艺人为情所困，从十几层的高楼阳台笔直坠落，他的事业也随之陷入低谷。命理大师一语道破玄机，只要遇见命中注定的旺夫女，为他诞下一名男婴，他的事业定能起死回生，如日中天。

这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信仰，除去宗教，年轻一代信星座，并信得一丝不苟，每天都要追看星座运程，力求专业，还得结合起上升星座，太阳星座，月亮星座。也有一部分人十分追捧塔罗牌。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就信手相，信八卦，信周易。

认清现实 (2)

都希望借助什么拨开迷雾，看到前方光景，大抵都有一颗对未来迷茫的心。

而苏俊，信命，他总觉得一切早已注定，命运自有玄机。对那位命理大师的话，一向深信不疑。

那个晚上，他一个人在烟色二楼喝闷酒，手里拿着大师给的相术对照图，发现跌跌撞撞跑进来的那个女孩居然近乎全部符合。但她究竟是不是命理大师所说的、命中注定能让自己起死回生的人，现在还无法妄下定论。

男人想泡妞，就必须有资本，这资本无非就是身份地位金钱权力。

亮出自己的身份仅仅是一种惯性模式，也是吸引年轻女孩的有力砝码。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那个来自外地的平凡女孩在听了自己那样一番赞美之后，居然无动于衷。他只好以烟色合伙人之一的身份，交代下属一定要留住那个女孩，他甚至都想好了她将电话打过来时，自己简短并温存的开场白，足够让她跌进自己早已布置好的爱情陷阱。

她绝对算不上漂亮，身材也和站在她身边充满媚惑气息的蒋美颜有着天壤之别，但她身上有一股令人充满希望的正义气息，他愿意花些时间用事实来验证她是不是自己要找的人，这笔生意稳赚不赔，就算不赚，至少也能保本。何况，像他这样的男人，一纸婚约，一个孩子，又能锁得住什么呢？

坐在他对面的女人叫季晴，几年前还是自己的胯下之物，现在却已坐上了新星经纪公司的第二把交椅。

最近这两年选秀节目跟着了火一样，一股脑地往外涌，有钱的砸钱，没钱的借钱砸，为了冲进前几名被包装成时代新宠，什么招都用

上了，高层打点完，全国各地想尽办法拉选票，就连粉丝团也得按天支付佣金，漏掉哪一环都不行。

季晴当年一脸青涩，跟苏俊上完床之后小声贴在他耳边问，能不能帮自己找份差事，只要能留在北京干什么都行。

苏俊那时正春风得意，眼皮都没抬一下，拍拍季晴裸露在外的香肩，顺势将她压到身底下，没过几天就把她安排进了新星做明星助理。没想到这小妮子够心狠手辣，踩着无数男人的身体当跳板，苏俊心想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也TMD好凉。

他将一只方方正正的布包推过去，又冲着季晴谄媚地笑了笑，今时不同往日了，他知道自己是在赌，拿20万换一个新人，值不值就看自己的造化了。

深秋清早的玻璃窗上总是会罩上一层软绵绵的雾气，李纯在这个月被冻醒了好几次，哆嗦着身体闭着眼睛寻找穆小白，彻底醒来时才发现小白早已经去了图书馆。

她穿着穆小白大大的套头毛衣，在床上伸个懒腰，拉开窗帘用手指一遍一遍划拉着他的名字。这是属于她们俩儿的爱情暗号，每次窗户上一有雾气，李纯就会在上面给小白留几句悄悄话，等到下一次雾气再覆盖的时候，那些温柔的字迹就会像魔法书一样跳进小白的眼睛。

复习已进入最后阶段，小白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花半个小时给李纯煮早饭，然后穿上厚厚的外套背着大书包去图书馆，冗长的英文单词混合着难懂的语法，常常一复习就是七八个小时。

自从进了那家房地产公司，李纯才终于搞清楚，为什么街上会有那么多开宝马X5的所谓有钱人。

资本家也太黑了，八点半开始上班，中午只给你一个小时午休，睡也睡不了，去趟沃尔玛来回坐车的时间都不够，来面试的时候说得好好的，四点半准时下班，一般没大事的时候不加班，等正式来到这儿，李纯才终于明白，这公司压根就没小事，全都是大事儿！

最可恨的是，老板就是开着X5的有钱人，人高马大，又姓马，大家都在背后偷偷叫他“马大爷”，他总是下午五点多开着小车儿晃悠去了，到了晚上九点晃回公司看看到底有谁没加班，谁先走了他肯定会记在一进门的大白板上，第二天开早会热血沸腾地批评上十分钟，那兴奋劲儿就甭提了。

我的择偶条件 (1)

李纯所在的公司大部分成员都是70、80后，而80后的这些，从81年到86年不等，男生清一色光棍，女生清一色未婚，每年都有一批人加入剩男剩女的行列。用对面桌大眼美女景佳的话说，这叫剩得光荣，剩得伟大。照这个趋势逐年上涨，大部队会越来越多，到时候还指不定谁是被“剩”下的呢。

这不仅是她们公司的现状，更是城市年轻人的真实心声：女的恨嫁，个个都想找有房有车、跟自己年龄相当、志趣相投的未婚男青年，注意，是未婚；男的恐婚，谈恋爱的时候感觉女朋友个个善解人意知书达理，一旦论及婚嫁谈钱色变，几次下来就成了伤心太平洋，很受伤。为了避免自己走上歧途，变成死海，只恋爱不结婚，成了广大男同胞的潜在心声。

景佳虽然只比自己大两岁，可在相亲这条路上，绝对算得上鼻祖。起初她也抵抗，装死，但在老妈无数次威逼利诱下，她终于认清事实，知道抵抗没用，装死无效，只好乖乖就范。“相龄”三年，阅男无数，她有一个24开本的相亲专用备忘录，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一位相亲对象的年龄，身高，职业，薪水，学历，家庭成员，优点，缺点，以及具体的失败原因分析，个别男士，还附有两寸免冠照片。

李纯无数次在心里感叹，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按景佳自己的话讲：我的要求也不高呀，只要对方在大连能买一套100平的房子，按揭还是一次性付款都无所谓，反正以后他月供。车也不用太好，十几万的就知足了，无非就是个代步工具嘛，上到比自己大五岁，下到比自己小三岁，都是可以接受的。反正自己还没达到李嘉欣那段位，对方的相貌也不必赛过金城武，头发茂密不稀少，至少不能谢顶，身高要求也不苛刻，178CM及格，月薪只要是自己的两倍左右就行，又没过万，按道理来说，不应该这么难找啊。

李纯大跌眼镜：你这条件还不高啊？我来给你算一笔明账，首先你要找的是未婚、30岁以下的男性，去掉178CM以下的，再去掉头发稀少的，抛掉五官不端正的，拟定人选十万。现在，咱们再按你的要求，去掉没车的，估计只剩下七万。再去掉买不起100平左右房子的，还剩下四万男同胞。以你现在的月薪，税后四千来计算，你未来的白马王子至少要赚到每月八千。那四万男同胞，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三千个了。这三千个所剩不多的男同胞，必然是各行精英，人一优秀肯定也会挑剔啊，这事也不是你单方面就能说了算的，再抛掉一部分认为你与他们的要求不符的，姐姐，就只有500人了。

景佳抱着肩膀，傻傻地看着李纯：我听明白了，如果我想按照自己的条件成功出嫁，难度不亚于一夜暴富，中个几百万，可我实在不甘心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委曲求全啊！

景佳是标准的物质妞儿，每次奔赴在相亲的路上，都是斗志昂扬地去，垂头丧气地回。上了一天班，常常还得坐上公车从城市这边赶到城市那边去见不同的约会对象。这些对象有网上认识的，有老妈托人介绍的，有热心同事撮合的，也有主动自我推销的。

开始她打车去，后来发现这计划外成本实在太高了。遇见绅士一点的，无论成不成，都能在星巴克请上一杯咖啡，吃顿PIZZA什么的。但景佳也遇见过无耻的，四十几块的单，人家借故说上趟洗手间，把她一个人晾那儿就跑了。

我的择偶条件 (2)

慢慢地，景佳变得聪明起来，约地方一律选那种必须先买单的地儿，能步行就步行，太远的地方就坐公车，如果当天有约会，早上只打个粉底就出门，临下班前再化妆，这样可以节省一次彩妆开支，要知道，她用的那些瓶瓶罐罐，随便挑出来一个都要几百块啊。

李纯劝她把择偶条件改一改，就是月薪那项，没必要非得要求达到八千块嘛。景佳振振有辞：我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个计算公式，你等我找出来给你念一念啊。

李纯洗耳恭听。

景佳打开收藏夹，点开网页，一板一眼地说：假如我的收入是4000元，未来夫君的收入是7000元，万事孝为先吧，先把赡养父母的那部分去掉，就按照30%来计算，我的收入就变成了 $4000-4000\times 30\%$ 元，他的就变成 $7000-7000\times 30\%$ 元。我们两个加起来是7700元，对吧。其次，以后还得要小孩吧，根据一份名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中国家庭平均每年在孩子身上要花三万，每个月就是2500元。再去掉这一部分，就只剩5200元。按照夫妻财产共有的原则，见面分一半，每个人剩下2600元。事实摆在眼前，假如我和这位月薪7000元的男人结了婚，那就意味着我的收入要比婚前减少200元。

李纯目瞪口呆：天啊，如果真按照这个公式计算的话，我和穆小白结婚以后，我的工资岂不是得变成负数？

景佳一脸得意：你以为呢，这个公式表明，只有当我未来老公的薪水达到8000块的时候，他才能让我保持婚前的物质生活，也仅仅才多出150块而已。所以，前面的那几项我都可以考虑放宽政策，唯独这一条，打死也不能降！

这是景佳的爱情观，准确地说，应该叫做婚恋观。但李纯却不这么认为，自己要的本来就和景佳不一样，她甚至很庆幸因为拥有穆小

白，自己才能幸免奔赴相亲之路。

正傻傻地笑着，米亚忽然发了一个笑脸过来，接着跟了无数惊叹号。

纯纯，你好不好，我想死你了！

李纯揉着头发，刚要回消息给她。

马大爷阴沉着一张脸站在身后，大声警告她，工作时间，不要闲聊。

天！这资本家也忒狠了点，现在明明已经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了嘛。

保安室里，两个看起来二十出头的男孩正在交谈着什么，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

坐在边上的那位开口说，哎，你说咱们谭经理什么狗屁品位，赵米亚那种姿色的他也留，挤吧挤吧能有个B罩杯？脸大腿粗，一看就是芙蓉阿姨她家亲戚。

站在他面前的男孩哈哈笑了两声，随即道：你丫说话也不知道给自己留点口德，不知道现在放眼全世界，“纯平”是主流吗？个个胸前顶俩大球，看久了都审美疲劳了，这是在调剂口味呢，听说人家可是正规舞蹈专业出来的，那下腰练的，有两下子。

你懂个屁！这是有内幕的，我听小郭说赵米亚是苏总亲点的，我看啊不是苏总家亲戚就是苏总的小三。

天，这苏总的品味也太雷人了吧，看他相貌堂堂一表人才的，怎么这么想不开啊！

两个男生笑成一团，虚掩的门外，蒋美颜紧紧地贴在墙壁上。

本来她打算过来随便叫上一个保安，帮自己换一下灯泡，没想到刚走到门口，却听到这一段意外收获。

苏俊平时来烟色的时间并不多，有时候两三个月才露一次面，自从精心培养的艺人发生不幸之后，苏俊沉了大半年时间，既不出门也不看任何新闻报道，只把自己关在家里，天天与伏特加为伍。

直到前段时间在那档选秀比赛上看到基乐乐的身影，他为之一震，从比赛开始就详细调查了她的全部资料：基乐乐，22岁，现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因外型中性，比赛全程亲自吹萨克斯伴奏，有萨克斯王子之称，老家湖南，家境虽普通但愿意付出全部孤注一掷。

从基乐乐参加比赛到夺得季军，光是支付给新星的费用就已经高达30万，新星承诺将在三年内主推她，先开展大陆市场，时机成熟后会安排她到日本、法国培训发展。

苏俊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这个选秀活动是季晴公司一手操办的，如果没有他也不可能有季晴的一切，就算不看在他的面子上，那个小狐狸也会看在钱的面子上。加盟新星，成为基乐乐的经纪人，是苏俊为自己设计的崭新之路。

而此时此刻，蒋美颜也已为自己打好了如意算盘，两个月内苏俊跑来烟色两次，从他灼热的眼神中，聪明的她不是感觉不到一些什么。圈内盛传苏俊不近女色，和之前自己旗下的一名男歌手关系暧昧。事实证明这些只是谣传，可越是这样，她越是生气，熊熊怒火在她的胸口燃烧起来，论长相论姿色她哪一点也不会输给赵米亚，还真是应了那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现在烟色发展越来越好，蒋美颜再也不想过满后海串场的日子了，如果想稳固在这里，那就必须找到强大的后山，米亚那小妮子表面看上去傻乎乎的，没想到这么有心计。

蒋美颜忽然很后悔自己过去曾对她吆五喝六，看来想在外面混，还真的是谁都不能得罪，说不定哪只土鸡稍不留神就飞上枝头成了神鸟，她忽然想起自己前两天逛街新买的ONLY短裤，也许赵米亚穿上会很合适。

安全感 (1)

陆染时常有天塌了，自己也只能拿头死命去顶的感觉。以前总觉得天塌了也没事儿，有爸爸妈妈在那儿顶着，自己海拔不够砸也不能可着自己砸啊。可现在眼看着父母一天天老去，小傲张开眼睛就妈妈妈妈地喊，周傲成天神龙见首不见尾，半夜能闻到点人味儿，还是掺了高浓度酒精的。

没结婚之前陆染也愿意玩上几把，小地方生活节奏慢，消费水平也低，没事儿的时候扯一扯麻将，日子过得也挺清闲。那时候周傲来木棉看她，两个人常泡麻将馆，陆染怎么看他出牌的手势怎么觉得有范儿，就跟香港那些电影里的赌神一样，尤其小烟儿一叼，就更有那个神韵了。陆染那拨儿女孩，从小就对大侠、赌神有一种说不出的崇拜，就跟现在80后喜欢古惑仔一样。

那时候，陆染特别看不上家门口那些既没知识又碎嘴巴的家庭妇女，一天到晚没什么事，天儿一热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剥葱剥大蒜，顺便拉些家常。

还能说些什么，无非就是张家长李家短的，谁谁闺女嫁个多有钱的人，在北京住上多牛的别墅，说得神五神六的，就好像他们亲眼看见了那别墅的样子，恨不得人家家里有几个房间，厕所什么样的都给你描绘出来。

陆妈妈从不在此列，大部分时间，她都架着老花镜躲在屋子里看佛经。楼跟楼挨得紧凑，有时候陆染回娘家，免不了就得听到一些闲言碎语。

呀，这不是老陆家的小染吗，回家看父母哟，瞧人家那俩闺女长得，一个比一个水灵！

人刚一过去，脸就变了，几个脑袋凑到一起嘀咕起来：这人啊真是奔什么得不到什么，你们听说了吗，老周下台了，周傲编制到现在都没解决哪，大城市哪儿好啦，两口子生活都成问题，都快三十岁的

人了，还老从娘家拿东西，要说生女儿就是赔钱的货，生个好样儿的还行，摊上这样的，哎！

谁说不是，你看咱们楼上那小玲嫁得多好啊，当天那个场面，光车就能有好几十台吧，我这辈子都没看过那么多好车，在楼下排了一队，就等着接新娘子，你说人活这一辈子就嫁这么一回，风风光光的多好，看人家活得，光财礼钱就拍了100万，公公当场就承诺了，只要一结婚就拿钱给两口子投资做买卖，你看人家那姑娘多有本事，这些年吃喝拉撒的一次全给赚回来了……

陆染听得咬牙切齿，又不好发作，再怎么说明这也是在自己父母家门口，只能假装什么也没听见加快脚步上楼躲进家门。

夏天家家户户都开着窗子，家里又是二楼，陆妈妈听得一清二楚。陆染一进门，她就把佛经放到桌子上，边往厨房走边晃着头说：你别听她们的，小玲她妈上午还来过咱们家，今天检查结果出来了，这胎是个女孩，亲家那边立马放话了，说条件好，要二胎，二胎生不出男孩，就三四五六七，一直生到男孩为止，你听听，这叫人话吗，好好的闺女养那么大，嫁到人家家里吃那个苦去，妈可舍不得。

陆染将刚才顺路买的韭菜放在厨房的桌子上，一边择一边接话：不是说暂时以事业为主，不要孩子吗，怎么成这样啦？

陆妈妈从篮子里拿了几个鸡蛋，打在碗里，叹了口气：好好的姑娘，没结婚前多秀气，前几天在路上遇见，现在胖的呀，嫁到有钱人家说话都没底气，多有钱啊，那都是人家的，再说了，我们这辈的有钱人哪个不是白手起家的？那创业钱都是从牙缝儿里省出来的，现在是发达了，但艰苦朴素的习惯保持了几十年，哪能一下子就变了？就想等现成儿的，你看看那电视里的女明星哪个不是天天被揍得鼻青脸肿啊？别听她们的，你和周傲怎么回事，别人不知道妈还不知道吗，别跟她们一般见识。

安全感 (2)

陆染心里一热，自己都快三十岁的人了，还总像小时候一样动不动就靠在妈妈的怀里，无论在婆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只要一贴近这怀抱，陆染就觉得无比安全起来。

这一天，公司安排防火知识讲座。全体工作人员都强撑着眼皮，围坐几排。

景佳搬着凳子凑到李纯身边，两个人有说有笑，不一会，讲师来了，一进门就对大家说：能不能倒杯水给我，我这嗓子都快冒烟了。马大爷一眼就扫到了离自己最近的景佳，使个眼色，景佳赶紧起身接水去了，心里暗暗地想：你可真是勤俭持家，连个秘书都舍不得请，平时公司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孩，个个身兼数职，文案设计交际花，茶水小妹加打杂。表面却笑嘻嘻地将水递到讲师手里。

讲师刚开始说的是什么，李纯和景佳完全没听进去，两个人交头接耳，在聊周杰伦的八卦。直到他忽然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堆图片，张张惨不忍睹，两个人才收了声，细细地听了起来：大家看我手里的这张图片，由于书房仓库管理员一时疏忽，将熄灭的烟头随手扔到了地上，结果并未熄灭的烟头将旁边的包装箱点燃，火势开始大面积蔓延，等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时，两层库房已经燃成灰烬，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一根燃烧的烟温度在200度左右，200度啊，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在办公室里吸完烟后没有将烟彻底熄灭.....

正在吸烟的男生吓得一下子蹿了起来，以百米冲刺的架势跑进了卫生间，将烟头冲进座便。

讲师又继续说：大家再看这一张，主人公李某因为着急上班，中午做完饭后忘记将煤气阀门关好，下午李某只有八岁的儿子放学回家，将门打开，虽然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但家长从来没对孩子进行过有关教育，他随手将屋内的灯打开，瞬间，屋内燃爆，火势汹涌；还有这一张，张某家的煤气塑料管从入住以来就没更换过，由于

使用年限过长，发生了自燃自爆现象，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被送到医院经过奋力救治的张某，整张脸五官纠结已经辨认不清，这还是经过数次整容手术之后的效果，所以，各位家里的煤气.....

已经有很多人坐不住了，纷纷议论起来，景佳和李纯也相视一眼，面露惧色。

还有，很多公司的员工都有直接关电脑的习惯，从开始菜单里直接选择关机，但关机之后呢，显示器还在亮着，这是非常危险的.....再者，咱们家里平时不用的电源，一定要切断，很多人都有电器不用、但仍然插着电源的习惯，久而久之.....

李纯听到这里，见大家都在认真地听，马大爷更是连连点头，态度像个认真的小学生，周围不断有这样的声音传出：“天，还让不让人活了？”“围追堵截，彻底断了所有活路。”她便凑到景佳耳边，小声说：哥们，这位仁兄肯定是摩羯座的。

景佳一脸疑惑：你怎么知道？

李纯神秘地说：一看他就有典型的被害妄想症，得钱治了。

这年头，口说无凭，用图片说话就让人信服多了，但李纯还是充满怀疑，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没准都是PS的。

讲师将手里的图片配合事件一一介绍完，将它们重新放回文件夹，又打开随身携带的工作箱，掏出一个体积不大的绿色瓶子，头头是道地介绍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安全出口的习惯，我建议大家，无论是去商场，去超市，还是去电影院等等一系列的公共场合，一定要养成先观察安全出口的习惯，再找一下灭火器的位置.....大家看我手里的这瓶，这种灭火器体积很小，呈液体，一般用于火车上，无论是放在家里，还是随身携带，车载都很方便.....

李纯和景佳对视一眼，两人忽然间恍然大悟，将头凑到一起：原来丫今天是来卖灭火器的。

米亚怎么看，怎么觉得最近蒋美颜怪怪的。

以前开门总甩得山响，现在出门前还会留给她一个甜美笑容。上星期买的那条短裤，明明回来的时候在镜子前照来照去，宝贝得很，现在没过几天居然转送给了自己。

赵米亚拿着那条短裤，觉得之前是自己错怪了她，都是外地来的，独自在大城市打拼的女孩，人再坏能有多坏？

赵米亚最大的问题就是永远都摆不清楚自己位置，对于自己的斤两一直都很模糊。上学时，别人一句客套话赞她句美女，她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是西施转世貂蝉再现。她坐在床上，还在懊恼着自己搞丢了那张名片，隐隐约约还能想起那个递名片给她的男人，高鼻子，中等身材，大概三十几岁的样子，虽然面目有些模糊了，但她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对自己说过的那几句话：你形象气质很好，有兴趣拍戏做模特吗？

虽然自己的身高不过一米六五，但现在不是很流行平模吗？瑞丽上的那些女孩，很少有超过一米七的吧。她隐约记得，那天她瞄了一眼名片，好像是某某经纪公司的。

天，自己就这么错过了做明星的机会！

昨天她给李纯打了个长途，在电话里还抱怨了几句这事儿，李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小子，小心遇到骗子，骗财骗色骗完再把你卖了！

赵米亚咯咯一笑：多大个事啊，我还以为抢我鸡蛋呢！

这段子是上学时候两个人用来互相挤兑的保留曲目，80后耳熟能详的黄段子之一。

又问了问李纯和小白的进展，才恋恋不舍地挂了电话。虽然现在正式上台了，也能有两千多的收入，但去掉每个月寄给家里的一千，自己吃饭，买化妆品，偶尔跟小姐妹逛逛西单，看到好看的小上衣也会犒劳一下自己，不买牌子不用贵的，一个月到头也剩不了什么。

最完美最华丽的一跳 (1)

赵米亚一直都理解不了李纯，觉得她过得太傻了，生活方式一点都不像这个时代的女孩儿，一条牛仔裤，一双匡威鞋从春天穿到冬天，对物质的要求近乎于零。

守着穆小白那个穷鬼三年多，一直处于倒贴加负资产状态，好不容易熬到工作了，赚的钱又得养家糊*房租。穆小白可倒好，大三的时候就做好了考研的打算，考不上还好说，这要是一不小心考上了又是三年。她真心为这个傻心眼儿的闺蜜担心起来，大好青春全都吊死在那个光秃秃的三无小青年身上，何时是头呢？

有时候人多，李妈妈也会在李爸爸和其他亲戚耳边叨咕几句：我就觉得小白那孩子不错，人又好又上进，关键是没有任何恶习，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什么的。

李纯的表姐就听不下去：光上进有什么用啊，照他家那条件，李纯入土为安之前都未必能攒出一套房子钱来。全款交不上也就罢了，首付都成问题，现在大城市生活压力多大啊，家里帮衬不上，靠他们两个得奋斗到哪百辈子？

李爸爸把报纸压低一点，露出两只眼睛盯着她们，插话道：现在这社会诱惑太多了，过去那一套行不通喽，我和你姑姑那时候找对象简单，全都是国有企业，家家户户条件都差不多，谁都不比谁富裕到哪儿去，女方就看看这小伙子人品好不好，未来能不能有大发展，男方就看看这姑娘孝顺不孝顺，能不能操持家务，那时候人想法多简单，半夜睡觉都不锁门，穷啊，小偷进来偷得出东西才算啊。

表姐点点头，很赞成他的逻辑：这些80后，有几个跟李纯这么傻的？人家开口都是房子车子票子，面不红心不跳一点都不害臊的，没车没票子，那你好歹也得有套房子吧，要不住哪儿啊？咱家纯纯可好啦，房子都不要，小头发一摇说，租呗！

李爸爸坐在那儿笑起来，点了根烟接着说：我看纯纯这想法没什么不好，我跟你姑姑结婚的时候有什么啊，买了台永久牌自行车，一块手表，房子都是租的，有个落脚的地方就不错了，我家缝了四床被褥，结婚证一领两个人就算合法登记了，结婚不就是在一起过日子嘛，先结婚再培养感情，过了几十年，感情不也挺好？哪像你们现在年轻人，还自由恋爱，恋好了还不一定结婚，恋不好就继续找别人恋，一失恋就搞得苦大仇深，我看啊，就是现在生活好了把你们狂的！

李妈妈把话接过来：也不能这么说，中国解放才多少年，时代在发展，进步得太快了，这帮年轻人不容易，追着时代跑都未必能跟得上，咱们那时候是太穷，现在可下日子好过点，事儿又多了，现在孩子压力多大啊，工作不包分配，房价房价贵得离谱，物价又跟着飞涨，咱家纯纯算好的了，从来不跟人攀比，小白家里条件虽说是差一点，但孩子上进错不了，干什么都能吃碗饭。

李妈妈和李爸爸算是晚婚，生了李纯后家里开支陡然增大，三张嘴在那儿等着吃饭，两口子加起来一个月死工资还不到一千，孩子不能不上学吧，上学就得交学费，那时候哪有九年义务教育，学费杂费书本费，哪一项也跑不了，水电煤气能不用吗？柴米油盐更是生活必需品，去掉这些日常开销，连给李纯买衣服的钱都紧紧巴巴，还好李纯从小就比较乖，穿表姐的旧衣服也没有怨言，加上学习成绩又好，少女时代也过得有滋有味。

最完美最华丽的一跳 (2)

穆小白觉得自己灰暗的人生中，李纯是唯一的一点光亮。

老家的房子又得修了，冬天还好过一点，一到梅雨季节，雨水顺着房檐淅淅沥沥没完没了，全家能用的盆都得用上，听起来就像一场山寨版的贝多芬协奏曲。

父母都是农民，一年到头就靠几亩地活着，每个月寄给小白的那500块钱生活费，是勉强从近乎瘫痪的哥哥的药钱里紧缩的，家里的饭桌上常年见不到肉，养着的鸡啊鸭啊怎么舍得杀掉吃呢？全指着它们下蛋，赶集的时候好拿到镇子上去卖。

穆小白在遇见李纯之前，走路一直都习惯低着头，因为自卑。

可第一次见面，李纯就对他说：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你人特低调，又积极又上进。

那时候，李纯就已经对穆小白很了解了，从同学嘴里总能听见这个理科状元的“光辉事迹”，李纯从小就特别羡慕理科好的人，就是为自己偏科太厉害，文化课分数低，才不得不走上这条载歌载舞的艺术之路。要知道，小白是以理科成绩第一打进理工内部的，同学都以小白为荣，为他塑造了一个十分光辉伟岸的形象，听得多了，李纯渐渐对穆小白好奇起来。

赵米亚因为小白没少挤兑她，说她典型的良家妇女，走的绝对是晚恋晚婚晚育路线，现在这年代，像李纯这样的女孩就该被送进博物馆圈养起来，逢年过节就得组织大票人马进去参观，一张门票至少五块，赵米亚就负责收费，这买卖绝对一本万利。

每每听到这儿，李纯总会跳起来打她，两个人在舞蹈室里互相追着跑。

但李纯也有特别极端的一面，拿大家的话讲，她就是个女版*。

她总是对一切产生疑问，比如钱存在银行，她就会想万一有一天银行倒闭了怎么办，钱放在银行肯定不安全；新闻上讲的不一定都是

真的吧，就不会是炒作吗？她不相信广告宣传的产品真有那么神奇，自然对很多东西就有了免疫力。

她怀疑一切，却唯独相信穆小白。

每当她和小白站在大街上，她的眼睛里就只能看到他，周围的一切花草树木，马路行人，全部都变成了空白。她看不见巨大的广告LOGO，看不见商场里五光十色让人迷失的物质欲。她只看见他站在那里，眉目清晰，眼睛在笑；只听见他说的话，字字动听，句句都美；她只感觉到他的指尖，真实有力，温暖可靠。

那种感觉她形容不好，任何人也体会不到，她一直都那么清醒地明白自己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她也一直坚定地认为，人只能选择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路走下去。

其他路上的风景，纵使再好，她都懒得抬起眼皮，她只想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静静地走下去，直到时光静止，直到停止呼吸。

景佳老是不理解她，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事可忙：我最怕回家，一回家吃完饭就没什么事可做了，上网也无聊，再说白天都对着电脑一天了，对皮肤不好，但又不甘心就那么睡了，大好青春，岂能就这么白白浪费，纠结啊纠结。

李纯答：你进屋就能吃饭，衣服脏了脱下来洗衣机给洗，洗碗有你老妈，家务也不用你收拾，我每天七点起床，洗脸，化妆，穿衣服，八点准时出门搭公车，八点二十到公司打卡，开电脑准备一天的工作内容，九点开早会，听马大爷训完人就九点半了，工作一天，通常还要在公司加班到晚上九点，就算大家都不加班的时候，我也得加，因为我住的地方没有电脑，就咱们公司那工作量，少加一天都做不完，这样算下来，到家基本就十点了，洗完碗槽的脏碗盘，再把已经快要泡烂的衣服洗干净，擦个地板，顺便把自己也洗一下，十二点了.....我最近失眠得厉害，肩膀老是疼，一躺床上就胡思乱想，心里总是很担忧，现在你知道我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吧.....

最完美最华丽的一跳 (3)

景佳睁大眼睛：我说李纯，你这简直过得是炼狱般的生活呀！你知道吗，我忽然对你肃然起敬，我谨代表我和我的电脑，QQ，手机，MP3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起立，敬礼！景佳把桌子上的手机和MP3摆放整齐，站起来冲李纯边敬礼边傻傻地笑。

每每一有不开心，景佳总是会凑到她的身边，小声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李纯本来还哭丧着的一张脸，听她这么一说，立刻就变成了哭笑不得。

一切都是从结婚以后发生改变的。

结婚前两个人的钱根本就不放在一起花，一个月能见上三四次面，出去吃个饭什么的，周傲买起单来眼睛都不眨一下。平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彼此有什么缺点毛病问题都不大，哪有舌头不碰牙的，睡一觉事儿也就过去了。陆染问他，我去你的城市没工作怎么办？周傲一拍胸脯，没事，我养你！陆染把心放下来，一点点地沦陷了。

直到彻底和这个男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之前，陆染都不知道周傲的月收入到底是多少，也根本就没弄明白过日子是怎么一回事儿。

陆染从小就特别上进，陆妈妈对姐妹俩的学业抓得也比较紧，陆染写得一手好文字，经常在校刊上发表，从小学到初中，从来就没出过全校前三名。人不怕不上进，就怕太上进，她就这么被架在优等生的位置上下不来了，每天晚上睡不着，担心自己万一哪次考试出了前三名。

就在这种高压的生活下升上了高中，第一次月考连前十都没进去，越是担心越是发挥失常，第二次考试又往后倒退了好几名。到最后完全乱了阵脚，看见书本就害怕，整天坐在家里从英语到政治把书本撕了个遍。

陆清也过了好一段撕了黏了又被陆染撕烂的日子。

后来陆染就崩溃了，好罐破摔，陆妈妈一看这孩子是真的不能再学下去了，再学下去保不准就得精神失常。人生的路还长着呢，自己怎么也不能看着姑娘往绝路上走，于是也就同意陆染辍学了。

在家调养了一段时间，又去陆妈妈的饭店里忙了两年，那时候家里的环境渐渐好了起来，陆妈妈拿了点钱给陆染让她做生意，也许是陆染天生优秀干什么像什么，去义乌上了批小商品，回来开了个小店，日子竟然渐渐好了起来。可就在这个时候，她认识了周傲，很快就被爱情冲得晕头转向，小店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无心经营，没过多久就吃不消了，无奈只好盘了出去。

结婚以后，陆染一直就在吃老本儿，周傲呢，生活跟以前一样，赚多少花多少，麻将照打小酒照喝。陆染直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嫁的这个男人不会做家务，甚至连袜子都不会洗。生活中的每一样用品都是需要花钱来买的，小到一条毛巾，大到一件家具，可笑的是，陆染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傻兮兮地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归宿，自己进行了自己最华丽最完美的纵身一跳。

直到跳进去之后才发现，这分明就是一个陷阱，而自己就是那个掉进陷阱里被摔扁了的大傻帽。

还没等陆染对周傲发表意见，周傲就不满意了：我们总不能天天在外面吃饭，多浪费，你得学着在家里烧几个我喜欢吃的菜啊。

总这么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你还是想办法做点什么吧！

老婆，把我的袜子洗一下！

哎，我的衬衫你给我放到哪儿了？

我妈让你穿衣服别那么暴露，你倒是听见没有？

陆染终于明白，前辈们的话不是闹着玩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多少人却争着抢着往里进！

她只能拿前辈说过的另一句话安慰自己：进坟墓，是怕以后死无葬身之地！

赌好了平步青云 (1)

还没陆清的时候，因为家境，陆妈妈就做过很多小本儿生意。

陆妈妈有一次去省城参加研讨会，批回来一大包白线裤，放在家里叫邻居过来看，线裤雪白雪白的，卖得又不贵，女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根本抵不住物质的诱惑，家里有几个闲钱的就买了两条回去，一传十，十传百，那包线裤很快就卖光了。

陆爸爸很不乐意，觉得陆妈妈的这种做法十分丢人，那时候的人哪像现在人这么活泛，非本职工作赚来的钱都觉得特不光彩。陆爸爸当时在党委做会计，陆妈妈就想到了一条生财之路，在家里天天发面做包子，通过陆爸爸同事的关系，跑到他们单位食堂，把包子全都批了出去。

说来也赶巧，陆妈妈有一次刚好从食堂出来，陆爸爸那天中午本来要陪领导出去吃饭，领导临时有事没去成，早饭没吃，十点多肚子就咕咕叫了起来，刚走到食堂门口就遇见陆妈妈，身上还背着自己做的保温箱。

“严刑逼供”下陆妈妈只好全都招了，两个人差点没在食堂门口动起手来。

刚一进家门，两个人就控制不住大吵起来。

陆爸爸黑着一张脸往屋里走，扫了一眼正在写作业的两姐妹，转过身对陆妈妈大嚷：你行啊你，你可真有本事啊你，做买卖都做到我们单位去了，你怎么不动动脑子啊你，领导知道了会怎么看我，怎么想我，你怎么不钻到钱眼里啊你？

陆妈妈也不示弱：你倒好意思说起我来了？结婚这么多年，你往家里拿过多少钱，我们不吃不喝了，还是陆染陆清都别念书了？靠那点死工资我们一家四口都饿死得了，你要是有本事就多赚点，有本事拿钱回家来啊，至于让自己老婆出去低声下气，抛头露面？

陆爸爸青筋暴起，只觉得气往上涌，挽起衬衣袖子就要动手。

陆妈妈向前迎了两步：你打啊，有本事你就打死我，你打不死我，我明天还到你们单位送包子去！

陆清吓呆了，靠着陆染大哭起来，陆染一边安抚妹妹，一边小声地冲父母说：你们别吵了，还让不让人学习了？

陆爸爸低下头扫了一眼炕上的两姐妹，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记忆中，陆妈妈从来都没掉过一滴眼泪。

陆爸爸年轻的时候应酬很多，经常跟着单位领导出去吃饭，又爱打点小麻将，回家很晚。陆妈妈一个人操持家务，带着两姐妹复习功课，冬天青菜贵，为了节省开支，家家户户都储了很多大白菜，土豆，陆妈妈怕她们吃着单调，就想着法子变花样，土豆丝土豆条土豆块，炒土豆酱土豆炖土豆。

这些都吃遍了吃烦了，便将土豆、地瓜整个洗好擦干净，丢进炉子里烤，天天过得跟新年一样。

陆染觉得妈妈有担当，很刚强，从不叫苦不叫累，搁现在肯定是个女强人。长大后，陆染越来越像妈妈，在她心里，陆妈妈就是她的偶像，楷模，动不动就给李纯讲陆妈妈的光辉事迹，李纯听完，又绘声绘色地讲给小白和米亚。

可那辈人傻就傻在这点上了，无论自己过得多坎坷，打死也是不肯离婚的，就像陆妈妈总念叨的那样：是命，把孩子拉扯大，就算任务完成，人活着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从小，她就是这么教育姐妹俩的。陆染性格温和，唯一做过一件为自己拿主意的事，就是跟周傲私奔，可骨子里还很传统，不敢跟大方向扭着干。但妹妹陆清，从小就比自己有主见，想要什么不要什么一直很清醒，她不想做的事，就是八匹马去拉，也不会改变主意。高中一毕业她就跑到了上海学美发，陆妈妈都快磨破了嘴皮子，也没能让她走上“正途”。她这性格搁旧社会，不是江姐也是刘胡兰，最适合干革命。

赌好了平步青云 (2)

包子不能送了，孩子一天天长大，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陆妈妈一狠心一咬牙，提前办了病退。

反正自己做菜手艺好，从娘家那里借了两千块本金，盘下了个小店，做起了饭店生意。上世纪九几年的生意可比现在好做，镇上饭店总共也没几家，日子刚刚好过起来一点，人们开始从锅碗瓢盆中解脱出来，喜欢揣着点余钱到外面尝鲜，陆妈妈的饭店就这样火了。

距离研究生考试只剩下12天了。

穆小白在图书馆的凳子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浑身是汗。

以自己的成绩，考本院的研究生还是很有希望的，可不知道是怎么了，他最近总觉得浑身盗汗，四肢无力，夜里反复被同一个噩梦惊醒：一个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上，怎么走都走不到尽头，忽然，前面出现一个穿白裙的女孩，她走得很快，自己就拼命地追，任凭怎么努力也追不上，女孩转瞬间就变成了碎片向四个角落散去，他用力去握，却一片也不曾握住……

穆小白被自己的这个噩梦吓住了，惊醒后就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有时候李纯醒着，看到被梦惊到的小白，便一把将他揽进怀里，像拍一个小孩一样拍着他的头，他的身体，嘴里轻轻地念：小白不怕小白不怕，只是个梦嘛，梦都是反的。

穆小白余惊中，每次都要平静好久，然后靠在李纯的怀抱里小声地给她讲整个梦的经过，李纯从不打断他，虽然这个梦她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她就那样抱着他，直到他说得累了，又迷迷糊糊地靠着自己沉沉地睡去。

穆小白不得不承认，同学的话在他的耳边起了作用。

寝室里相熟的两个哥们，叫大飞的那个很有路子，倒腾过两届高考作弊机，和阿夏还有几个朋友，小赚了一笔。

铤而走险，每次穆小白都让他们小心点小心点，这种事一旦东窗事发，可不仅仅是滚出学校那么简单，贩卖高考作弊器材，传输答案，足够负刑事责任了。

大飞也报考了这届研究生，仗着自己轻车熟路，每天在寝室里牛哄哄的，他叼着烟斜着眼：阿夏，小白，你们跟着哥准没错，咱们多少年的兄弟了，你们也知道市价是多少，自己家兄弟交点设备钱，一人拿个两千块，答案器材都包括在内，两千买个研究生，这事便宜大了。

阿夏一脸谄媚：飞哥说得对，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咱也不指着赚兄弟几个的钱，我小范围地知会一下，现在学校抓得很紧，刚从学生会主席那里听到风头，严打着呢，一经发现立刻开除，取消考试资格。

小白又开始出汗了。

这就是在赌，没错。赌好了平步青云，顺利上研，争取奖学金，以后努力奋斗，买房买车，跟李纯过好日子。

赌不好……全盘皆输。开除学籍，取消考试资格，以后流入社会连个文凭都没有，大学四年所花费用全都打水漂，连个响都未必听得到。

阿夏见小白犹犹豫豫的样子，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还琢磨什么啊，此时不搏何时搏？你真以为你学习好就百分百上研啦？名额一共才多少，你理科成绩再好，光是英语就够拖你后腿了，再说了，你不信谁也不能不信飞哥和我啊！

小白赶忙点点头，那是那是。大飞听完这句话，猛地把烟掐灭，从床铺上跳下来，潇洒地出去了。

一天，景佳和李纯趁中午午休的那一个小时，赶紧去附近的商场买眼霜。李纯眼看着她雅诗兰黛专柜刷了一千多，颇有“买在她身，

痛在我心”的感觉，就跟她说：这些大牌效果真的那么好吗？我妈跟我说，女人最好的美容品就是睡眠。

景佳撇撇嘴：你妈说的是真理，但是，我说李纯小姐，你看看咱们两个这一亩三分地，痘痘，黑眼圈，眼睛旁边都是小细纹，皮肤干得要命，要怪你就去怪马大爷，多少如花少女，惨遭电脑辐射，哥们儿我也是人在职场，身不由己，身经百战，没得睡眠啊！

李纯敲敲她的脑袋：你是一天不贫就难受！不过，我也感觉最近黑眼圈特大，有没有便宜又好用的眼霜推荐？

景佳很无奈：综观哥们一路用过的数十种品牌，无一管用。

李纯百思不得其解：那你还买这么贵的？

景佳道：多少混个心理安慰啊，用了没效果，万一不用局势更恶劣了可怎么办？

两个人回到公司，差三分钟到上班时间，打完卡后相视一笑，庆幸自己又混过一关，省了50块钱。马大爷不在，几个大龄姐姐正聚在一起聊天，看到景佳手里提着的购物袋，其中一个姐姐说了：景佳，又购物去啦？你这生活也真够浪费的，总买奢侈品啊。

景佳气不打一处来，但仍然假装平静地把袋子放到办公桌上，假笑着对那姐姐说：我这跟你比起来，算什么奢侈品啊，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不像你，平时是挺节省，可买房一个大手笔，几十万就没了，而且还在能力范围外，那叫什么，只要喜欢借钱也得买！买房子，生孩子，当今社会最大两样奢侈品，我看你以后啊，都得占全了！说完，朝李纯露出一个胜利式微笑，缓缓地坐下。

那姐姐气结，又找不到反驳之词，只能恨恨地对着电脑劈里啪啦敲着空格键，假装工作投入。

这就是传说中恐怖的办公室人际关系。斗智斗勇，N面埋伏。

又是让人抓狂的钱（1）

陆染也试着把话挑明：你看，家里的日用品用完了，还有，咱们总不能老回你妈那儿蹭饭吧。

周傲跷着二郎腿倒在床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漫不经心地搭腔：东西用完了你就买，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嘛，学学做饭学学做饭，都说我妈说你，多大个人了连饭都做不明白。

陆染的火一下子蹿了上来，看周傲那个事不关己的架势，一到关键时刻只知道数落自己，好像人民币不去赚第二天就会凭空出现在自己家的桌子上。一到婆家吃饭，老太太就跟拨浪鼓一样看着自己干活，吃完饭后全家人往沙发上一摊，把陆染一个人留在厨房刷一家老小用过的脏盘子。陆染是第一胎，陆家父母宝贝还宝贝不及，平时哪舍得让女儿做家务活。加上陆妈妈后来有了小饭馆，忙不开的时候就派两个服务员去家里收拾一下，陆染的日子一直都过得很惬意。

周傲家也算不上什么大门大户，周老爷子在法院还是个小官，他们结婚不久就下台了，现在的人多现实啊，你在位的时候恨不得天天软中华伺候着，一下来立刻就不一样了，天津那包子叫什么来着，狗不理！周老爷子下来后就是这个感觉，落差一大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整天在家里摔碗摔盆子。

陆染特别不愿意去婆家吃饭，不仅饭菜不合胃口，临走前还得刷完那些破碗。婆婆更狠，总象征性地从沙发上探头过来：小染啊，要不要帮忙？

陆染只能赶紧应声：不用不用了妈，我这边马上就完事了！

靠，这是在人家地盘，陆染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

收拾完碗盘，归位，临出门再将垃圾带出门口，堆着一脸虚伪，微笑，摆手，喊妈，转身，齐步走。

陆染一直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这男人跟女人一结婚，就得互相跟对方的父母叫爹叫妈？那两个老人本来就跟自己八杆子打不到一起

去，就因为俩人儿好上了，全家人民就得跟着大联欢？

她跟周傲妈叫妈的时候，满肚子的不解和委屈，但这就是世俗，就是大方向，从来没有人公然反对过，都是把疑问扼杀在萌芽之中，打进肚子里有苦难言。

再回自己父母家，要吃什么点什么，陆妈妈陆爸爸乐开了花，什么都能给你捧到桌子上，吃完往沙发上一倒，遥控器随便按，想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临走时再带上一大包水果零食，那阵势叫一个爽。

自古以来，婆媳关系难和谐。两个女人瓜分一个男人，一个老婆一个妈，能和谐这事就怪了。

陆染的思绪又回到现实，眼见着周傲一副吊儿郎当的德行，越看越来气，一把抓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了。

干什么啊你，又发什么疯！周傲看着一片黑暗的显示屏，冲陆染大声嚷嚷着。

我发疯？你能不能有点家庭责任感？我花钱买东西，我做饭，我收拾家务，我看你妈脸色，你是木头还是摆设，我要你有个屁用？

周傲也不甘示弱：你能不能别跟个泼妇似的？让你买点日用品就这么多事？我妈是不是每个月都给咱们交水电煤气费了，你电话费是不是我交的，你要嫌我没用当初倒是别跟我啊，现在跟我后悔了是不是，后悔了你就别住在我家，从我的房子里滚蛋，愿意找谁找谁去！

哈，你妈交的那点钱也算个钱？我妈年年给咱们交的供热费我跟你提过吗？好几次贷款还不上，你可别忘了，都是我回家取的钱，你现在穿的衣服用的电话，哪个不是我花钱买的？让我滚，我偏不滚，就不滚，你家？这房子我家也出钱了，上面也有我的名字，要滚你滚！

又是让人抓狂的钱（2）

两个人就这样吵了几个小时，最后累得筋疲力尽，背对着背倒头就睡。

第二天又贱兮兮地像没事儿一样有说有笑。

时间一长，陆染也不再跟周傲提钱的事了，反正提了也跟没提一样，惹不起还躲不起吗？陆家心疼女儿，总是偷偷地给陆染塞些钱，反正老两口经济上还挺宽裕，前些年把饭店盘出去后剩了一笔钱，小地方开销不大，每个月靠养老工资生活得也还不错。

但陆染后悔，觉得自己当初就是短路了才会嫁给这个事事都指望不上的人。当年那些觉得闪亮发光的优点，现在看起来屁都不是。

现在的周傲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吹毛求疵，不思进取，玩物丧志，心胸狭隘。

看看跟周傲同龄的那几个，有当经理的，有读博士的，有做官的，有经商的，人家都跟坐了火箭一样蹿起来了。

再看自己身边的那些闺蜜，有炫老公对自己好的，有晒老公送皮包的，老公对自己既不好又没钱的，人家还能显摆显摆床上那点事儿，就差把自己男人吹成圣斗士了。

陆染的挫败感从婚后就开始每日剧增，尤其是意外怀上了周小傲。

说起周小傲的形成史，就是个华丽的奇迹，要说人啊真的不能不信命，也做措施了，事后还是觉得不妥又补了片紧急避孕药，在正常来了MC的情况下，陆染一天比一天觉得恶心，大热天儿还以为自己中暑了。

周傲妈陪着上医院，得知自己要抱孙子的那一刻，陆染从老太太兴奋的表情里就知道，自己这回是真的真的死定了。

2000块，这是穆小白的赌本。

他和李纯一个月的总收入。

晚上李纯回来，看到小白在家，便急急地朝他扑过来，钻进他怀里：咦，我的宝贝怎么在家？这个时间不是应该在图书馆吗？是不是想提前回来给我个惊喜呀？

小白挤出一丝勉强的笑，边摸着她的头发边思考着该怎么开口。钱，又是该死的钱，这让人羞于启齿，又逃避不了的钱。

李纯看出了些端倪，盯着小白的眼睛：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小白鼓起勇气，用微小的声音慢慢地说：你能不能先拿2000块钱给我，我.....我有急用。

李纯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和穆小白在一起这么久，他一直过得颇为节省，从来不会乱花一分钱，现在身上穿的衣服还是两年前李纯买给他的。他一定是遇见了什么难处，不然打死也不会跟自己开口。

李纯想了想，跟他说：行，你什么时候要？

小白有些惊讶地看着她，之前自己已经编好了诸多理由，李纯没回来之前，他甚至对着镜子反复练习了好几个版本，可现在，李纯居然根本没打算问他理由。

家里房子要重修，我爸又病了.....所以我.....

好像自圆其说般，他说完这句话就低下了头。

嗯，我明白，我尽快给你，别担心。

在李纯的眼睛里，他看到了一种叫做信任的东西。她那么相信他，哪怕他随便扯出一个根本不搭界的借口，她都会点头，会应允。

小白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报答她，这个对自己可以付出全部的女孩儿。他只有在心里暗暗发誓，等自己过了这关，等自己顺利毕业了，他一定要把怀里的这个人，宠溺上天。

晚饭后，小白在厨房里洗碗。

思来想去，李纯还是决定给米亚打个电话。

电话一接通，动感音乐就传进耳朵，赵米亚在电话那边大声喊：你等会等会儿，我们又要开场啦，我找个安静点儿的地方跟你说。

又是让人抓狂的钱 (3)

一阵奔跑声后，那边再次传来熟悉的声音：好啦，你说吧，有什么需要本宫救驾的？

李纯握着电话笑了，为这心灵相通，她朝厨房的方向看了一眼，压低声音说：哀家遭遇经济危机，你能不能借1000块钱给我，下个月发薪了立刻奉还，我.....

话还没说完，米亚就笑着打断她：行，先把要寄给我家里的钱给你用，不过我可提醒你，纯纯，给自己留条后路，别让那小白脸把你吸干了！

两个人又开了几句玩笑，才恋恋不舍地挂了电话。李纯知道她一直看不上穆小白，嫌他穷，可她就是迷恋他的穷，迷恋他即使那么穷，也愿意为自己付出所有.....

想到这儿，她笑着跑到厨房，从背后紧紧拥住他。她想，这就是“纯式幸福”的味道了。

这一天，赵米亚跳完最后一场，在后台卸妆。

门虚掩着，伴着音乐声走进来一个男人。镜子里，一个着黑色西服外套的男子忽然出现，米亚吓得差点叫出声来。

她就那样在镜子里端详了几秒。

等等，这男人很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还没等她想起来，男人先开口了：小姑娘，我们见过面，几个月前在二楼。他伸手指了指上方。

赵米亚好像恍然大悟，从凳子上一跃而起。

呀！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星探先生！

苏俊差点笑出声来，但仍然保持着良好的风度。

米亚又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挺了挺身板，理了理衣服，对面前的男人说：你上次跟我说，我能做明星是吗？你今天来找我，是想跟我谈谈这件事吗？

苏俊缓缓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到米亚手里。

赵米亚接过来，小声地念起来：苏俊，新星经纪公司，基乐乐经纪人.....基乐乐经纪人？

基乐乐，不就是现在正当红的女歌手吗？因为外型中性，声音独特，又经常以萨克斯作为自己伴奏乐器，十分受80、90后喜欢。当初基乐乐比赛的时候，自己几乎是场场不落，看不到现场就跑到网吧看视频回放，没少跟着她揪心，最后一场因为她没拿到冠军，自己还为这件事儿哭了好几天呢。

没想到面前的这位，居然是大名鼎鼎的基乐乐的经纪人，赵米亚感觉自己再也坐不住了。

苏俊朝她笑了笑，说道：能有幸请米亚小姐吃顿饭吗？你先换衣服，我出去等。

米亚想了想，故作矜持地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她发誓，这绝对是自己二十多年来第一次遇见的靠谱儿男人。之前也大大小小谈过几回恋爱，对象无非就是在校学生，唱摇滚的，跳街舞的，档次稍微高点的就是外企小职员了。其实那些对象对她也不错，性格吧，倒也还行，但她总觉得自己还年轻，男人这东西就得多挑挑多选选，省得以后到老了后悔。

她可不想象李纯那样，死守着一根秃树枝，不增值不说，几年下来自己还得负资产。

这种买卖，赔本，不值。

北京算是来对了，不仅找到了工作，还认识了这么牛的人物，将来没准自己也能跟基乐乐一样，当大明星，扬眉吐气，指日可待！

无人性的资本家 (1)

陆染怀上小傲的时候，差点没把胃给吐出来。

整天趴在马桶边干呕，什么都吃不下去。刚带着虚脱的身体趴到床上躺了会儿，房门一响，周傲妈便带着鸡汤进来了。

这套房子是期房，虽然离市中心有点偏，但创意很好：远离城市，远离喧嚣，寻找属于内心的纯白净土。大幅广告语就在那儿立着，陆染当时刚跟周傲来到大连，周傲白天上班去了，自己老腻在他父母那儿也不是回事儿，毕竟还没过门。于是她就到胜利广场边的一家专卖店找了份工作，干了整整一个月，天天起早贪黑累死累活，扣掉工作服押金等等，月底净剩530块。初到城市，寄人篱下，所有负面情绪排山倒海般都压了过来，坐上末班车绕大半个城市回到人家那儿，连个澡都不敢洗，只能浸一条湿毛巾回周傲房间里擦一擦，要多不方便有多不方便。

就在这种情况下，偶然间被她发现了这里，当时太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家了，便一个人偷偷跑来看了好几次房子。售楼小姐是这样说的：以你看中的这套面积为96平方米的三室一厅为例，平均每平方米价格为5200元，按你要求的15年还清来计算，你只需要交纳百分之四十的首付款，大概是15万左右，按照目前的银行利率，月还款2300元。现在购买我们的楼盘是非常划算的，大连房价这几年一直在涨，就是你以后不想自己住了，房子到什么时候都是保值的，到时候它为你创造的经济价值也会相当可观。

那个售楼小姐，妆容得体，笑容可掬，陆染当时也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一门心思非要寻找“内心的纯白净土”，完全被绕了进去。月供2300元是有点多，但等以后自己找到合适的工作，和周傲努努力，应该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再说，实在不行还有双方父母接着呢。啃老？现在谁不啃老？总之，这房子是非买不可，周傲家是一刻也不想待了。

当天回去，就让周傲把这事跟父母说了。

周老太太心想，行啊，反正都是要买房子的，96平方米也不是很大，将来有了孩子也跑得开，三室，以后老人也能过去养老，如果陆染家里愿意出装修和家电钱，自己拿个首付倒也心甘情愿。

周傲像个传话筒一样，跑回房间问陆染：买房子倒是可以，谁付首付？

陆染答：你妈。

周傲又问：谁出装修钱？

陆染答：你妈。

周傲最后问：那，谁出家电钱呢？

陆染答：你妈。

周傲试探性地问：你妈？

陆染怒火燃烧：你再说一遍，你骂人？你妈！

周傲也来劲了：说谁妈？你妈！你妈！

周老太太好不容易才把这俩小孩强行拉开。陆染第二天往家里挂电话，把周老太太的意思表达了。陆家实在是懒得较真了，闺女只要能出来就好，反正对那个未来女婿本来就没多满意，自己家里出钱装修，再添点家电，只要他们以后能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过了几天，两个人乐呵呵地到售楼处交定金。周傲一进售楼处，目光就开始瞄起旁边几个漂亮的售楼小姐来。陆染光顾着签协议，头都没抬，问他：房子写谁的名字啊？周傲边看美女边笑嘻嘻地回她：随便。陆染又问：那我可写我了啊？周傲连问题都没听清楚，又回：啊。

陆染幸福得要死，半夜拥住周傲在他耳边吹气，边吹边呢喃：老公，你对我可真好。

周傲被弄得情绪高涨，压住她，猛地一进：看你说的，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

无人性的资本家（2）

陆染一边哼哼啊啊，一边甜蜜地答：书上说.....啊啊.....房产证都写.....自己老婆名字.....啊啊.....的男人.....啊！

周傲做完最后冲刺，趴在她身上不动了。

陆染缓了几秒钟，趴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才是真正的男人。

周傲闭着眼，面带笑容地点了点头。忽然感觉好像不太对，猛然睁开眼睛，直到这时候才明白过来，但已经晚了。

器材全部到位。

这几天，穆小白跟着大飞、阿夏跑了好几趟。他们提前看了考场，在考场对面的居民楼里，以一天500块的价格谈妥了一户居民。

考试当天，大飞找来的哥们会用作弊器在考试时传答案给他们。开考30分钟以后，卖家会派人把答案送过来，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电台，反复试了几次，全部正常。

穆小白领到的作弊工具，不是橡皮，而是一颗黄豆粒大小的黑色耳塞，塞进耳朵里，将头发往下挡一挡，从表面上是一点都看不出来的。难的就是怎么能成功地走过检测门，每个考场几乎都设了检测工具，一旦被发现，就会取消考试资格。

穆小白从临开考的前一天晚上就精神恍惚。

李纯觉得他是太紧张了，不停地安慰他，晚上还特意去超市买了两斤排骨，炖好了以后端到他面前给他补身体。

穆小白觉得自己就像临上刑场的死囚，睁着空洞的双眼数着时间。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不能深究，一旦深究下去延伸的问题就不断地涌现出来了：被查出作弊器材，取消考试资格，开除学籍，一无所有，李纯或许也会像那个梦境一样，握不住，离自己远去.....

天。

他被自己这种无限扩大的负面想法逼得走投无路，一夜未眠。

李纯只能静静地陪在他身边，试图给他一点安慰。

像是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终于盼来了天明，小白说要早一点去考场，临出门前，嘱咐李纯多睡一会儿，然后在她的额头上留下一个吻。

小白走后，李纯幸福地在被窝里转了个身，回味着刚才的甜蜜。她在心里轻轻地说：穆小白，加油。

考场对面楼群里某个房间，三人聚在一起，最后一次检查设备。

穆小白惨白着一张脸，一句话都没有。大飞看到他的样子觉得十分好笑：看你吓得那样儿，你放心吧，你们考场我已经提前打好招呼了，根本就没有检测设备。

穆小白听到这句话猛地抬头，看着大飞对自己做了一个“钱”的手势。他知道大飞的意思是，他早就花钱搞定了。

悬着的心好像瞬间就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果然，穆小白顺利地走进了考场。

这一天，顺得可怕，答案不仅传得清晰，自己的强项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晚上他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拥住李纯，在地上猛地转了三圈。

最后一科是专业课，穆小白更是胸有成竹，就算不用答案，自己也有*成把握。可就在这个环节，发生了令穆小白后悔一生的一幕：由于题量过大，他只顾着不停地答题，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作人员带着“电子狗”进来，直到那只该死的电子动物发出滴滴滴的响声时，他已经来不及关掉设备了。

穆小白实在不愿意回忆那一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勒令终止考试，桌子上还放着那张即将答完的试卷，只差三道题了，那张他辛辛苦苦写满梦想，承载全部希望的试卷，孤零零地停在那儿……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能侥幸地用特殊方式获取自己想要的一切。可，为什么单单就非得是穆小白？凭什么要将灾难都降临到他一个人头上？

无人性的资本家 (3)

恭喜李纯成为策划部正式一员！

明亮的会议室，在所有员工的掌声中，李纯差点就掉下了眼泪。

劳动法明文规定，试用期不得超过三个月，可在那家私企，李纯足足待了快半年，拼死拼活地加班，才从1500元的试用工资里解脱出来，成为正式员工，月入4000元，三险一金，所有待遇直线上升。

说到加班的方式就更狗血，策划部的想创意，创意落实后，设计部的继续下一个程序，最后给组长审核，组长一句不满意，策划部的改创意，设计部改设计，全组人员留下待命，弄自己手里的活时忙得焦头烂额，弄完了闲得要命，又不能走，只能跑到开心网上乱逛。

每天登陆开心网的那十几分钟里，是李纯最快乐的时光，她总是跑到小白的菜地里去看那一园只属于她的玫瑰。

有一次小白在床上揽住李纯的脖子，在她的耳边轻轻地说，将来要送给她一座玫瑰园，每天当她睁开眼睛就能闻到芬芳，院子里再放一架秋千，他的公主坐在上面，此情可待，春暖花开。

后来小白开始玩开心网，兴高采烈地让李纯注册ID去他的花园里看。李纯第一次来到小白的“家”，看到那一片红得炫目的玫瑰时，喜极而泣了很久。

只要想起小白那张英俊得迷死人的脸，李纯所有的委屈和疲惫好像都不见了。

劳动法还明文规定，病假不得扣钱。

但门口的大白板上密密麻麻写着当月被扣的员工姓名，理由，扣款金额。

就拿景佳来说，前段时间因为食物中毒进了趟医院，老板像模像样地关心了几句，便在大白板上洋洋洒洒记下一笔：景佳，食物中毒，全天假，罚款100元。

同事们很快就议论开了：简直就是有异性没人性，人家冒着生命危险刚打医院出来，就拼死拼活地在这儿给你创造商业价值，客户有需要，陪吃陪喝兼陪聊，就差没叉大腿了，真他妈惨无人道！

快看看资本家丑恶的嘴脸，谁管你是死是活，你不乐意干，有的是刚出校园的大学生，前仆后继地挤进来，还不就是看准了这点。

你也别把事情扯到现在的新人身上，哪个容易啊？随便去人才市场转一圈，英语四六级那都不好意思往出亮，什么证书没有啊，就跟菜市场上那菜品大全似的，海龟博士都找不到工作，大学毕业出来1500块是大关，真有本事的，谁愿意在这儿受他那气啊？

李纯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大家的话，笑而不语。

世道再差，不也得活下去？何况也没差到那个地步。不迟到不请假就是了，钱不够花就勒勒裤腰带，生活总会好起来的。

正想着，电话铃声响起来，是李纯最喜欢的《傻瓜》：傻瓜，我们都一样，为爱情伤了又伤，相信这个他会不一样，却又再一次受伤；傻瓜，我们都一样，受了伤却不投降，相信付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一句傻瓜……

李纯总觉得这歌拥有一种杂草丛生的顽固气质。

接起电话来，阿夏在那边大喊：不好了，李纯，穆小白出事了！

瞬间，李纯从天堂跌入谷底。

她跌跌撞撞地往外跑，跟景佳丢下一句话：帮我请假，急事。耳边还在回响着阿夏的话：小白……在考试的时候作弊……被流动监考抓住了。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

穆小白？正直的穆小白，理科状元穆小白，作弊？

李纯不信，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也许是阿夏搞错了，也许是他们联合起来跟自己开的一个玩笑，也许她推开家门就会看到小白从门后跳出来，大声地笑着说：亲爱的，你又上当了！

可为什么，她还是泪流不止地奔跑在一月的冷空气里，无法自拔？

比我们这代人早熟（1）

周老太太因为房子，没少数落周傲：你赶紧把名字改过来啊，赶紧改，必须改！15万可不是个小数目，连个名字都没混上，万一你们有变化，你连一砖一瓦都休想得到，亏你还是学法律的！

周傲怎么能不明白呢，怪只怪自己抗美女能力太差，一不小心让陆染钻了空子。他旁敲侧击，暗示多次，希望陆染能把名字改成自己，但这种话又不好明说，陆染整天沉浸在巨大的幸福里，完全没听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周傲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将坏人让给周老太太，也就是自己的亲妈来做。

这回陆染终于明白了，但明白归明白，心里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尤其她跟自家父母一通气儿，全家态度明确立场坚定，如果房产证上不写陆染的名字，这婚就不结了。闺蜜也劝陆染：如果两个人真要把彼此算计得一清二楚，各揣心眼儿，那又何必打着爱的旗号呢？

陆染心里不乐意，跟周傲在一起这么多年，无论如何也得要个结果。何况，自己已经这把年纪，投入这么多感情，跟他分手了，上哪儿再去找一个人来重新培养三年？但这些想法只能在心里想想，表面上，她仍是一副士可杀、名不可改的架势。

这事就一直僵持着，陆染一气之下回木棉了，场面越来越尴尬。

最后还是周老爷子一拍板：为了一套房子，没必要伤了你们和两家人的和气嘛，这婚照结，就按照原定计划办！

两家老人心里多少都有些不痛快，尤其是周老太太，总觉得是在给别人家的房子添砖加瓦。陆染和周傲呢，也因为这套房子结下了梁子，以后动不动就拿它说事儿，争吵的话题也总是围绕着它。

结婚后，陆染满心欢喜，总算有了属于两个人的小世界，可没欢喜上几天，她就发现，周傲跟以前一模一样，简直是表里如一。以前

12点不回父母家是常有的事儿，那是因为整天在木棉陪陆染，现在周傲依然12点不知踪影，但陪的是麻将。

陆染对着镜子看着自己一张脸，终于知道这个世界上哪儿来那么多怨妇了，全都是让人逼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来一口气儿就没顺下来。有一天周傲没在家，陆染洗完澡，习惯性地光着身子就出来了，边走边用干毛巾擦身体。到了客厅转身一看，周老太太正气定神闲地坐在沙发上冲她笑哪！

陆染又惊又气，又不好发作，只能干笑两声：妈，你怎么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周老太太摇头晃脑：要说你们年轻人过日子就是不行，趁天快暖和了，我过来教你收拾收拾屋子，那碗啊都得拿出来晒晒，不然老搁在柜儿里该长毛啦。

陆染明白了，一定是周傲私下里把钥匙给了他妈，人家可是亲娘俩，一个鼻孔出气的。

她还不死心，一边胡乱地套上一件连体睡裙，一边试探性地说：你下次来之前还是给我打个电话吧，不然……你看有时候多不方便啊。

周老太太一拍大腿：这有啥，我是你妈，又不是外人！

妈？陆染心里小声嘀咕了一句，我妈才没你这么变态呢。脸上却笑笑，跟着老太太进厨房去了。

周傲回来以后，家庭大战又爆发了，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俩人儿就没过过几天消停日子。

怀上周小傲，陆染一脸坚定，回家以后就大吵大闹，妄想以气势取胜：我告诉你啊，让你妈少打这孩子的主意，爱谁生谁生，爱谁要谁要，我们都活不下去了呢，再生出个孩子，你管还是我管啊！

比我们这代人早熟（2）

周傲聪明着呢，这时候顶风上就太不明智了，他跑到陆染身后又是按肩膀又是捶背：老婆，亲爱的，宝贝儿，我知道这段时间我陪你陪得太少了，以后我肯定加倍补偿，老人想抱孙子都想疯了，他们总共还能活多久，你说是不是？

见陆染的表情慢慢平静下来，他又接着说：再说孩子多可爱啊，都说两口子有了小孩感情会越来越好，男人当了父亲就彻底定性了，还有咱妈都说了，孩子生下来她管，她帮着哄帮着带，还帮咱们负担一部分，我另个妈还能眼看着不管哪，两家老人都帮衬一下，以后咱俩再干点什么，好日子长着呢！

陆染就是耳根子软，周傲这么一说，她顿时就有点动摇了，在心里思量着：反正孩子早晚都得要，晚要不如早要，早点要，趁周傲妈身子骨硬朗，还能帮着带一带，再说身材恢复得也快。

陆染至今都想不明白，平时上街选一件衣服，买瓶酱油都得左挑挑，右选选。怎么在自己人生的两件大事上，决定的时候都如此草率？都说在哪儿跌倒就得在哪儿爬起来，自己这分明是在周傲这里摔得鼻青脸肿，还没等爬起来就又在周小傲这里人仰马翻了。

李纯回到家，看到桌子上的那张字条，顿时觉得大脑一片空白。

房间里关于穆小白的一切全都清零，他就好像从来没出现过一般，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自己的世界。

阿夏那边也一直没有消息，没回寝室，也不在家，不在他们两个人平时去的每一个地方，李纯给能想到的人都打了电话，整整两天，48个小时，一点关于穆小白的线索都没有。他好像断了线的风筝，任凭自己怎么追也追不上。

李纯像行尸走肉一样来到公司，一进门就看到大白板上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李纯，事假，半天，罚款50元。

她真恨自己没有摇滚歌手的天资，如果她能成为某个当红摇滚歌手，只需要用两句话就能表达清楚自己此时此刻的感觉：

我X这资本家！

我X这破企业！

夜晚拖着沉重的身体回到家，关上门的瞬间泪水汹涌而出。这间小屋承载了太多关于她和小白的记忆，对，沙发那儿，她曾靠在他的身体上像小猫一样蹭着他的身体撒娇，桌子上还摆着他们共同喝水的唯一杯子，这个杯子是当时两个人一起在大商场买的，是小白送给她的圣诞礼物，一颗大大的红心，温暖了那么多寒冷的日子。还有那儿，他们一起站在那个角落接吻，恨不得将彼此吸进身体里。厨房，小白曾无数次在李纯做饭的时候站在她身后：谁贤惠啊谁贤惠，你贤惠啊你贤惠……那么多欢乐的笑声，如今都哪儿去了？

最见不得的就是那张床，被子上还带着小白的气息，几十个小时前还在上面拥抱过他的身体，一切就跟发生在前一秒一样。

李纯觉得自己就快崩溃了，过去无论生活再苦，自己再累，工作多不顺心，但因为穆小白在身边，她都觉得浑身充满力量，她就是那么相信自己的王子总有一天会将自己迎娶，深信不疑。可现在，她感觉自己被抛弃了，一个人被推进泥潭里怎么挣扎都出不来。

她忽然想起了那个梦。

哈，多可笑多滑稽，她这么安慰小白：别怕别怕，梦都是反的。果然是反的。

她打开窗大叫：穆小白，你这个逃兵！

回音久久不散，令人揪心。

亲妈和婆婆的本质区别就是：亲妈在你怀孕的时候最关心的是你，而婆婆呢，最关心的永远是你肚子里的那个。陆染自从怀孕以后，最怕见到的就是周老太太，本来就吐得昏天暗地，她不是带鱼就是带鸡汤，带的都是陆染从小到大最烦的东西。

比我们这代人早熟 (3)

你若是不吃，对方一定振振有词：多少吃一点，你不吃肚里的孩子也要吃的啊。

吃吃吃！肚里的孩子才屁大丁点儿，就知道吃鸡吃鱼了？

陆染简直要被她烦死了。

贼船一上来，后悔能有什么用，这颗豆子已经五六个月大了，陆染像只笨重的企鹅，每天走起路来都摇摇摆摆的。在孩子未出生前，一家人兴高采烈地就张罗起名字来了，恨不得把全世界的汉字都拿来用一遍：周卫国，周天亮，周小明，周家宝……

报纸，词典摊了一桌子，有一次周老太太问陆染意见：你觉得这个名字好不好？

陆染低下头一看，本儿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周大彪。

气得她当场就撂下一句话：怎么不叫周星驰周润发周树人呢？说完，转身就回卧室，摔上了门。

最后周家全票通过，决定就叫周小傲。听听，多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名字，一点气质都没有。

照他们的逻辑，以后周小傲的儿子就得叫周小小傲了。陆染懒得理这些人，反正名字只是个代号，何况与之前起的什么卫国、富强一对比，小傲至少没那么俗。

生小傲当天，一家老小全部出动，一拨儿在病房里待命，以周老太太为首，有说有笑地在那儿谈着什么。另一拨儿就是周傲和陆清，他们俩守在手术室门口，各居一角，沉默不语。

自从陆染结婚以后，陆清心里对周傲老是有一股无名怒火，这种感觉十分孩子气，就好像本来自己能够独享一个大蛋糕，忽然不知道从哪儿蹿出个人来强行夺去了一半一样。

又委屈，又愤怒，又失落。

何况就是自己面前的这个男人，正在令她最重要的亲人经历着如此痛苦！

脐带缠住了胎儿的脖子，顺产不了，医生出来通知家属剖腹产的时候，陆清急得都要哭了。在她看来，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最不合理的一项设计，活活地在肚子上划上一刀，弄个大洞，把孩子一取，再缝上。而且这一取一缝，一万块就没了，简直是抢劫。人家美国女人生孩子，住的是高档医院，从生孩子到离院，享受的是贵族般的待遇，最重要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政府全程埋单，所以人家生起来没完没了，反正生多少都不要钱嘛。

再放眼看看中国版本，病床得提前预约，离生产前多少天就得在那儿排着了。好不容易排到了，生吧，麻醉师你给不给红包？不给，哈，不给你心里有底吗？医生打不打点？孩子还没等落地，钱包就空了。

现在还有美容刀，看上去不至于那么丑陋，但倒退几年，陆清在浴池里见过剖腹产的女人，肚子上爬着一整条“蜈蚣”，再美的脸，*衣服都变得面目可憎起来。她觉得生孩子就是女人对自己最可怕的自我毁灭，什么“爱他就为他生个孩子”，什么“孩子是两个人爱情的结晶”，这种屁话还真有大把人膜拜。

陆染刚怀孕，陆清就思路清晰地警告过她：你以为养孩子是养猫呢？生出来你是要对他负责任的，而且一负就得一辈子，中途你连悔都不能后，此商品限量发售，压根不退不换！

陆染一边摸着自己还未成形的肚子一边笑着说：我可没你那么有远见，我只活在当下，再说大家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嘛，你想想当初妈要你的时候，咱家穷得都快吃不上饭了，一晃不也长这么大，都知道教育起我来了。

陆清看陆染言语不进，有点着急了，加快语速说：我不是教育你啊姐，这事你真得想好，你和周傲才结婚一年，这么早就要孩子，急的是哪门子呢？再说了，现在跟过去怎么比啊，过去的孩子吃什么穿

什么，咱们小时候吃的零食才几毛钱一包，现在几毛钱，你过路丢乞丐碗里，人家眼皮都不抬一下的。现在小孩衣服多贵啊，前几天我和朋友去美美，路过NIKE童装，小鞋子做的精致得要命，可一看标价，480块！那么小的鞋，小孩儿的脚又长得那么快，买回来能穿个半年？你想想，他从小到大得穿多少双鞋，光把这笔费用算出来就是天价！

陆染仍然不紧不慢：你们80后啊，想法真另类，就是比我们这代人早熟，可富人有富人的过法，穷人有穷人的幸福，咱们小时候谁穿过NIKE啦？也没少长一个脚指头啊，现在能跑能跳不也挺健康的？再说，孩子早要晚要有什么区别啊？还不是早晚都得解决的事儿，早生早利索。

陆清彻底被姐姐的话打败了，都说三年一个代沟，陆染以前一这么跟自己说，陆清就会嘻嘻笑着一把将她抱住：就是三尺沟，我也能跨过去。

可现在，她分明感觉说服不了陆染。人最傻的地方就在于总是妄想改变别人，但大部分人到最后都被对方改变了。

城市生存法则 (1)

那天刚和苏俊走出烟色，就碰见了一个中年男子。

对方看见苏俊立刻上前拍了他一下：行啊，你小子，基乐乐现在发展得不错啊。

苏俊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笑：你可别拿我开逗了，我这见了你，分明就是关二爷面前耍大刀，自取其辱嘛！男人注意到站在旁边，一脸拘谨的赵米亚，转头对苏俊说：你女朋友？苏俊刚要答腔，就看到一位穿着*的大蜜朝这边走了过来，站到男子旁边。他转过身把车钥匙递给米亚：你先进车里等我，我谈点事情。

十几分钟后，苏俊回到车里，打开CD机，往北开了去。

一路上，苏俊观察着赵米亚的表情变化，问她：基乐乐的新歌好听吗？

CD机里传来基乐乐略微沙哑，但十分有力的声音，苏俊说这是还未发布的新歌，目前只给她一个人听过。这本是一句恭维话，但在米亚的脸上却未发现任何喜悦，她仍木着一张脸，脸上偶尔露出礼节性的微笑。

苏俊想逗她，继续问：你觉得基乐乐这首单曲出来，能火吗？

米亚不知道哪儿来的无名怒火，字字清晰地说道：论声线论唱功论制作班底，都无可挑剔，可这种音乐也太商业化了，就跟垃圾食品一样，吃进肚子里毫无益处，左耳听右耳出，根本走不进心里。

苏俊看了一眼她的表情，摇头笑了起来：好了小家伙，我们不谈这个，我知道个好地方，今天带你去转转。

赵米亚心里还在耿耿于怀刚才的事，之前还好好的，那女人刚一走过来就借故把自己支开，分明就是嫌自己拿不出手！

刚才那么说基乐乐的歌，实际上是在影射那个化着烟熏妆、大S型身材的女人，在赵米亚眼里，那种女人看起来都有着一张类似的脸，穿着大同小异的迷你裙，俗！

车在前方转弯，停在一家日本料理门口，店面不大。苏俊显然和老板是旧相识，寒暄了几句后，就把两人领进单间。

苏俊开始找话题：你知道刚才我们遇见的那个男人是谁吗？

谁？米亚漠不关心地盯着面前的清茶。

伍影的经纪人。

啊？

她惊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苏俊笑着晃了两下手，示意她坐下来。

她喝了一口茶，平静了一会才问：伍影到底什么时候才复出，她就这么放弃了自己天后的地位？

苏俊抿抿嘴：这你可得问她的经纪人了，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

苏俊十几岁从农村老家出来，在社会上打拼了这么多年，虽然现在穿着华丽的外衣，但去掉皮囊，内心仍是卑微。未入行前，他有过一次人生低谷，当时和几个朋友在苏州做绸缎生意，赔得血本无归。有一天夜里喝得微醉，在街头遇见一个白胡子老人，老人端坐在地上，为他摇了一卦，告诉他北上，有大贵人相候，只要抓准机会，前途不可限量。苏俊第二天便买了北上的火车票，果然，机缘巧合下将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从此以后，他更是对“命运早已天注定”一说深信不疑。

长时间在外漂泊，每走一步都要运筹帷幄，步步为营，早就练就了火眼金睛，他太了解面前这个女孩所思所想了，这两句话说得火候正好，不温不火。

赵米亚的脸色逐渐变得绯红起来，她觉得面前正有一条笔直大道，这条大道上铺着红地毯，而她将从红地毯的这一端慢慢走上去，一路上荣华富贵，良辰美景。

苏俊朝她举杯，几杯清酒入胃后，两个人的距离近了许多。赵米亚能感觉到他对自己的好感，她可不打算这么轻易就成为他的囊中之

物，只要抓紧这棵大树，以后就会结识一整片森林。只有在森林里，才是安全的，这便是在这个城市里过好日子的生存法则。

城市生存法则 (2)

李纯低着头站在那儿，像一个游魂，只看见组长的嘴一张一合：创意，你能不能有点创意？你来公司的时间不短了，很快就是老员工了，天天这种状态还想不想干了？高科那边最近推出的洛丽塔风尚，一开盘就卖出了三分之二，你看看人家的整体设计，团队精神，都像你们这种工作态度，就都回家吧，别在这儿占着位置不玩活！

换成以前，李纯肯定会辩白几句，至少也会表明自己的立场。可现在她就站在那儿，不发一语，面无表情。

有一次她和小白在家里看鬼片儿，看完后李纯吓得瑟瑟发抖，直往小白怀里钻，小白故作神秘：你知道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吗？最可怕的事情不是你遇见鬼，是你发现跟你朝夕相处的那个人，就是鬼！

李纯大叫着往穆小白的怀里钻，吓得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可是现在，李纯发现这不是最可怕的事，最可怕的事是，与你朝夕相处的那个人，前一刻还好好地在你的视线里，与你微笑，与你亲吻，与你缠绵，可是后一秒，他就消失在空气中，你联络不上他，找不到他，甚至都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他。

李纯好难过，这种难过就是午夜12点时恨不得拉开窗户直接跳下去，一了百了。

她一个人在屋里自言自语，在每一个能捕捉到他气息的地方拼命地闻，仔细地回忆。十多天了，她什么也吃不下去，只能用牛奶维持生命。行尸走肉般地去上班，景佳有好几次都看不下去，偷偷地往她桌子上放工作餐。李纯很感动，在这种钩心斗角的地方人人为了自保，还能有人关心你过得好不好，肚子饿不饿实在难得，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只能默默地记在心里。

这中间米亚和陆染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她都没接，就任凭音乐一遍遍放着。给陆染发了条短信，谎称自己出差了。看到米亚的信息：纯纯，你可别吓我啊，有什么事想不开还有哥们呢，看到给我回个信

儿啊。每次一觉得无助，总会像心灵感应一般被她发现，她软绵绵地躺在床上，关了电话。

这种时刻别人是帮不上任何忙的，何况，她早已经习惯任何事情都依靠自己去解决。

李纯盯着天空，眼看着天从白变黑，再从黑变白。她想起大学时代，有一次家里只剩下她和李爸爸两个人，当时电视里正在播一部当红的偶像剧，男女主角吵得不可开交。李纯坐在爸爸身边，笑着歪着脑袋随口问了一句：人为什么要结婚呢，结婚了又没完没了地吵。

李爸爸点了根烟，缓缓地说：每个女孩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父母是陪不了一生的，希望子女结婚，就好像手里有根接力棒，把这根接力棒送到能和你相伴一生的人手里，我们也就算完成任务了。

李纯在那个瞬间感觉既心酸又幸福，她在心里暗暗想起穆小白。

她的幸福就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里，总有一张面孔浮上心头。她从来不知道情人节，圣诞节，新年，生日时落单的滋味到底是怎样的，虽然他们没有钱，不能去奢华的地方吃西餐，没有玫瑰花，就连看电影也是周二半价时才会去。穆小白送她的礼物也都是实际派的，手套，水杯，保暖袋.....但她知道，他是那么认真地把自己放在内心最重要的位置，那么认真地想和自己共度一生。

她所有的骄傲就是穆小白。

可现在的自己，掏空了，弄丢了，不在了。

她感觉自己像是在云上最高处直直地被丢下深渊，所有的荣耀都随着穆小白的失踪消失了，她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幸福的，她的幸福就那样结束了。

城市生存法则 (3)

那张字条像是最后给她的死亡判决书：对不起，我不想再继续拖累你，忘了我，就当咱们从不曾相遇过。

哈，多可笑的句子，从不曾相遇过？他可以简简单单丢下一句话就走，但她不行。她是那么被动地被放逐到废墟里，还得独自舔伤口，在不知情者的一遍遍追问下强颜欢笑，在还未愈合的伤疤一次次被揭开的时候忍住剧痛，在这个人情冷漠，无人诉说的城市里独自生活下去。

她根本就不相信这是事实，就像刚刚丢完钱包总觉得不可能丢，一遍遍在屋子里找，反复回忆到底放在哪里了一样。她总觉得他还没走，说不定就躲在某个角落。或者他只是心情不好，想自己安静一下，过几天就会回来。他也许去找工作了，想找到工作后给自己个惊喜？又或者他只是回了老家，回老家看看父母……

回老家？

李纯一个激灵坐了起来。

自己怎么就这么笨呢，怎么才想到！他一定是回老家了，一定是。

李纯像疯了一样将床底下的行李袋拖了出来，胡乱地从衣柜里拽下几件换洗的衣服，塞进行李袋里，跑到镜子前理了理头发，又从抽屉里将全部的钱都拿了出来，检查了一下水电煤气。

已近凌晨四点，她在北方寒冷的天气里提着行李，周围安静得只能听见双脚摩擦地面声。

偶尔有一两辆车从面前开过，看了看她瘦弱无助的身影，像风一样消失在视线里。足足等了快半个小时，才有一辆出租车停在面前。上了车，司机的一句话差点让她掉下泪来：小姑娘，这大冷儿的天儿，一个人多危险啊！

就像小孩子跌倒时，你不去看他不去关心他，他很快就会自己站起来。你一旦去问，他立刻就会委屈得大哭。

李纯忍了半天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强挤出一抹笑容：师傅，火车站。

现在天色太早了，给阿夏打电话显然不现实，和小白在一起这么久，一直都是自己带他回父母家吃饭，却从来都没见过他的父母。

李纯开始仔细回忆起来，越想越头疼，这种感觉有些可怕，你和一个人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好到根本从来没想到，他有一天不见了，自己能不能找到他。

起初她只是有一点儿心慌，后来这不安慢慢扩散，她开始在出租车上坐卧不安，只能一遍遍告诉自己冷静下来，仔细想了想小白曾经留给过自己关于他老家的线索。她好像记起来了，他跟她描述过自己的家乡，总是阴雨连绵，潮得厉害，地面湿得仿佛能拧出水来，是在湖南省的绿中乡，对，就是绿中，当时自己还一脸天真地问过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小白边刮自己的鼻子边回答，因为家乡四面环山，一片翠绿，人站在中间一眼望不到边。

李纯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四点十二分。她把手机打开，拨了个电话给陆染。到了这个时候，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响到第六声，陆染迷迷糊糊地接起电话：纯纯，怎么这么早啊？李纯听到她的声音，顿时感觉像抓到了救命稻草：小染姐，你先别管那么多，家里能上网吧，你赶快帮我查一查绿中是湖南省哪个市的。

陆染清醒过来，嘴里应道：好，你等着。便抓起一件衣服披着往电脑处走，周傲翻了个身，嘴里嘀咕道：谁啊，大半夜的，让不让人睡觉了？陆染没空理他，瞪了他一眼便快步走出卧室。

打开电脑，将“绿中是哪个城市的”输入百度知道，紧紧地盯着电脑屏幕。

李纯握着电话，将全部希望寄托到陆染身上，短短几秒，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直到陆染的声音再度传来，她悬着的心好像才落了下来。

常德市绿中乡，这是小白的老家吧？你忽然问这个干吗？陆染的声音有几分焦虑。

你先别管了，我晚点跟你解释。李纯心虚地挂断电话，她怕陆染的追问，也怕自己在这追问中再次被人揭开伤疤。

陆染拿着电话，在沙发上发了一会呆，心里有些担心李纯。但又觉得自己太过多虑，李纯跟陆清一样，一直都很有主见，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倒是自己，越来越害怕面对白天，因为只要天一亮，自己又要像个被上了发条的机器人，开始那早已被写好的人生。

已根本回不了头 (1)

松子日本料理店的某个包间，蒋美颜正在与一名男子说着什么。

她最近的情况如何？男子将刺身送进嘴里咀嚼着，尔后拿起纸巾擦了擦。

苏总，最近她一切正常，除了和一名在德资公司任职的男子发过几次信息外，联系对象均为女性。蒋美颜什么东西都没吃，目光直直地盯着对面的苏俊。

我上次让你送给她的东西，你送了吗？

送了，我就按照你吩咐的那样，说是自己逛街时买下来送给她的。苏俊指的是自己在专柜花600元买的一条施华洛世奇项链，这种便宜又能唬住人的东西，最适合她们这种外地女孩，既闪耀又有面子。送钻石？这种投资太大了，她还不够自己付出那么多。

她最近和我的关系近了很多，有时候也跟我提到你。蒋美颜故意把话引到他身上。

是吗？说我什么？苏俊来了兴致。

说你好像对她有意思，但不想这么快就让你得手。蒋美颜每当想起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自己是怎么看也没看出赵米亚哪点吸引人，居然让苏俊这个钻石王老五如此上心。

苏俊的嘴角动了一下，露出似有似无的笑容，将面前的青酒拿起来喝了一小口，缓缓地说：你继续盯着她，有什么特别的情况要及时告诉我，尤其是与她接触的男性，全都要跟我如实汇报，我最近会让谭丰辞退她，需要你配合演场戏，你一定要把戏份做足，别引起她的怀疑。

蒋美颜故意欲言又止：我一定尽量达到你满意，就是……

苏俊领会了她的意图，这样的女孩他见多了，总想在大城市里借助某个靠山站稳脚跟，见靠山靠不住，就想捞点蝇头小利，虽有一张狐媚的脸，但每每洞悉意图，就会让人甚感反胃。

不过暂且，她对他说来有着一定的价值，他清清喉咙：这个月再给你加2000块奖金好了，我听说，你一直都想搬出去住，我有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离烟色也不远，你找个时间过去看看，我晚几天会找合适的机会将钥匙交给赵米亚，半个月后，你找个借口搬进去，帮我继续盯着她。

蒋美颜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刚和台商好上的时候，他是给自己在三环租过一套房子，120平，视线超好，可这种好日子还没过上半年，台商就对她感到厌烦了。从奢华的生活掉进贫民窟，她适应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适应过来。她早就不想继续住在烟色了，房间小不说，谭经理总是趁没人的时候去敲门，开也不是不开也不是，开了的话就得斗智斗勇，但再躲也难免得被揩油，不开的话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想混下去也难。直到赵米亚来了以后，他才有所收敛。

她的目光中全都是惊喜神情，可心里又实在不明白苏俊何必这样大费周章。刚要开口，就听苏俊继续说：你只需要把你分内的事情做好，但前提是，收起你那些没有必要的好奇心。

蒋美颜看着苏俊，忽然感觉面前的这个男人很可怕，他好像有读心术，能够洞穿一切。

也不清楚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就算他卖的是毒药，也跟她没有一毛钱关系，反正喝毒药的那个人也不会是自己。三室两厅，这样的房子月租金不会低于5000块吧，多少人奋斗一辈子，也住不进这样的房子里。

独自在城市里拼了这么多年，她早就习惯了踩着别人的头到达自己的彼岸，出卖朋友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赵米亚对她来讲，根本什么都不是。

已根本回不了头 (2)

李纯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树木渐行渐远。

上午九点多，她给阿夏打了个电话，简单问了问小白这几天有没有消息，阿夏的声音里全是疲惫，说小白被开除学籍是铁定的了，让李纯见到小白后告诉他开学赶紧回学校把东西收一收，还说没学籍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让他看开些。

对于阿夏和大飞这样的人来说，没学籍的确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对于小白来说，大学四年的努力就意味着一家老小的全部希望，他把这件事情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李纯真怕他想不开会做出让自己后悔一辈子的傻事。

小白刚离开她的时候，她感觉世界都要坍塌了，每天无论是坐着，站着，在家，在办公室，在大街上，走到哪儿哭到哪儿，常常不自知地就会泪流满面。后来哭到麻木了，就怔怔地看着天空发呆，看着树木发呆，看着电脑屏幕发呆。

夜里变得很难入睡，以前她总是睡不够，抱着小白抱怨为什么一天只有24小时，刚一闭眼睛天就亮了，加班加班总没完没了，只能睡五六个小时。她最渴望过礼拜天，公司单休，每个星期唯一的一天假期都被她用来睡觉。从前一天晚上12点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两点，睡醒以后美美地洗个澡，吃点喜欢的东西，感觉人生美好得不行。

那时候的李纯是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女孩，她的理想是：每个月上三天班，挣一万，睁开眼睛就能看见穆小白。

现在她不用每天做饭了，不用困得抬不起眼皮还得给穆小白洗衬衣了，不用迁就他对着科比双眼发呆了……她可以睡觉，一直睡下去，可是她却再也睡不着了。

偶尔勉强入睡的几个小时里，梦中全都是穆小白的影子：他笑着揉自己的头发，他叫自己小猪时的表情，他张着大嘴流口水的样子，

他吃自己做的菜时幸福的笑。梦里的他们紧紧偎依在一起，像从不曾分别一样.....

检票了，请大家把票拿出来！

李纯的思绪被拉回现实，她从兜里把那张到上海的票掏出来，看着上面被打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从所在的城市到常德没有直达的火车，需要在上海中转。可假如经历几十个小时的车程，就能看见朝思暮想的人，这一切对她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像忽然想到什么一样，她掏出电话给米亚发了条信息：钱过几天还你，临时有些事，勿念。又给景佳发信息嘱咐她帮自己请几天假，发完之后便赶快关了电话，她实在害怕任何追问，想等事情解决了再跟身边人交代。

火车还在轰隆轰隆地行进着。

过去，小白总是说要找个合适的机会带她见父母：我爸妈看到你肯定会喜欢你，因为我们的纯纯漂亮美丽温柔大方出水芙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李纯就一脸开心地凑到他身边：让我看看你嘴巴上擦的是什么的蜜，甜得腻死人了！不过我好担心，万一他们不喜欢我怎么办？

小白就故意板起脸：谁说的？谁不喜欢你，我就跟他死磕到底，丑媳妇也要见公婆的嘛！

每次听到这句话，李纯就幸福得要死。可她没想过，要以这样的方式去见小白的父母，见到他们，她该说些什么呢？

陆染在手术室里跟医生说过一句经典对白：我不生了我，我要回家。

这句对白在未来的很多个日子里，被陆染当做谈资，让周围的朋友们笑过一阵子。但陆清笑不出来，她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从陆染进手术室起心就揪成了一团。

已根本回不了头 (3)

直到护士抱着周小傲出来，跟她和周傲说，男孩，七斤二两时，一颗心才算放了下来。

周傲赶紧凑上前去，看着护士怀里的婴儿，乐颠颠地跟着下楼回病房去了。只有陆家父母和陆清看见姐姐被推出来的一幕：陆染微闭着双眼，平躺在床上，肚子已经平了下去，脸上蒙着一层细密的汗珠。她慢慢睁开眼睛，四处看了看，目光渐渐暗淡下来。陆清知道，她在寻找周傲。

那时，周傲正在楼下的病房里，和周老太太逗弄着小孩。

啧啧，看这眉眼生得多像周傲，小手鼓鼓的一看就有福气！周老太太满脸喜气，那表情就跟刚刚中了500万一样。

七大姑八大姨将周老太太围得水泄不通，病房里顿时热闹起来。

哎呦，我就说阿姨有福气，想什么来什么，喜欢男孩就抱上个大胖孙子！

可不是嘛，虽说生男生女都一样，那哪能一样啊，看我们小傲生的，眼睛像陆染，又大又圆，鼻子就像周傲，这么挺。

陆家父母被挤到人群外，连外孙的脸都还没看仔细，两人担心女儿，急急奔到楼上的手术室。一上楼，就看到急得直打转的陆清。过了一会，陆染被推出来，进电梯到下楼，一家三口人都紧紧地陪在她身边。

回到病房，整个人*裸地被抬到床上。

周家亲戚无论男女老少都直直地盯着她看，也不避嫌。陆染就是从那时候起觉得丧失*，好像已婚妇女一旦生了小孩，肉体就再也没有什么可遮挡的。尤其在病房喂奶的时候，周老太太当着大家的面催促：快点快点，小傲饿得直哭了，你这个当妈的怎么都不懂得心疼孩子呢？

陆染就强挺着刀口的疼痛，坐起身来，在众目睽睽之下解开衣服，让怀里的小家伙吃饱。而周围的人，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麻药劲儿一过，刀口撕裂般地疼。夜里只剩下周傲一个人守在病房，才过12点他就整个人倒在旁边的空床上蒙头大睡，呼噜打得山响。陆家父母临走时，周傲说得像模像样：放心吧，有我呢，我会照顾好陆染和孩子的。可前脚一走，周傲就看上了电视，陆染刚手术完不能吃油腻的食物，只吃了两口小米粥，每天换好几瓶吊针，人虚脱得厉害。

周傲象征性地抱着儿子哄了一会，便放在了陆染身边，一副事不关己的架势。

陆染冲他喊：你倒是帮着搭把手看着点小傲啊。

他振振有词：我又喂不了奶，又不会换尿布，你们女人家的事我哪儿清楚？

陆染看着怀里的周小傲，眉眼生得完全不像自己，头发也没几根，眉毛光秃秃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活像一只没有毛的仓鼠，完全和大家口中的可爱、俊俏搭不上边儿。她忽然觉得日子真没意思，活了二十多年，第一次仔细地思考起自己的人生来：莫名其妙地读书学习；莫名其妙地被架到三好生的位置上；莫名其妙地为了保住位置一日复一日地拼搏进取；莫名其妙地认识周傲；莫名其妙地为了自己伟大的爱私奔；莫名其妙地为了爱情贡献所有，跳进婚姻这个大坟墓；又莫名其妙地怀上周小傲；莫名其妙地躺在手术台上，经受炼狱一般的非人折磨，忍耐这彻骨之痛；莫名其妙地被什么推着走，还来不及思考一下，二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

而仔细一想，周围的人好像都是这么过来的，陆染忽然感觉一阵胸闷，有没有人跟她一样，在睡不着的夜里，对自己的人生产生巨大的疑问呢？

可疑问之后，她又什么都改变不了。

她没办法倒带退回到过去，没办法改写自己的人生。她恍然发现，自己的人生好像没有一天是自己说了算的，没有一天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过的。

她一直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狂奔，等自己发现是错的时候，已经根本回不了头了。现在的自己，没事业，前段时间拼命学习，好不容易才考到一个导游证。结婚了，陡然增加了很多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刚刚生下一个小孩，这小东西还张着无辜的双眼看着自己，他又饿了。而旁边的床铺上，睡着当初自己一心一意爱着的男人，可此时，她清晰地感觉已经不那么爱了。

或者说，爱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自己一厢情愿幻想出来的产物，爱在当今这个年代，不当吃不当穿，甚至敌不过周小傲的一包尿不湿。

她觉得眼皮有些沉了，那个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少女时代，站在阳光下一脸天真地笑，周围红花绿地，隔壁班那个帅气的男生在信里对自己说，我喜欢你.....

意外总那么突然 (1)

常德市火车站。

李纯感觉自己像是个久久不见阳光的人，站在汹涌的人潮里忽然不知道该先迈哪只脚。一路上，她除了喝掉几瓶纯净水，吃了对面大叔递过来的两个茶叶蛋之外，就再也没有进过食。

没有小白的日子里，她学会了吸烟。起初吸不进去，一吸整个人就开始干咳，憋得自己面红耳赤。渐渐地，开始适应了这东西，躺在床上根接一根地吸，吸到整个人飘飘忽忽。李纯终于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迷恋烟草，迷恋酒精，它们一定有让人欲罢不能的地方。

都说吸烟有害健康，中文汉字明晃晃地写在外包装上，可中国烟民不还是这么多。烟有害健康，汽车尾气每天都得吃进去不少，油烟有污染，白色垃圾满天飞，可乐杀精子，养猫容易导致女人不孕，晚睡影响排毒，吃红肉太多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蔬菜水果上残留农药.....每天都有那么多负面消息接踵而来，飞机从天上忽然掉下来了，多少个人又不幸遇难；今天发洪水，明天闹海啸，好不容易安生几天，非典又来了，一登上QQ，就有那么多灾难那么多坏消息涌入眼睛，好像这个世界就该是这样子，就该处在一种摇摇欲坠的状态里才算正常。

李纯是逃避这些的，她看到任何负面消息都会第一时间关掉，既不看新闻也不看报纸。她总觉得生活已经够不容易了，大家都好像被挤压变形的球体苦苦挣扎着，营生着，负面的消息能躲就躲吧。景佳总说她单纯，像她这么干净的人，是不适合在城市里生活的，因为挣扎久了，见得多了，早晚得被泼上一身墨。

无论她怎么逃避，这些消息还是能从人们的话语中钻进她的耳朵，尤其一回到家，李爸爸就会拉着李纯聊几句国家大事：小纯啊，最近闹非典，你们学校抓得严不严？听说死亡人数已经.....

每每这个时候，李纯都搪塞了事，借口帮妈妈择菜赶紧躲进厨房里去。

这世界发生再多不幸，她都有自己特有的小小气场，将日子过得从容不迫。后来跟小白在一起，只要他说点不好的消息，李纯就会立刻将耳朵堵起，撅着嘴巴让他不要再讲下去。

小白宠溺她，知道她要的是什麼，他认真地对她说过，无论外面怎样，他都会为她撑起一片只属于她的小小天堂，那里纯白如画，只有欢笑，没有眼泪。

可现在，李纯觉得最伤害健康，最伤害人的就是爱情。

双腿坐得发麻时，她便走出来站在吸烟区，将茶花掏出来，靠在车厢里吸上一支。

周围自然会有异样眼光，上上下下将她打量一番。自己最在乎会怎么去想的那个人，已经不在身边了，她便更不介意这些人怎么看待自己了。一下火车，肚子就咕噜咕噜叫了起来，这时她才恍然发现自己已经好久没有吃东西了。走到旁边的小店，叫了一碗牛肉粉，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人在饿的时候，果然觉得什么都很好吃，不一会工夫就只剩个碗底了。

李纯站起来，马不停蹄地赶往汽车站，沿途又问了几个人，终于买到了去绿中的车票。

车上，她紧紧地抓着行李，靠在窗上想着小白的脸。她设想着他们重逢的场景，设想着自己对他说，多难我也陪你一起挺过去！设想他们拥抱着彼此的身体，设想着小白说再也再也不会离开她了。

想着想着泪水就铺了满脸。

她来寻这个人，来寻这个给她爱与希望，唯一能将她救离黑暗深渊的人。

意外总那么突然（2）

烟色此时人满为患，领舞台上的几个女孩正卖力地舞着，各居一角，在灯光的照射下，舞池里的男女跟着节奏摇摆着身体，个个情绪高涨。

忽然闯进来一群不速之客，为首的男人走到DJ台，高声喊：停下音乐。

刹那间，人们好像被定格了一般，还保持着原有的动作，愕然地站在那里。米亚和蒋美颜看了对方一眼，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领舞台上跳下来，按照他们的意思站到了一边。

为首的男人从胸前掏出工作证：警察，接到举报，有人贩卖摇头丸，谁叫赵米亚？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米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地站在原地，手足无措地看着面前的人。看到闻风赶来的谭经理往这边走，她急得大喊：经理，他们一定是搞错了，我没有，我见都没有见过！

蒋美颜也急了：警察哥哥，这事儿不可能，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嘛，我们两个天天形影不离，她是什么样的人我最了解了，她平时连只蟑螂都不敢打，违法的事儿肯定干不出来，哪个丫的这么坏栽赃陷害，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啊！

谭经理也跟着打圆场：没错没错，我们这儿可是正规酒吧，黄赌毒这些事儿沾不上边，她就是个新来的，当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是不是误会回局里说去！男人后面，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警员不耐烦起来，站到米亚后面推了她一下。

舞场里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全都站在那儿看热闹。众目睽睽之下，米亚被带出了烟色。临上车前，听到蒋美颜在后面冲她喊：别着急，姐们儿一定想办法救你！

她委屈得眼泪直掉。

开车的小警察看着不落忍，朝她小声地说：没事没事儿，我们肯定不会冤枉好人，等下到局里把话说清楚就好了。

她哭得更凶了。

绝望中，她忽然想起苏俊。在北京，她也就认识这么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了，可是现在自己弄成这样，打电话给他，他真的会帮忙吗？

几天没开机，一开电话，李纯的信息就过来了。她在心里小声地骂了句，真是嫌老子死得还不够惨。反复按了好几次苏俊的电话号码，最终还是没拨。虽然自己一穷二白，但是自尊还是告诉她，不能在这个关节打电话给他，闹成这样，这么狼狈，被他看到以后就不会再喜欢自己了。

不到万不得已，她是实在不想在这个男人面前丢了身份，失了尊严。

窗外，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城市这么大，这么热闹，却连一米立足之地都不肯给她。车上几个小警察说着闲话，时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

真是有人哭，有人笑。那种孤立无援，无人可依的感觉再次袭击了她。

到了警察局，刚才在烟色为首的中年男子将她带进审问室，身后还跟着两名随从人员。一路上听大家喊他方大队，米亚从心底感觉这个四方大脸的男人很是恐怖。

他的声音气势如虹，透着不容置疑的成分：姓名，年龄，职业。米亚一一回答。

你有没有贩卖摇头丸？他抬起眼来，目光尖锐。

没有！米亚强忍着哭腔。

你最好仔细想想。他点起烟，走到米亚的身边。

警察叔叔，不，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有，我连摇头丸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你们不能无凭无据就把我抓到这儿来。

方大队忽然提高声音：无凭无据？我们是在接到举报电话并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才把你带过来的，那个包是你的吧。他抬了抬下巴，示意身边的小警察将包拿过来。

意外总那么突然 (3)

米亚嘴里应了一声。

方大队将包提到她面前：贩卖摇头丸1000克以下，判除有期徒刑三年以上，1000克以上，你知道是几年吗？

米亚眼看着他自己的包里拿出一包白花花的東西，顿时傻了。这根本不是她的，她从来都没见过，也不知道是怎么变到自己包来的。

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她像失控了一样，从凳子上弹起来。

按常理，摇头丸对米亚这种艺术生应该并不陌生，很多同学都有过去泡吧时靠它HIGH的经历。大二的时候，有一天米亚和李纯正在大教室里上文化课，前桌的男生忽然笔直地倒在她们面前，口吐白沫，送到医务室的时候人已经窒息了。

男生长期服用摇头丸，药物依赖越来越严重，窒息之前曾经吞食了五片。这件事之后，米亚对摇头丸仅存的一点好奇心也被扼杀在了摇篮里。再说，这是有钱人消遣的玩意儿，她们根本就消费不起。

方大队继续问：这是你个人行为，还是受老板指使？只要你交代清楚，我们会酌情考虑对你宽大处理的，你包里携带的摇头丸是1021克，1021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你现在才22岁，正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龄，你打算把人生最美好的七年都扔进监狱里？

米亚再也忍不住了，大哭起来，边哭边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说：我没有，真的没有，你们一定要调查清楚，我什么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方大队刚要说什么，跑进来的小警察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他点点头，随后走出了门。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接起电话：我说苏总啊，你是不是玩得有点过了？这果儿一看就没见过什么世面，刚说几句就哭个没完，你看现

在这事怎么收场啊？

电话那边传来一阵笑声：老方啊，这事我可得好好谢谢你，没有你的话这小妮子还真不好搞定，等下我派人过去接，你假装意思意思先把人给放了，回头我们甲丁坊不醉不归。

方大队心领神会：咱哥们什么关系，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啊，不过你小子最近这品味有点另类，改风格了不成？

苏俊干笑了两声：晚点儿你就知道了，总之这事哥们记在心里，以后一定当面报答。

挂了电话，苏俊对身边的女子和坐在后面的男子点了点头，示意他们可以下车了。

蒋美颜和陈胖子心领神会，加快步伐朝警局走去。

陈胖子是苏俊的御用律师，这些年没少为他抛头露面。一进警局就看见方大队早就候在那儿了，一面跟陈胖子寒暄握手，一面在蒋美颜身上打量着。

蒋美颜对这些早就见怪不怪了，男人混得再好，心里想的无非也就是那点东西。他们走到审讯室，门一推开，米亚回过头看见蒋美颜就扑到她怀里大哭起来。

陈胖子第一次看见赵米亚，心里不免一惊，这女孩看起来太普通了，大街上一抓一把，苏俊怎么就瞧上她了呢？但面儿上仍然波澜不惊，又和方大队假装演了场戏。蒋美颜也不是吃素的，表情，语气都很到位，一边拍着怀里受惊过度的米亚，一边跟在陈胖子身后往外走。

此时，苏俊早已驶出他们的视线之外，远远地从道后视镜中看见赵米亚一张惊魂未定的脸，嘴角挂着不经意的笑，一脚油门开走了。

开发自己的价值 (1)

李纯一路打听，终于在天黑前来到了绿中。

半路上遇见一个老奶奶，李纯将她拦下：奶奶，穆小白家在哪儿啊？

老奶奶耳朵不好，加上南北地域差异，听了好一会儿，才用掺杂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对李纯说：你说小白啊，你沿着这条路走，上去，第三家就是，小白可是我们村里的大学生咧，我们村没有人不知道他。老奶奶冲着李纯笑了会儿，背着竹筐走了。

李纯站在原地，心里五味杂陈，抬头看了眼小白家的大门，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红色的木质大门已经开始掉漆，门的两边还贴着去年的新春对联，李纯迟疑了一下，便小声地叩了叩门把手。

不一会，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响了起来：谁啊？

李纯猜测这一定是小白的妈妈，便将声音提高了回答：阿姨，是我，我是李纯。

那脚步声由远到近，由慢到快，门一开，穆妈妈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将李纯让到院里，一边抢着帮她拿行李，一边朝她身后张望了一下，脱口问：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小白呢，没跟你一起回来吗？

李纯的心顿时咯噔了一下，强忍着笑着回答：哦……阿姨，是这样的，我出差顺路过来看看你们，小白不是刚考完试吗，考得挺好的，最近忙着打工，托我过来看看二老。

穆妈妈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这孩子，哪能第一次回家就让你一个人登门的，等我见到他非说说他不可，小纯啊，一路上累了吧，赶紧进屋歇歇脚。

李纯走进那间不足40平的小屋，环顾四周，墙壁上因为潮湿泛出大片苔藓，桌子上的菜篮里摆着剥到一半的大蒜，一条米白色的布帘隔出个小间，电视里正在播京剧，穆爸爸跟着小声地哼唱着。

见李纯进来，穆爸爸先是上上下下将她打量了一遍，随即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拍着自己的头：你是小纯？哎呀，跟照片里一样漂亮，来来来，床上坐。穆爸爸将身体往里挪了挪，为她腾出一块地方。

穆妈妈和穆爸爸望着李纯笑，李纯能感觉到两位老人对于自己的忽然到访很开心。她从包里掏出几包人参和鹿茸，放到桌子上：叔叔阿姨，这次出差来得太匆忙，也没带什么给你们，这是我老家的特产，给叔叔泡酒喝，对身体很好的。

穆妈妈拉起李纯的手：你这孩子真是，阿姨知道你们在外面都不容易，下次可不准啦，你看你瘦的，脸色这么差，阿姨晚上杀只鸡给你补补！

李纯慌忙摆手，她记起小白曾经告诉过自己，家里的鸡父母是根本舍不得杀的，全指望它们多下点蛋，赶集的时候到镇上换些钱给哥哥买药。小白的妈妈原本是上海知青，下乡的时候来到绿中，后来认识了穆爸爸，就留了下来，一辈子窝在大山里再也没出去。看谈吐，还是能感觉出不似一般的农村妇人。

李纯看着两位老人，心里有说不出的亲切和难过。和小白在一起这么久，幻想过无数次与他父母见面的场景，可是她从来没想过，真的见到时，却是自己一个人，旁边早已没有了他。

从他们的话语里，她知道小白并没有回老家，心里的担忧就更深了。但此时此刻，她只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帮穆妈妈剥蒜，陪穆爸爸闲聊。

看着小白小时候的照片，有很多次她都差点掉下泪来，只能笑得更大声掩饰自己的尴尬。小白三岁的时候穿着女孩子的娃娃裙站在阳光下一脸天真地笑，小白五岁的时候骑着三个轮子的自行车摆出一个很酷的手势，小白12岁的时候拿着机关枪站在院子里，小白18岁的时候考上大学，一个人在前方笑得很荣耀，身后是人山人海的村民，小

白19岁时寄回他们的合影，那时候的自己穿着白裙，头发还没有现在这么长，挽着小白，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

开发自己的价值 (2)

李纯只能在穆妈妈的介绍声中假装傻笑，穆妈妈还说，等过完年一定要去你家里登门拜访，把你们两个人的喜事定下来，你们俩也不小了，小白这个岁数在乡下都算晚婚了。李纯笑着答应，她多希望穆小白能够忽然出现，像美少女战士中的夜礼服假面一样，在月野兔每一次遇见危险时，都能出现在她身边。

夜里，她躺在布帘内小白的床上，床头还摆着这些年小白得的各种奖状，徽章。她一个个抚摸上去，泪水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

她只能一面捂着嘴，一面将被子贴近脸庞，心里一遍一遍地问：穆小白，你这个王八蛋，到底跑到了哪里？你忘记我们说好的，永远永远都不离开对方了吗？

她一遍一遍地问，却没有任何回音。

窗外寂静，暮色一片，她睁着空洞的双眼，直到天亮。

陆染将枕头直直地砸到周傲的头上，大声喊：骗子，你们全家都是骗子！

周傲将枕头丢回来，满脸笑嘻嘻的，一副滚刀肉架势：骗子？还我们全家都是骗子，骗你什么了？我还真就告诉你，你情我愿，就不叫骗，当初我是逼你嫁给我了，还是逼你生小傲了？没有人拿刀架在你脖子上，让你做这些事情吧。

陆染气得胸口发疼，周小傲在旁边不争气地哭了起来。陆染颓唐地坐在床上，恨恨地说：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我，怎么就不听我妈话，嫁给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你妈当时怎么说的，你怎么跟我说的，你是不是说过，只要我生完周小傲就算完成任务，一天都不用我带，现在可倒好，啊，让你妈抱一会，她就头疼肩膀疼屁股疼的，不抱的时候什么毛病都没有，敢情周小傲是定时炸弹啊，一抱浑身是病，照这么说，有人想生病的话，直接把周小傲拿去用一用，包他浑身百病！

周傲一听来气了：你怎么说话呢你，我妈那么大了，又得操持一家老小，你以为像你似的一天没什么事，就知道找架吵呢，你真闲得无聊，你就看看周小傲，孩子都哭成那样了，你连管都不管，你这当妈的能不能有点责任感？

不提责任感还好，一提陆染简直炸开了锅：你跟我谈责任感？周傲，你跟我谈责任感？真是世界一大奇观，我真应该拿个大喇叭出去宣传宣传，你居然跟我谈责任感？好，那我现在就跟你算算账，现在不都流行夫妻AA制吗，咱们也赶一把潮流，白纸黑字写清楚，周小傲的奶粉钱，一罐190块，尿布湿，一包160块，一个月4罐奶粉，4包尿不湿，房贷2300块，你加我每个月吃喝拉撒至少1000块，咱们现在就AA，AA！

周傲一脸痞相：说得自己跟个救世主似的，你连工作都没有，还AA？你A得起吗你！

陆染怒火中烧：我问你，从这小东西出生到现在，你妈拿一分钱了吗？还不是我妈一直在倒贴，你也好意思跟我谈责任感？

周傲呲牙咧嘴，暴跳如雷：你妈倒贴，你妈愿意倒贴，我逼她贴了，还是我*她贴了？有本事你让你妈别贴啊，你们这些乡下人，花一点钱心就疼得厉害，大早上冲我嚷嚷什么，好运也让你嚷成霉运了，我说我他妈的最近怎么把把点炮，原来全都是让你这个倒霉玩意儿搅和的。

周傲边说边拿外套要走，陆染横在他面前：你敢走一个试试，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家门，前脚走我后脚就把离婚协议书写好，搁在桌子上等你签！

开发自己的价值 (3)

周傲一把将她推开：我还真就告诉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要是真想离婚，我绝不拦你，把周小傲给老子留下，你自己有多远滚多远。说完，便恶狠狠地带上门，绝尘而去。

陆染面对着张着大嘴哭个没完的周小傲，气得浑身发抖。多少次，她跟周傲这么吵完，心一横真想就这么散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离婚的也不是她一个人。

但冷静下来，问题就铺天盖地地朝她砸了过来。

首先，周小傲怎么办，毕竟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无论如何，她都接受不了骨肉分离。不要，她自己受不了，父母也不可能让她这么做。要，周家在法院有门有路，真打起官司来，吃亏的还不是自己？再者，钱呢？把周小傲养大，耗资不亚于在这个城市买套房子。生了周小傲之后，开支陡然增大，她必须得找份工作，维持开销。现在这种情况，要不是双方父母接济，别说周小傲，就连她和周傲都得喝西北风去。

还有，木棉毕竟是个小地方，风言风语能淹死人。这要是一离婚，那些碎嘴的老太太保证天天恨不得把手指戳到全家人的脊梁骨上，这么生活下去人早晚得抑郁而死，以一敌百，明显就是自不量力。

离婚倒简单，民政局换个本儿，但以后呢？快三十岁的人了，卷着铺盖再回父母家？就算能回去，靠什么生活呢，总不能一张嘴变两张嘴，朝父母要饭吃吧。还是等着陆清救济自己？回木棉，一天到晚听着二老唉声叹气，自己没什么出息也就算了，还给父母添堵，还是省省吧。陆清以后肯定是要留在上海的，将来也会有自己的小家庭，姐妹感情再好，也不能这么拖她的后腿。

还有周小傲，如果争到了抚养权，有朝一日他长成少年，睁着天真无辜的双眼问自己：妈妈，你为什么不与爸爸生活在一起？这样的

问题她该怎么应付？两个人再吵再闹，好歹也是一个完整的家，周小傲至少有妈有爸。

每当陆染想到这些问题，就会恨恨地把手中拟好的协议书撕个粉碎，然后又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将日子过下去。问题依然解决不了，她和周傲还是成天在吵，她总是想，忍吧忍吧，忍忍也就过去了，为了孩子，就这样过下去吧。

为了孩子。

这句话她实在是太熟悉了。自从怀上周小傲，这话好像就成了她的人生格言，为了孩子你要多吃一点啊，为了孩子你就不能忍忍吗，为了孩子就别跟他计较了，为了孩子得多赚些钱啊，为了孩子累点也值了，为了孩子也不能离呀……好像一个女人，只要有了孩子，自己就变成了一件毫不重要的附属品。自己的人生？哈，笑话，哪还需要人生，以后的每一天，自己都得变成一个飞速旋转的陀螺，一个必须为了孩子努力过活的人。

这就是人生，就是生活。从人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必须走这样一条早就被设计好的路：读书，工作，结婚，生子，看着孩子长大，再结婚，再生子。

陆染想到这儿，嘴角浮现出嘲弄般的笑，十点半，孩子又该喂奶了。

蒋美颜拥着米亚回到烟色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刚一踏进门，服务生就急匆匆地跑过来，说谭经理吩咐过了，赵米亚一回来就让她到经理室去一趟。蒋美颜拍拍她的肩膀，目送她过去，然后自己就先回了房间。

脚还没等站稳，谭经理劈头盖脸就骂了过来：我说你小小年纪可真够狠啊，你他妈才刚来几天啊，毛都没长全就想着飞啦，学什么不好还学上这口了，不懂行就瞎玩儿，还明晃晃放在包里，我不管你是从谁的手里拿的货，你现在立刻给我滚，我这里水太浅，养不起你这个姑奶奶！

开发自己的价值（4）

米亚委屈得又快哭出来了，这几个小时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就跟电影里演的一样，她刚从鬼门关出来，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不给自己伸冤昭雪也就罢了，还关起门来窝里斗。她试图为自己辩白：谭经理，我也不知道那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从来都没有从谁那里拿过，你一定要相信我啊！

谭经理歪了歪嘴角：得，你还是快请吧，赶紧回去把东西收走，你一句不知道，差点没害死我，我还有一家老小四张嘴等着吃饭呢，今晚这事儿，里里外外找了多少人才把你疏通出来，好说歹说才没封店，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最近严打这片儿都封了多少家了，你赶紧赶紧，另谋高就。谭经理一边说一边把她往门外推，咣的一声关紧了房门。

米亚站在门口，回想起这几个月里自己所受的委屈，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

蒋美颜看见她像个游魂一样站在门口，赶紧把她让了进来，问道：出什么事了啊小米？谭王八是不是为难你了，告诉我，姐们给你出气去！说着就要往门外走。

米亚一把将她拉回来，抽泣着说：不用了，我被开除了，以后你一个人要好好保重。边说边走到自己床边，将衣服化妆品一股脑地倒进大包里。

蒋美颜震惊地看着她：这谭王八做事也太绝了，还没查清楚就要炒你，我非得让他见识见识姑奶奶的厉害。米亚连连摇头，看着她，认真地说：不用了，真的不用了，直到今天我才明白，是我不自量力，我羡慕你，羡慕你们这些能在北京拼下去的人，无论如何，谢谢你这么挺我，要是没有你，我现在估计还在局里蹲着呢，蒋美颜，谢谢你。

蒋美颜拉住米亚的手，一丝愧疚在她的眼睛里稍纵即逝：你说什么呢小米，咱俩永远都是好姐们，就算你不在这儿了，以后有什么事，一个电话我随传随到。她像忽然想到什么一样，继续说：不过，你以后有什么打算，不想在北京继续呆了吗？

米亚很茫然，她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下一步该怎么走，只能机械式地摇摇头：不知道，也许回老家当个幼师，过两年找个合适的人嫁掉算了，也好过自己这么漂着，一点方向感都没有。

蒋美颜有些急了，赶紧将她引到主题上：你前段时间不是跟我提过一个经纪人挺喜欢你的嘛，你就这么走了，灰头土脸的，不觉得可惜吗？

见米亚陷入深思，她乘胜追击：像我们这样的女孩，就该在还年轻有点本钱的时候，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最大，这样才不枉此生，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站在马路边，看到一个漂亮女人开着宝马从我面前经过，眼神儿里全都是居高临下，那气场，当时我就对自己说，蒋美颜，凭什么她能坐在车里蔑视你，你就要站在马路上吹尘土？小米，机会和命运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你怎么能确定，你就不是下一个基乐乐呢？

离梦想越来越近（1）

李纯逐渐接受了这事实：穆小白消失了。

或者说，穆小白正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每天吃饭，上班，睡觉，搭公车，读报纸。偶尔会像她一样，跟着同事去吃大排档，在人声鼎沸中叫上一瓶啤酒，周末的时候起得很早看湖人，科比一出场时仍然兴奋得大叫。

穆小白依然存在着，唯独在她的世界里消失了。

她不再有那些不着边际的想法：他电话没电了，他忘记了带电话，他只是躲起来过一阵子就会回来的，他打算把一切的事情解决完再来见自己，他换了电话号码，甚至是，他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都拿这些借口骗自己，因为不骗自己，她就要发疯，就感觉自己快要死了，活不下去了。

直到从绿中回来，她逐渐平静了。临走的时候穆妈妈非要她带上一包鸡蛋，她几番推辞都没拗过老人。上火车的时候，那包鸡蛋被人群撞了很多下，她死命地抱在怀里，好不容易挤了上去。刚一落座，就把布包打开来看，碎了好几只，明晃晃的液体还在从蛋壳里往外涌，李纯看着这包面目全非的生鸡蛋，在火车上放声大哭起来。

火车开了一路，她就哭了一路，哭哭停停，哭累了就靠在座位上空洞地盯着地面，过一会儿再继续哭。

邻座的中年女子实在看不过去了：小姑娘，你没事吧，这么哭身体是要哭坏的。她一边摇头一边摆手说没事没事，一边继续哭。就跟这辈子没哭过似的，就跟要把这辈子的眼泪都一次流干净似的。

车厢里人声嘈杂，旁边有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在斗地主，笑声很大，对面座位坐着一对夫妇，女人怀里抱着一个约五六岁大的小女孩，正沉沉地睡着，长长的睫毛垂下来。李纯喜欢这个环境，喜欢这些人群，喜欢可以毫不设防地在陌生人面前肆意流眼泪的感觉。她就这样一直哭到火车到站，直到下车的时候肩膀还止不住地颤抖着。

她不知道穆小白如果能看到此情此景，会不会从心底感觉到疼。她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她恨他将自己苦心构建的城堡不费吹灰之力就摧毁了，瞬间，片瓦不留。

回到家，她打开手机，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离开快一个星期了。

景佳的消息铺天盖地：

你没事吧？马大爷正开会发飙呢，说等你回来要弹劾你，你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我说哥们，你这下红了，上咱们部门大白板头条啦！

李纯同学，请你不要上演恐怖片了，不知道组织担心你吗？请速与组织联系。

我真的要被你吓死了……开机回电好吗？

李纯还没读完，陆染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接通，那边怒气冲冲：我告诉你李纯，这次是真的，我要跟周傲那个王八蛋离婚！

李纯已经习惯了，每次陆染和周傲吵完架，她都会信誓旦旦地发表一遍自己的独立宣言，俨然一个女权主义者，颇有要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架势。李纯调整了一下状态，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小染姐，我严肃地告诉你，你和周傲的问题就跟先生鸡还是先生蛋的问题一样，充满太多不确定性以及各种版本各种可能，但最后的答案永远是那么一个，无解！

陆染不死心，依然在电话里狂吼：我没跟你开玩笑，这次千真万确，绝对是真的，你这两天有空没有，我去你那儿呆几天，让小白先住同学家。李纯刚要开口，忽然觉得在这个关口拒绝她太不厚道，便生生地把话咽了下去：好啊，来吧，小傲怎么办？不行放到他妈那儿待几天，你过来后我们再研究方案吧。

离梦想越来越近（2）

挂了电话，才想起还没回景佳的信息，算了，反正明天到了公司就能见到了，李纯感觉周身酸痛得厉害，好像刚走完两万五千里，合着衣服很快就睡着了。

这夜，她没有梦见穆小白，也没有再做噩梦。

米亚站在那儿，看着那辆黑色奥迪朝自己驶过来。

苏俊走下车，从她手里接过包，放到后座上，又绕到前面来，为她打开车门。她迟疑了一下，便抬脚上了车。她喜欢优雅的人，都说在国外，男人为女人拉车门、挂衣服是种礼仪，她就觉得国外的素质教育普及得很好，中国男人还得个二三十年才能赶上绅士步伐。像自己之前交往过的那些半大小子，就知道跳舞，满街地淘，上车的时候能等你就不错了。

刚来北京的时候，米亚就觉得北京男人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好像个个知识渊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像百科全书一样无所不通。时间长了，就再也不那么觉得了，现在在她眼里，北京男人装腔作势，有着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尤其看不起外地人。

有一次，她们几个小姐妹去逛IKEA，四个人排成一队，等着结账。忽然上来个四十左右岁的老男人，嘴里喊道：让我过去，让我过去。米亚觉得他可能有什么急事儿，一侧身就把他让了过去。结果这老男人堂而皇之地加塞儿到打头的蒋美颜前面了。蒋美颜当然不愿意了，就跟他讲：你没看见都在这儿排队吗？你急，谁不急啊？老男人也不知道是吃错了什么药，把手里的东西一摔，转过身来就开始破口大骂：你们这帮外地臭打工的，不在你们的地界儿呆着，跑我们北京凑什么热闹，就因为你们，北京人口才这么多，交通才会严重堵塞，你们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收银员居然还投以赞许的目光。一时间，四个女孩全呆了。蒋美颜把东西放到地上伸腿就要踢，米亚和另两个女孩好不容易才把她拽

走，东西一样都没买成。

这种事儿，遇得多了，就渐渐习惯了。米亚觉得，想在大城市混，就必须装孙子，忍者神龟都是怎么炼成的？脸憋绿了也得忍着。

出了烟色，她打电话给苏俊，在电话里这样跟他说：我能见一见你吗？

其实，她根本不知道见面了应该怎么跟他说，她也做好了被拒绝的打算，凌晨四点，这是大多数人的睡眠时间，他不出来也实属常情。但意外的是，他的声音听上去那么清醒，好像还没有睡的样子。见了面之后，他就拉着自己满城地跑，也不问她要去哪儿，发生了什么事。

车上放着很轻的音乐，周围静静的，起初她还有些拘谨，后来在这音乐声中渐渐感觉松弛下来，靠在座位上差点就睡着了。

再睁开眼睛的时候，才发现苏俊正盯着自己看，她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便清清嗓子说道：我不想再在烟色干下去了……我……我辞职了。她实在不想在他面前那么丢脸，如果告诉他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自己又是如何被赶出来的，那种话她实在说不出口。

苏俊好像一点都不意外，漫不经心地把话接过来：我看挺好，那地方不适合你，我有个朋友弄了个时尚网站，据说规模还挺大，要不介绍你过去做点什么？

米亚有点蒙：我？我从小就跳舞，也只会跳舞，除了跳舞我从没想过自己还能干别的，我能行吗？

苏俊笑着说：你见哪个人刚生下来就什么都会的？你这么聪明，肯定能行，具体干什么看你适应程度，女孩子老跳舞不是个事，都是吃青春饭的。

米亚撇撇嘴，学着苏俊的语气：你怎么跟我妈一样，动不动就说，都是吃青春饭的。苏俊看了她一眼：小家伙，你还挺贫，看我会怎么收拾你。米亚一愣，再一看周围早就出了市区：你要带我去哪

儿啊？该不会打算把我卖掉吧，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把卖我的钱分我一半儿成吗？

苏俊哭笑不得：你们这些小姑娘怎么这么伶牙俐齿啊？到了你就知道了，放心吧，我没你想的那么坏。

米亚靠在座位上陷入了深思，她又想起刚才自己追问蒋美颜到底是谁把自己捞出来的时候，她闪烁其词地回答：嗨，你就别管了，总之是个大人物。

这城市灯火灿烂，充斥着无数大人物，每个人都想跟大人物沾沾边儿，因为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早一些站稳脚跟，在这里混出个样子来。她看着身边的这个“大人物”，心里知道等一下可能会发生怎样的事儿，她不得不承认，蒋美颜的话对她起了作用，是啊，她为什么要灰头土脸地回去？她还没有实现梦想，还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黑暗中，在车灯的照射下，赵米亚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她知道，她离梦想越来越近了。

舒适恬静的田园生活（1）

星期六，陆染双眼泛满血丝，看样子又是一夜未睡，李纯刚将门打开，她就侧着身子像兔子一样跳进来，边走边说：我越想越生气，他昨天回来的时候一身酒气往我身上凑，我推了他两下他就开始骂我，我真后悔自己没录下来，今天给你听听周氏国骂，原音再现。

陆染一边说着一边往冰箱处走去，打开来看空荡荡一片，又像自言自语般继续说道：我说你和穆小白这日子怎么过的呀，你们俩天天不吃不喝在家练“绝食神功”哪，连瓶水都没有，赶紧给我倒杯水去。说着，便不由分说地将那只印有红心的杯子塞给了李纯。

李纯抬起头看了看钟，才六点四十，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杯子，有点恍惚，站在饮水机前倒了满满一杯，直到快溢出来了才关掉开关，送到陆染面前。陆染喝了几口水，又继续说：你今天要上班的吧？一看就没睡好，面黄肌瘦的样儿，分明就是被资本家剥削过度的剩余产物，赶紧躺着去，再睡一会，我们那边今天没什么事儿，我就不过去了，等你中午回来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李纯决定跟陆染摊牌：小染姐，我今天是得去公司一趟，但不是去上班，是去辞职。

陆染差点把水喷了出来：什么？前段时间不说做得挺好的吗，怎么忽然就要辞职呢，是不是找好了下家想跳槽？

没，我就是想休息一段时间，最近太累了。

陆染忽然从床上站起来，走到李纯面前，盯着她看了一会，又看了看房间里的摆设，瞬间什么都明白了。你行啊你，李纯，刚进社会半年多，钱没赚多少本事倒大了，都会玩心理战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挺得住，今天要不是我来，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

李纯哇地一下哭了出来，边往陆染怀里靠边喊：小染姐……呜呜……小染姐……

陆染太了解这个跟陆清年纪相仿的女孩了，有什么事都习惯一肩扛，打死都不肯主动说一句。上次过来看她，床头上摆着两个人的亲密合影，衣柜各自一半，墙上的留言贴全都是腻死人的话。现在，这一切都清空了，屋子里只有李纯的气息。

是小白*？李纯遇见更合适的人选了？这两种情况发生在他们两个身上都不太现实。陆染迅速在脑海中过滤种种可能，却怎么都没想到事情是这样的版本。

在李纯断断续续的描述中知道了整个事情的经过，陆染不禁叹了口气：我看时代不把你们这些孩子活活逼死，是根本不会罢休的，学历，文凭，中国这应试教育什么时候才能改改，多少年了都没个起色！都说学历就是敲门砖，关键还是得看能力啦，但没学历，你就连个扔砖的机会都没有，我要不把这个成教专科毕业证弄到手，就连那个小旅行社都不可能要我！

看李纯一脸阴沉，她转移了话题：小白的事情先放一放，晚点再说，你等会儿洗把脸，我跟你一起去公司，你看你瘦的，恨不得一阵风就能吹倒，你这么出去我可真不放心，我先陪你把东西拿回来，然后去超市买点菜，中午我们吃糖醋排骨，怎么样？

李纯朝陆染点点头，从小她就希望自己能有个哥哥或姐姐，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会挡在自己面前说：别怕，有我呢。

这种感觉真好，让她在某些时刻甚至忘记了自己刚刚经受了如此大的变故。

收拾妥当，两个人站在路边等车，前后跳上了22路。

人满为患，一人拽着一只拉手，摇摇晃晃。

舒适恬静的田园生活 (2)

陆染看着窗外的风景，缓缓地说：都说城市好，人们就像蚂蚁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进来，想在城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可是，出去一趟连个座儿都捞不到，人挤着人，头挨着头。

车停在站点，又上来两个互相搀扶着的老人。

陆染看见后，接着说：想象一下，如果我父母生活在城市里，七十多岁，头发花白，身体佝偻着挤公交车，我肯定会觉得很心酸，咱们家乡虽小，但无论去哪儿，走几步就到了，没有堵车，没有排队，没有这么大的竞争和压力，虽然赚得不多，但是上班晚，下班早，傍晚吃完饭，一家人看看电视，也挺好的是吧？

李纯想起木棉的生活，人们总是懒懒的，永远一副刚起床的样子。起来以后随意地吃点东西，老人在阳光下读报纸，孩子在小广场上追逐嬉戏，不像城市里的人，总是那么匆忙地赶路，他们究竟是要从哪儿去哪儿呢？

小时候，自己最想在大公司里做白领，穿高跟鞋，紧身裙，走路来充满职业范儿。等真的成了后，才知道白领是这时代最穷的一拨儿人：要面子，衣服穿好的，护肤品全是大牌，就算再穷，也梦想着买一只真的LV，去掉衣食住行，还喜欢拿剩下的钱喝两杯咖啡，弄两本安妮宝贝，村上春树，一个月也就光了，信用卡，银行卡在钱包里排了一排，里面却取不出几张钞票。

就像李纯，表面上风光无限，在这个薪水不高，消费却很高的城市里月入4000元，其实什么都不当，但在木棉，一个月4000元是什么概念啊，家里人都会觉得女儿很有出息。隔壁邻里的话，李纯也不是没听见过：李家那闺女，飞上枝杈变凤凰呦，一个女孩子家家的赚那么多钱，有本事得很。

光凭她自己？现在的年轻人很复杂，想在一个地方站稳脚跟，不付出，难哟。

每次李纯听到这些闲言碎语，都会怒视散播者，没事在背后嚼舌头，连个没结婚的姑娘都不放过，好端端扣上这么一顶帽子，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当做没听见的。

自己曾经很羡慕表姐能够经济独立，在木棉的时候也向往在大城市里生活，但真的身处在这个环境后，李纯心里百感交集：那些所谓的光鲜，其实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城市的表面越是浮华，背后就越是伤痕累累，在这个布满巨大广告LOGO、时尚商场的诱人城堡里，每个人都变得贪图享乐，可去掉华丽的外衣，人们最终留给自己的，除了每个月要缴纳的信用卡账单，房贷，还剩下什么呢？

米亚随着苏俊走进这片高档住宅区，一路无语，直到B楼302室，苏俊将钥匙插进锁里旋转，两人停下脚步。苏俊随手将灯打开，刹时，灯壁辉煌。房间整体设计以灰、黑、白为主。棚顶正中间，一只层层下坠的水晶灯，四角分别是四排小小的射灯。米亚注意到，右手边进门处，是一个小小的吧台，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红酒和洋酒，高脚杯倒挂在上，发出晶莹的光。

苏俊为她拿了一双女式拖鞋，蹲在地上，等着她换。米亚受宠若惊，总觉得眼前的一切都那么不真实，仿佛在做梦。她边脱鞋边小声说：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了。

她随着苏俊来到沙发边，苏俊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米亚就坐到那里，看苏俊去吧台拿了两个玻璃杯，开了一瓶芝华士，又从冰箱里拿了一瓶绿茶，取了一些冰块，回到她身边。沙发如此柔软，苏俊的脸在昏黄的灯光下变得有些诱人，她不知道要将目光投到哪里，只能盯住自己的拖鞋来回地看。

苏俊将调好的酒递到她手里，说：小家伙，我们不谈这个话题，跟我喝点儿酒，等下去洗个澡，好好睡一觉。米亚先喝完酒，走进了浴室，留下苏俊继续在那里品酒。

一进浴室，米亚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哇噻，这场景也实在太壮观了点儿，她立刻感觉自己好像土老冒进城，看哪儿都新鲜。巨大的浴

缸上挂着两条白色浴巾，地上铺着五光十色的鹅卵石，浴室和客厅之间，只有一面宝蓝色的玻璃，海天一线，她*衣服，边放水边钻进浴缸里，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条自由自在的美人鱼。

正兴奋着，一转身，看着苏俊正隔着玻璃，朝自己微笑举杯。

米亚惊呆了，苏俊难道能看到自己洗澡吗？她立刻为自己刚才的举动后悔起来，脸瞬间红成一片。

磨蹭了半天，趁苏俊不注意，才抓起浴巾裹住身体，检查了一遍看它是否有脱落下来的可能，又把头发用毛巾包好，才缓缓地走了出来。

走到苏俊旁边，并没有感觉出他有何异常，自己又朝浴室的方向看了看，只能看到宝蓝色的玻璃。她一颗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原来这玻璃只能从里面看到外面，她终于反应过来了，朝他嗲叫着：哦，原来你刚才在耍我！

苏俊仍然不紧不慢，抬手指了指窗外：好啦，看来我们真得天亮说晚安了。说着便拉起她的手朝卧室的方向走去，她侧头看他，这个男人有着二十几岁男人没有的从容不迫，有着四十几岁男人没有的健壮身体，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感激还是感动，总之在这个夜里，她感觉自己有那么一点喜欢他了。

他把她抱上床，用白色的绵软双人被紧紧包好她的身体，然后在她的额头上留下了临别一吻：晚安，小家伙，明天见。

米亚一瞬间不知道说什么好，眼看着苏俊从视线中一点点消失。直到听见他发动汽车的声音，才恍然明白：他居然没有碰她的身体！

困意全无，她实在想不通，这个男人这么帮她，带她回到自己的家，给她喝酒，让她洗澡，却在最后一刻对她说，明天见。她甚至都已经准备将自己的身体交付给他，这一切顺理成章，你情我愿，可是他居然——不要她。

她一头雾水，整个人缩在被子里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这个男人，开始让她刮目相看了。无论如何，他是个好人，是这个浮华城市

里，所剩无几的好人。

辞职 (1)

李纯刚走进公司，就看到大白板上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无故旷工，扣除年底奖金，并按每天100元罚款处理。陆染跟在李纯身后，看到此景，小声地在她耳边说：喂，你们这是什么单位啊，简直比黄世仁还黑，赶紧收拾东西，撤退。

李纯哭笑不得：这就是私营企业，*裸地压榨着我们这些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老板人精儿，得扣就扣，在剥削我们这件事上从不手软。

两人一路小声嘀咕着来到李纯的办公桌前，景佳正在玩连连看，一见到李纯就像看到灭绝物种一样扑了过来：我说哥们你可算现身了，马大爷天天开会时都要以你做反面教材，一说就是十几分钟，分三步走，大喊李纯，一拍桌子，一跺脚，我耳根子都快被他磨起泡了。说完看到陆染：呀，这是小染姐吧，久仰久仰，长得比照片上的还漂亮呢。又转头对李纯说：他正在办公室，你等会小心点。

景佳边说边朝陆染点点头，陆染也回以礼貌的笑。李纯跟陆染说：你先在这帮我收拾一下东西，等我会儿，我去跟老板打个招呼。陆染点点头，又不放心地跟她说：他要是敢说不好听的就喊我，有我在你别怕啊。

李纯刚进马大爷办公室不到三分钟，里面就传来一阵怒吼：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无故旷工，你还有没有点团队意识，就因为你手里的活压着完不成，设计部全组人员一个礼拜都没加班，你知道你给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吗你！我要不是看你工作还挺认真，创意还不错的话早就把你开了，你必须检讨，这个星期晚上十点前不得离开公司，把之前落下的工作加班加点追回来！

门外的同事都听见了他的狮子吼，一瞬间聚集在门外准备看这场好戏。景佳和陆染也闻声赶过来，陆染推开层层人群，咣的一声推开了门。

李纯看着陆染，喊了声小染姐。

马大爷有点愣，刚要开口，就被陆染的话给顶了回去：《劳动法》明文规定，劳动者每天加班时间不能超过四小时，每月加班时间总数不能超过48小时，可据我所知，李纯在你公司就职期间，每天加班时间高达五小时以上，你不仅没有支付员工加班费，还天天超时，你的行为是想告诉大家，你对我国法律不屑一顾吗？

门外的同事全都傻了眼，景佳看着面前这个身材娇小，却气势十足的女人，暗自在心里叫了声好。

李纯也呆住了，此时此刻的陆染，条理清晰，头头是道。

马大爷刚想答腔，陆染又继续说道：《劳动法》还明文规定，员工请病假一律不得罚款，可是我在你公司的布告栏上，清晰地看到你对公司员工请病假一事做出的罚款处理，还有，李纯的情况根本不能算无故旷工，她通过同事代为请假，所以你刚才所说的无故旷工是不成立的，就算是无故旷工，员工也应该享有带薪年假的权利。

他听到此处，好像抓到了她话语中的纰漏，得意地笑：这位小姐，我还以为你很精通法律，你不会连这个也不清楚吧，李纯来我公司才半年时间，根本就不够资格享受带薪年假，我看你还是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别在这里大呼小叫的，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在这儿磨牙。

李纯拉了拉陆染的袖子，示意她不要闹下去了，陆染看了李纯一眼，朝她做了一个不要紧的表情，又镇静自若地回答：没错，李纯的确不够带薪年假的条件，可据我所知，贵公司所有超过一年工作年限的员工，可都从来没享受过你刚才所说的待遇。

辞职 (2)

陆染转身看向大家，继续说：如果公司不准员工休假，员工是可以向公司索要这一部分费用的，今天我就当给80后的小朋友们扫盲了，让大家看看，自己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机制下生存着的。

她话锋一转，句句清晰地对马大爷说：今天我们是想告诉你，你被炒了，因为像李纯这种既优秀又漂亮的女孩，留在这里一分钟，都是对她的损失，请你告之财务部，妥善结算好李纯当月薪水，少一分一毫，我都会向有关部门投诉到底！

说完，她潇洒地拉过李纯转身走出人群。身后不时传来“我靠，这也太酷了”，“好有范儿，我喜欢”，“姐姐好帅”的声音，还有两个男孩控制不住地拍手叫好。

只剩下马大爷还张着嘴巴，一脸愕然地站在原地。

两人快步跑下楼，直到走出办公楼，才气喘吁吁地相视一看，爆发出快乐的笑声。

小染姐，我说你真是深藏不露啊，你刚才可真是把我镇住了，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你吗？李纯一边笑着看她，一边拿胳膊撞了她一下。小看我了吧？怎么说我也比你多吃了七年咸盐，多喝了七年开水，多穿了七年开裆裤啊，没吃过猫肉还没听过猫叫吗？跟周傲过了这么多年，耳濡目染，多少也能混个小本毕业吧！陆染朝她挤挤眼睛，一脸得意。

多穿七年开裆裤？哈哈，你这个暴露狂。

我靠，我让你跑，你等着！

两个人在阳光下一路嬉戏，无忧无虑，只有快乐。

那天，她们俩去超市买菜。

大白菜2块8，茄子4块5，芸豆5块2，猪肉12块一斤，杂七杂八又买了点日用品，给周小傲选了一顶帽子，又提了桶百事可乐。李纯身

体不好，得多喝点牛奶，家里没油了，刚好打特价，陆染赶紧放进车里。一结账，差几块就三百了。

陆染争着抢着付钱，李纯急了：来我地盘儿，让你埋单，传出来还不让世人笑掉大牙？一边去一边去。

陆染不干：你一个人在外开销本来就大，房租水电煤气哪样不得花钱？再说还有小傲的帽子，哪能让你付呢。

李纯就有点不高兴了：小染姐，你跟周傲在一起，别的没学会，光学会怎么让人生气了，我好歹也参加工作了，不再是以前的穷学生，你还不让我表现表现啊？

陆染一看，得，后面排得老长，等得已经不耐烦了，就没再争执下去。

一路上，两个人提拉着大包东西，离李纯住的地方只有两站地，天又不冷，就边说话边往前走。

李纯说：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以前在家往沙发上一躺，水果抓过来啃两口就放下了，完全没想到这东西居然这么贵，买几个苹果就得十几块钱，以前我妈一说，不用的灯关掉，我心里就想，老太太咋这么抠门呢，点几个电字能花几个钱，直到自己出来生活才明白，走得快着呢。

陆染答腔：是啊，老觉得没买什么没买什么，一到结账的时候就几百，一百块破开就没，周小傲就跟吃钱的机器一样，每个月的拖儿费就要800块，这还是最便宜的，我们家隔壁的那个小姑娘，你还记得吧，就是长得很漂亮的那个，她妈妈送她去的机关幼儿园，一个月就要1500块咧，我能赚多少呀我！你把钱扔进储蓄罐儿里，还能听个响儿，混个心里乐呵，但把人民币换成食物流进那小家伙的嘴中，连个回音都听不到，那肚子就跟无底洞一样，整天看见我就是，妈，饿呀，妈，还有吃的没啦。

李纯眼前不禁浮现出那小家伙的调皮相，笑出了声：小傲算好的了，至少两家老人都疼着宠着，亏不到嘴巴就是了，难的是我们这些

大人，吃的用的天天都在涨，工资那边又想方设法地被扣掉，一提到这事儿我就头大，小染姐，你说要是人不用工作该有多好啊，每天就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一共就活短短几十年，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呢？

陆染踢着面前的小石子，仔细思考着李纯的话，是啊，小时候为学业所累，长大后又要为生计奔波，结婚后为家庭而烦，为孩子而活，好不容易等孩子长大了，自己也老了，这么仔细一想，人这辈子还真没意思，但能怎么样，总不能因为这些就死了吧，就连死，成本也是很高的，据说现在墓地涨得比房子都贵了。陆染自嘲地笑笑，城市里灯光闪烁，她和李纯各自陷入自己的情绪中，一路上都没有再说话。

家庭战争 (1)

在家过了段闲散的日子，彻底变成了无业游民。每天想几点起来就几点起来，素面朝天，再也没有人会唠叨你衣服不够整齐，妆容不够得体。饿了就随便泡碗面，或者从冰箱里抓一盒饼干，倒在床上看偶像剧，一过就是一天。

李纯觉得自己彻底要变成宅女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进，零社交，零感情。

她渐渐适应了一个人生活的步调，唯独恐惧两件事：一是失眠，二是生病。

一失眠，刚刚觉得有些复原的心，又裂开了缝，慢慢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痛得她无处可逃，脑海中关于穆小白的点点滴滴好像过电影般重现。

生病就更可怕了，所有负面情绪都涌了出来，一个人在房间里昏昏欲睡，连碗热汤面都吃不上。有一天临睡前，头痛欲裂，第二天起来感觉整个人都快被烤熟，一试体温，39度5。李纯忽然间很害怕，假设自己在这狭小房间里活活病死，首先发现她尸体的人肯定是景佳或陆染，她们平均三天通一次电话，等她们发现自己的时候，估计尸体都硬了。

李纯吓得赶紧穿起大衣逃出门外，挣扎着到社区诊所里打点滴。其他生病的女孩，身边全都有男朋友或者家人陪着，更衬托得她形单影只。但无论如何，她都觉得在人群里才是安全的，至少自己不会悄无声息地死掉，至少在自己晕倒的时候，还有被人发现的可能。

打完点滴回到家，看见碗槽里堆放着满满的碗盘，一瞬间情绪又降到谷底。

李纯感觉自己的心态越来越差，曾经那个充满斗志，永远打不死击不倒的她好像不见了。

一次，半夜她被饿醒，家里只有一些生的蔬菜，她把蔬菜简单清洗了一下，倒进锅里炒了起来。一个人生活之后，很多事情都没那么在意了，填饱肚子对她来说就足够了。菜熟了，倒进盘子，走出厨房的时候不小心撞在了门上。

顿时，蔬菜混着盘子掉了下去，碎成一地。

又一次，她走在路上，刚刚下完大雨的路面很滑，一不小心跌倒，狠狠地摔了一跤。周围的行人经过她身边，会丢过来一个看笑话般的眼神。她挣扎了一下想起来，又是一滑，整个人还是坐在地上。

李纯那么怨，她开始怨恨起来，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怨恨的是什么，怨恨这城市？怨恨下雨天？怨恨失眠的黑夜？怨恨穆小白？

她忍住了疼但忍不住眼泪，放声大哭起来。

哭完抹抹眼睛，还得一个人站起来，回家。

米亚发现李纯的头像黑暗一片，她好像很久都没有上网了。

那天以后，苏俊递给自己一串钥匙：你暂时先住在那里吧，什么时候找到合适的房子什么时候再搬。米亚一头雾水，她分明能感觉到，这个男人是想靠近自己的，可是他又好像在故意与自己保持着距离，既不表白，又不抗拒。偶尔送自己回去，只是在那栋房子里坐上一会，喝上两杯，便起身与她道晚安，从不留宿。

没过几天，他便真的介绍她到了那家奢侈品网站做编辑，起初米亚完全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主管在她的案头摆了大量杂志，让她先熟悉一下：《时尚》、《瑞丽》、《米娜》、《昕薇》……全都是米亚非常喜欢，但以前一直舍不得买的杂志。

周围的同事大部分是女孩，几乎都是同龄人，穿着时尚。和米亚一起进公司的几个女孩拿的都是实习工资，唯有她一人直接签约，税后5000块。5000啊，米亚长这么大，手里都没拥有过属于自己的5000块。这可得怎么花呢，工资还没到手，米亚就在心里暗暗盘算着，去掉给家里的1000块不变，自己还有4000块，吃饭800块，交通费400

块，通讯费100块，买衣服化妆品700块，暂时住在苏俊那儿，房租水电等等都不用考虑，自己能净存2000块啊！

家庭战争 (2)

一个月两千，一年就是两万四，中途如果再赶上加薪，升职，年底奖金，自己很快不就成了小富婆了吗？她得意地狞笑起来，而且，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她有自己的打算，一旦苏俊与自己的关系稳定下来，她就会暗示他之前对自己说过的话。她只觉得一切都是时机未到，会唱歌也会跳舞，娱乐圈里的很多明星还不如她，只要苏俊肯捧自己，她一定也会像现在的基乐乐一样，红透半边天。

而此时，苏俊的事业也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在这个圈子里打拼多年，他早已形成了自己庞大的人脉网，艺人对他而言，就是一件未经雕琢的原钻，要将她打造成万众瞩目的明星，不仅要和电视台、报社、杂志社等媒体保持良好的合作，而且也要与国内各大导演、音乐制作人、制片人等成为朋友，凭借自己的人脉加上基乐乐的天资，他的事业再一次扶摇直上。

借着基乐乐刚参加完比赛，人气居高不下的余热，苏俊安排她在北京电视台上了两档热播节目，其中有一档专访，把基乐乐的身世设计得十分感人，又添油加醋穿插了很多心路历程。节目一播出，反响非常好，苏俊好像又找到了曾经的感觉，春风得意，如日中天。

他觉得，赵米亚对这一切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自从遇见她的那一刻起，自己的好运就没有停过，仿佛水涨船高般，一发不可收拾。但对这个姑娘，实在谈不上有多喜欢，也不想付出太多，这些年，他所得的一切都是靠自己一点点打拼出来的，在他的心里有一本明账，衡量事物从来不会以感情为前提，全要看值不值得，能为自己带来多少经济利益。不想与她有进一步发展，就是怕她会借此缠上来，狮子大张口般跟自己开条件。像她这样的女孩，比比皆是，他才不会傻到给自己惹麻烦。

让她陷入困境再雪中送炭，她才会犹如抓到救命稻草般抓住自己，只要她留在自己身边，好运就不会停止。他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残

忍，男人不狠是成不了大事的。何况在这时代，谁不是棋子？

陆染在李纯那儿住了三天，周傲一个电话没打，一条短信没发。

陆染给旅行社打电话，说是请假其实是想看看周傲找她没有，电话打完，她整个人开始萎靡不振。

李纯劝她回家，老这么躲着也不是回事儿，就算不想大的，也会想小的吧。李纯不说，陆染也有些受不了了，眼前浮现的都是小傲那张天真可爱的脸，以及小家伙追在自己身后妈妈妈妈地叫的场景。

安抚了下李纯，让她想开一些。她们俩现在就是一个战壕里的蚂蚱，谁也不比谁好到哪儿去，都自身难保。陆染也没说太多，装着一肚子牢骚委屈，回家了。

先给周老太太打了个电话，让她把小傲送到楼下，她等会过去接。自己刚一露面，小傲就跑了过来，缠着陆染说他想妈妈了。再看周老太太的脸色，并无异样，也对，周傲在撒谎这件事上一向能做到脸不红心不跳，滴水不漏，毫无缺陷。

带着小傲回到家，一进门陆染差点没被气死。

地板脏得仿佛能够搓出泥来，茶几上到处都是吃剩下的食品包装袋，啤酒，橘子皮，烟灰，烟头扔了一地。再看卧室，电视机还开着，被子团成一团，臭袜子满天飞，而周傲，不知所踪。

陆染强压住怒火，平静了一会，简单地把卧室整理了一下，让小傲先写作业。她又回到客厅，找了个大号垃圾袋，恨恨地将茶几上的脏东西一股脑地划拉了进去。

结婚前，她总觉得，结了婚就有了避风的港湾，有人照顾有人疼有人宠着，多好。夜里睡觉就再也不寂寞了，就算听着对方的呼噜声也是很温馨的啊，被噩梦惊醒的时候还有人拍拍你的肩膀，把你往怀里一揽就到天亮。

现在她才明白，结婚这件事对女人有多不公平，设计得有多不合理，完全就是为了满足男人的一己私欲。说好听点叫娶老婆，说难听

点，分明就是娶了一个集私人秘书、全职保姆、生育机器为一身的多功能智能型充气玩具！

陆染越想越愤恨，把小傲哄睡着后，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剧。不一会，她听见钥匙旋转房门的声音，便赶紧把眼睛闭起来装睡。如果这时候周傲过来哄哄自己，她相信过了这一晚，她还是会为他们爷俩做牛做马，任劳任怨。

可是，周傲做了一个让局面朝反方向飞速发展的举动。

他喝得醉醺醺的，看见陆染躺在沙发上，便摇摇晃晃朝她走过来，飞起来就是一脚，正踢在她的肚子上，嘴里骂道：我还以为你跟哪个旧情人私奔了，你，陆染，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是不是就像当初跟我私奔一样？你倒是别回来呀，别他妈的睡在老子的房子里，从沙发上给我滚下来！

陆染捂着肚子，这天她刚好来了月经，一时间疼得眼泪直流。

周傲并不打算这么放过她，一把将她从地上提拉起来，继续胡言乱语道：谁知道你这几天都做了什么，动不动就拿李纯当挡箭牌，她也不是什么好鸟，才二十出头就跟男人未婚同居，真不愧是臭味相投，一路货色，都是他妈的卖……

啪！一个□脆的耳光重重地落在周傲脸上。

陆染怒目相向，恨不得将面前这个男人撕得粉碎，从小到大，她能忍受别人说自己，但最受不了有人中伤身边的朋友。李纯对她来说就像一个需要保护需要疼爱的小妹妹，自己都没说过一句没打过一下，就算她真有什么不对，也轮不到周傲在这里撒野！

周傲被打得眼冒金星，加上之前没少喝，一时间重心不稳，整个人朝后打了个转。陆染正在气头上，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朝他扑了过去，两人大打出手。直到听见小傲的哭声，两个人才从地上爬起来，周傲满脸都是被陆染抓伤的痕迹，而陆染，胳膊上被打得多处淤青。

陆染本以为此事告一段落，边哄小傲边拉着他朝卧室方向走，没想到周傲几步蹿上来，朝着她的后脑就是一拳。

刹那间，陆染觉得天旋地转，目眩神迷，整个人倒了下去。

婚姻成本学 (1)

刚来北京不久，有一次米亚和蒋美颜逛街，来到秀水，看到假名牌卖得很好，一些人穿着整套的假**NIKE**从她们身边经过，米亚忍不住问蒋美颜：为什么有些人，专门喜欢买假货呢？而且假得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NIKE**的标，袖子上还带着三道杠。

蒋美颜像模像样地总结起来：还能因为什么，虚荣呗，买不起真的，穿假的过过瘾，不过刚才那种人，很有可能是真不懂，压根儿就不知道**NIKE**为何物，只觉得衣服便宜，又挺好看。说完，又继续吃起手中的冰淇淋。

直到进入这个群体，米亚才知道，曾经的自己就是蒋美颜所说的第二种人。

以前感觉能穿上**ONLY**特牛，档次顿时提升好几层。来公司第一天，米亚就穿着蒋美颜送给自己那条短裤，配了一件在秀水淘到的黑色小上衣，信心满满地跟着苏俊走了进去。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自己真的很幼稚可笑。在网站论坛有着较高人气的刘美丽，正在跟大家**SHOW**她新买的**LV speedy30**，办公室一群小姑娘全都围着她在看。

财务部的赵鸣说：你也买这款啦，上个月我男朋友刚送了**speedy35**给我，在国贸专柜刷的，六千多一点，**LV**还是基本款最好看，耐用还不容易过时，三彩拿不好就特土。李佳佳边刷睫毛边把话接了过来：你们怎么都喜欢老花系列啊，像妈妈级用的，我还是喜欢**CHANEL**，无论黑白都行，在香港买的话一万七、八就搞定了，正好年底去血拼。

刘美丽笑笑，接过赵鸣的话：你以后要买包包跟我说，我哥在美国，能比国内专柜便宜不少，让他顺便寄回来就是了。又瞥了李佳佳一眼：你这大小姐说得倒轻巧，随随便便一刷，可就是某些人三四个月的工资，还得在不吃不喝不消费的前提下。

三个人面面相觑，笑了起来。

米亚听得不是滋味，知道她们话里有话。可无奈自己对她们所说的内容一知半解，只能假装什么也没听懂，埋头继续恶补。

对于有些人，很多东西都是水到渠成，就像城市里的孩子，几岁就开始接触电脑，长大后再从开机关机教起，他们自然会觉得特别可笑。可是对于米亚这样的人来说，十几岁还没见过电脑的模样，输在起跑线上，说的就是她这种人。

这就是区别，就是命运，就是不公平。

李纯赶到医院，一推开病房的门，就看见陆家父母阴沉着脸，站在病床前。周傲耷拉着脑袋，乖乖地站在周家父母旁边。敏芝也立在一边，沉默不语。

李纯看着病床上的陆染，她双目紧闭，仍然处在昏迷状态。刚才在电话里，得知她被周傲打得不省人事，便赶紧从床上跳下来，胡乱地套了件衣服，就向门外冲去。如果不是自己劝她回家，陆染也不会受到如此伤害，一路上，她懊恼得不行，恨不得猛揍周傲一顿。

周傲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全然没了平时的神气劲儿。李纯强压着怒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中暗暗地想，等陆染醒来再跟你算总账，哼，把我朋友打成这样。

直到下午，陆染也没有醒过来的趋势，医生说陆染没有生命危险，建议病房只留一个人看护，其他人先回家等消息，以免打扰其他病人休息。李纯拍拍陆妈妈的肩膀，小声说道：阿姨，你们先回去吧，这边有我和敏芝呢，一有消息，我就打电话通知你们。

陆妈妈叹了口气，朝李纯点了点头，一行人离开了病房。

婚姻成本学 (2)

李纯坐在陆染旁边，唤她道：小染姐，你好点了吗，还疼吗？

陆染一动不动。

李纯又说：小染姐，你别吓唬我啊，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陆染仍然一动不动。

李纯一下子就哭了出来，无声的，但眼泪从眼眶里不停地落下。敏芝看着，心里也很不好受。

两家人20分钟后，聚在了周傲和陆染的家中。

周老太太自知理亏，想打圆场，走到陆妈妈身边，将茶水递到她面前：亲家，喝点水，小染一看就是有福之人，肯定能逢凶化吉，你别太担心了。

陆妈妈端坐在沙发上，身体纹丝不动，只冷冷地说：谢了，我不渴。

周傲从酒醒后就开始后悔，自己的举动完全是借着酒劲想逞下威风，但凡有点医学常识，都会明白后脑是十分容易致命的部位，假如真的失手将陆染打死，不仅妻离子散，自己后半生恐怕也要在牢狱中度过。他站在父母旁边，头脑一片混乱，不知道该如何收拾残局。

陆爸爸从见到他的那刻，就黑着一张脸，一句话都没有说。越是这样，周傲就越没底，也不敢说话，生怕自己哪句话说错了，便会惹来一顿拳脚相加。

周老爷子面子更挂不住，儿子闯祸，先打的永远是父母的脸。他只能站在一边闷闷地抽烟，转眼，烟灰缸里就积满了烟蒂。

两家人陷入了可怕的沉默气氛中，只听见墙上的钟有节奏地摆动着。

还是陆妈妈率先打破了僵局：周傲，今天你父母都在这儿，现在小染还躺在医院里，埋怨，抱怨，都解决不了什么，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周傲赶紧应声道：妈，你说吧，我听着。

陆妈妈将目光从周家父母脸上扫过，最后直视着周傲：我就问你，你还打不打算和陆染过了？

周傲一听，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朝二位老人说：妈，爸，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好好对小染，我保证，今天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周老爷子冷眼看着跪在地上的周傲，从鼻腔里发出一声哼来。周老太太看见宝贝儿子如今跪在地上苦苦求饶，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自知理亏，只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陆妈妈从容不迫：陆染今年29岁，我和你爸从小到大没有动过她一根手指头，她跟你在一起七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下得去手的，今天在你父母面前，你也保证了，如果陆染还愿意跟你生活在一起，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但我希望你能记住，你今天所说的每句话。

周傲连连点头：我知道，妈，昨天我真的喝多了，如果不是小染先动手，我真的不会……

陆爸爸满脸通红，双拳紧握，腾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都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推卸责任？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和你们杠到底，一步错步步错啊，现在我女儿还躺在医院里，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我第一个灭的就是你！

周傲吓得一声不敢出，跪在原地，眼圈通红。

周老太太实在看不过去了，生怕陆爸爸一怒之下伤到儿子，急忙跑过来，挡在周傲身前：骂也骂了，孩子跪也跪了，你们的气也该消了吧，医生不是也说，没有生命危险，只是暂时昏迷吗？周傲千错万错，我这个当妈的会好好教育，怎么也轮……

你给我闭嘴！周老爷子一声怒吼，双目圆瞪。

周老太太即刻收了声。

此时，电话铃响起，刚响完第一声，陆妈妈就立刻拿起话筒。

李纯的声音从那边传了过来：醒了，小染姐醒了！

陆家向来是个*的家庭。

陆染觉得自己很侥幸，从鬼门关里逃过了一劫。那天在病房，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李纯就扑到她怀里，两个人抱头痛哭，敏芝在旁解劝。

等大队人马赶来，陆染已经平静了，坐在床上，双眼空洞，无论周傲和周家父母说什么，她都不发一言，只是紧紧地拉住陆妈妈的手。

心已死，就是这种感觉。

她无论如何也无法让这件事情成为过去，七年来，那么多次争吵，事后自己都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为了这个家，为了父母，为了孩子，她一忍再忍，有时候自己都佩服起自己来。她一直都觉得，人必须向前看，千万不能回头想过去，因为她怕自己一旦回头，看到那么多触目惊心的伤口会难过会哭。她只能将日子一天天重复着过，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周小傲身上，看他慢慢长大。

可这一次，周傲在谋杀她。

那么用力的一拳，谋杀的不仅仅是她的生命，还有她对他这些年所有的、全部的感情。

出院当天，无论如何她都不肯跟周傲回家。李纯将陆染和陆家父母接到自己居住的小房子里，开始他们的态度很强烈，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打扰李纯，但在她一再的恳请中，一行人便跟她回了家。三个女人挤一挤，床上还是能够睡下。李纯又将沙发放倒，铺上一床被褥，陆爸爸晚上倒也睡得舒服。

陆妈妈躺在陆染旁边，李纯紧紧挨着陆染。陆染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小时候，一感觉害怕就立刻躲在妈妈的怀里，仿佛只要一躲进去，再大的苦难都会过去。她像个婴儿般蜷缩着，睡着后身体总是会不自觉地抖动几下，陆妈妈知道她又在做噩梦，便拍拍她的头，像哄小孩般对她喃喃道：摸摸毛，吓不着喽，小染快快睡，不怕。

在近30年的时光里，她好像只按照自己的意愿做过两次决定：第一次是五年前，自己在月光下和周傲离开木棉，跟着他在冰冷的街道上大步奔跑，那时候觉得生生死死，都要与这个人在一起，哪怕搭上背叛全世界的可能。

第二次是五年后，一个人醒在深夜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思路清晰。她恍然发觉，人生中近一半的时光，就这样被自己漫无目的挥霍一空，曾经的理想斗志全都在婚后戛然而止。如果当初自己没有放弃经商，说不定现在已经有能力让父母，让陆清，让小傲过上更好的日子了。也根本不需要像现在一样，一日复一日地拼着老命，为了养家不得不卑躬屈膝。她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经营婚姻上，到最后，却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抓住，镜花水月，不过一场空而已。也许，这就是婚姻成本，城市悲剧。

她要离开他。这是陆染人生中，第二个为自己所做的决定。

是离是过你自己拿主意吧（1）

米亚愈发觉得寂寞，自己的生活除了没完没了地加班，没完没了地恶补那些奢侈品外，就只能形单影只地徘徊在这栋160平的大房子里。

起初看哪儿都好，一个人学着电影里的优雅女子坐在吧台前喝红酒，打开音响跟着音乐跳JAZZ，在浴缸里洒满玫瑰花瓣，打开窗户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可一段时间下来，这些节目对她就再也没有吸引力了。

蒋美颜打趣她：你肯定是“发烧”了，缺爱了！

她说得一点都没错，尤其夜深人静，独自喝下一杯酒，躺在床上周身燥热，寂寞难耐。可这件事一点都不好解决，身边的男人要么只想上床，不想恋爱；要么就是想跟你恋爱，但不想结婚。玩One Night，自己又没有蒋美颜那么洒脱，何况，这是苏俊的房子，自己只是寄宿者。

在北京，她只得蒋美颜一个朋友。苏俊再次和她见面的时候，她便小心翼翼地要求：我一个人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晚上挺怕的，你看，能不能让美颜过来陪我？你也见过的，就是以前在烟色跟我同屋的女孩，我保证，除了她不带任何人回来，也不会弄坏任何东西的！

米亚说完，一脸认真地看着他。

苏俊很快就应允下来：好啊，你做主吧。

只有短短的六个字，就足以达到他想要的效果。果然，米亚一脸幸福地在他的脸上啄了一下：哦耶，你实在是太好了！

这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赵米亚跟自己比起来，嫩得太多了。

蒋美颜如愿以偿，带着整整两大皮箱衣物搬了进来。米亚带着她四处参观，客厅，厨房，卧室，洗手间，对于两个外地女孩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米亚很兴奋，连日来心里的苦闷终于有了倾诉之处。以前一有什么不开心，她就会把苦水倒给李纯，可是最近李纯还没从失恋的情绪里走出来，便又卷进了陆染的家庭大战，自己虽然帮不上忙，但也不能再给她添乱了。蒋美颜的到来，对她无疑是种解救，她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憋疯了。

这期间，周傲来过一次。

周老太太让他过来说些好话，女人都是吃软不吃硬的，多哄一哄就会回心转意。周傲买了两大包水果，又提了两瓶好酒，找上门来。

陆爸爸开的门，态度不冷不热：来了。

周傲满脸殷勤：哎，爸，我给你带了两瓶好酒，放哪儿？

要是搁以前，陆爸爸会特别高兴地拉着周傲喝上两杯。可此时此刻，他只是扬扬手，示意周傲将酒放到桌子上，就转身进了厨房。

见这边攻不破，周傲又朝李纯使劲：李纯，你小染姐好些了吧，这是刚才在楼下给她买的水果，她喜欢柚子，我就多买了些，记得给她泡到蜂蜜里，多喝点蜂蜜柚子茶，败火。看似在交代李纯，实际上，这番话完全是给陆染听的。她坐在床上，面无表情，低头翻着看一本时尚杂志。

李纯站起身，把周傲手里的东西一把接过：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事的话，小染姐要休息了。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势。

周傲知道大家对自己怒气未消，多说不宜，这个时候再发生顶撞，事情就真的没商量了。他赶紧跟陆妈妈打招呼：妈，那我先走了，就麻烦二老多照顾小染了。又探头向厨房方向喊：爸，我走了，改天再来看你们。

陆妈妈稳坐泰山，面不改色：不送。

周傲只得快快地去。

周老太太听完儿子上门被拒全过程，连连摇头：这两个老顽固，我还真就不信了，他们能眼看着女儿离婚？我就把小傲牢牢地看在家里，看看谁先慌！

是离是过你自己拿主意吧（2）

周老爷子气结：说你无知你还不服气，你有什么权力不让人家看孩子，就算真的离婚，无论判给谁，另一方都有探视权，你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我看你分明就是嫌事情还不够乱！

周老太太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周老爷子又态度严肃地对周傲说：事情是你惹出来的，老人不能总帮你擦屁股，你自己想办法解决，是离是过，全都自己拿主意吧，我跟你妈年纪也大了，跟你操心了一辈子，你要是有良心，就给我们留点儿清净日子。

一席话，说得周傲无地自容。

陆家这边，也正在讨论此事。

陆爸爸态度明确：小染，这日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过了，这两天，我亲自找周傲他爸说去，等你身体好一些了，就去民政局把事儿办了。

陆妈妈虽然也看不了女儿受苦，但思想毕竟传统：周傲认错态度挺诚恳的，如果你对他还有感情，不妨再给他一次机会，你快30岁了，再过个10年20年也就老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回事儿，等小傲长大了，你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周傲毛病再多，也不是十恶不赦，你现在觉得日子苦，但真离了婚，苦日子还在后头呢，小傲怎么办，他们可能放弃抚养权吗？

李纯在一旁实在听不下去了，一直以来，她都把陆妈妈当偶像在心中膜拜着，但两代人的思想差距还真是大得离谱，无论如何她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人从生下来开始，三分之一的时间要为别人而活，剩下的三分之二还得凑合？

她明白陆染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也明白陆染一旦下了决心，就不会轻易回头。现在局势很清晰，票数三比一，但这场离婚之战，路漫漫任重道远，李纯已经做好准备，无论前方有多艰难，自己也会站在

小染姐身边，现在该是自己对陆染说“有我呢，不要怕”的时候了，自己失恋和辞职的时候，她都那么努力地帮自己。

这天，米亚又被刘美丽冷嘲热讽，也没心思再加班，早早地就打车回到了住处。蒋美颜好像刚起来不久，正在卧室里对着镜子贴假睫毛。米亚一进门，就把包甩在沙发上，边脱鞋边大声嚷嚷：气死我了！

蒋美颜才贴好一只眼睛，就赶紧从卧室里走出来，接过米亚手中的外套，一边帮她挂到衣架上，一边问：是哪个不长眼睛的，把我们小米宝贝气成这样？告诉姐，看姐不把他打成串糖葫芦才怪！

米亚看来是真生气了，对她的玩笑话无动于衷，转身坐到沙发上，跟她抱怨起来：你知道吗？我们公司那些小姑娘，个个86年的，用的都是LV、CHANEL，最可恨的居然是正品！

蒋美颜早就见怪不怪，但嘴上仍然附和着：我也最痛恨这些富二代了，自己没什么本事，一天到晚就知道烧钱！

米亚见她这么说，更来劲了：啊，你说实习工资才800块，人家眼睛都不眨一下，拼死拼活地干，下班男朋友开车来接最次的都是个奥迪A6，没男朋友的呢，人家自己有车，我对桌的刘美丽，她上个月生日，她爸直接送了台牧马人跟她说这是生日礼物不用谢了。

蒋美颜哭笑不得：我说小米，你怎么越来越像我了，仇富趋势直线上升啊。

米亚拿起杯子喝了口水，又重重地把杯子放到茶几上：对，我现在就是仇富，我就是*裸的嫉妒！我恨我自己是个外地人在这里一没门路二没钞票，人家生活优越长相漂亮要什么有什么也就罢了，最可恨的是还有传说中的上进心！

蒋美颜刚要插话安慰她几句，她又像想到什么似的继续说：去国外呆一圈，甭管什么国你就是去缅甸晃悠一下那也算半拉儿海龟，这一游回来那身价立刻就不一样了，刘美丽好像大学都没读完，回来之后她爸好说歹说给她弄了个成教文凭，论长相她哪儿好看？比我多个

鼻子还是多张嘴，顶多就是皮肤白点，瘦得跟筷子成精似的！网站居然首推她，给她做了一个专版，她平时就在论坛上晒晒货，我呢？我都快成便利贴女孩了我！

蒋美颜知道便利贴女孩的意思，前段时间刚看过台湾热播的偶像剧，里面那女主角就是个典型：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平时大家做不完的工作全都会拜托给你，但无论你做了多少做得多好都不会换来一点感激，好撕不粘，没脾气。

米亚当然了解自己的行情，自己若是想在那个奢侈品网站立足，那就必须混进内部，首先跟大家打成一片，以刘美丽为首的那几个女孩，年轻多金又上进，人家不在乎赚多少钱只在乎实现了多少自我价值。

中午一出去逛街大包小包的往回拿，动不动就送主管DIOR KISS唇彩，还得补充一句是顺路看见发觉颜色很适合你，既得体又省去了拍马屁嫌疑，周末加班在KFC买蛋塔五、六盒地提，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转正指日可待。

这是米亚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她妄想帮大家多做一点事，至少能在老总面前混个积极上进，总不能砸了苏俊的脸面。

一到下班点儿，她的案头就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文件，陈某某约了男朋友上岛喝咖啡，刘美丽晚上要去三里屯跟新认识的法国佬切磋英语，李佳佳和赵鸣那俩大小姐手挽着手胳膊挎着胳膊去现代城那片儿吃饭扫货去了。

她刚刚过完23岁生日，便收到了妈妈亲手织的毛衣。当天包裹寄到公司前台，她站在角落里拆开，刚好刘美丽从身边经过，看到露出的毛衣一角，从喉咙里轻轻发出了一声哼，像只高傲的孔雀一样从她身边挺过，一面为了保持良好的家教一面又真心地表示不屑。

那一瞬间她狠狠地把眼泪和怒火逼了回去。

她还很年轻，但每次照镜子分明能看到眼睛周围清晰的小纹路，它们就那样明晃晃地立在那儿，叫嚣着示威着，让她不得不去正视自

已分秒流失的青春。她觉得自己必须得抓住点什么，无论金钱荣誉地位还是爱情。

生活还得继续 (1)

基乐乐的个人歌友会，大获全胜。

庆功宴结束，苏俊送她回家，声音里止不住的兴奋：乐乐，谢谢你，今天辛苦了。

基乐乐报以一笑，又摇摇头，将瘦小的身体往后靠了靠。从比赛到成名，她足足瘦了15斤。起初是为了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每天在高强度训练下只吃一餐，晚上还要跑步两小时。后来档期越来越满，压力也随之陡然增加，情绪时好时坏，不上通告时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暴饮暴食，之后又懊恼不已，只能跑到洗手间将食物强行呕出来。一来二去，成了习惯。

上一任助理，是新星公司指派的，因为受不了基乐乐时好时坏的情绪，不到三个月就辞职了。出去跟媒体没少爆料，一时间，几家报纸先后登出基乐乐靠催吐保持身材的丑闻。苏俊花了不少时间，才让这条新闻冷却下来。炒作是很必要，但现在还不是爆丑闻的最佳时机。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基乐乐物色一名可以信任的助理。

苏俊边开车边试探性地问：新助理感觉怎样，跟你还合拍吗？

基乐乐忽然眉头一皱，有些沮丧地说：没有默契，也许时间还短。基乐乐为人十分低调，说话向来简短精悍，虽然人气直线上升，但仍然谨慎谦逊，也很听苏俊的话，对于经济上的事，更是从来没有异议。

目的地已到，苏俊将车停稳，转过身问她：要不要通知公司换人，或者，你有没有合适人选推荐？

基乐乐忽然不说话了，思量了几秒钟后，回答他：有，我跟他联系一下，晚点给你答复。

说罢，跟他做了个拜拜的手势，跳下车，在茫茫夜色中渐行渐远，那背影，看上去有点孤单。

周傲从来都没有想过，陆染有一天真的会离自己而去。

他曾那么笃定地觉得，她被自己吃得死死的，即使多晚回家，她都会躺在床上等在那里。而现在，家徒四壁，面目全非。

他才知道，陆染对自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个多月以来，每天从父母那儿回来，他便从冰箱里拿出一打啤酒，只有喝得烂醉才能勉强入睡。奇怪的是，陆染不在，他居然没心思出去玩了。

以前那么吸引自己的事物，现在看来毫无意义。他甚至厌恶起镜子里的那个人来：一事无成，一名不文，而且，将生活搞得一团糟。以前陆染总嚷嚷着，一家三口去次公园，他今天推明天，初一推十五，一转眼的功夫，小傲四岁了。四年多，他竟然没陪他去过一次公园，没给他买过一件衣服。眼前的人，胡子拉碴，醉生梦死，也许自己压根就不配做陆染的丈夫，也不配做周小傲的父亲。

以前，他老是说自己没时间没时间，他的时间都给了麻将，都给了饭局，都给了那些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真可笑啊，当自己愿意为他们做些什么的时候，却已经再也没有机会了。

就在这天上午，陆爸爸将离婚协议书送到自己手里，他带回家，密封的黄色纸袋，上面写着周傲亲启，是熟悉的手写笔迹，只有短短的几行。

离婚协议书

我自愿争取周小傲抚养权，直至成年。我自愿离开你。

我自愿结束这段错误的婚姻，不再禁锢你，也不再禁锢我自己。

周傲，祝你幸福。

与其说这是一份离婚协议书，不如说是给他的绝笔信。他将这张纸蒙到眼上，声音从轻微的颤抖变作号啕大哭。他知道自己曾经拥有过什么，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又是怎样将它们失去。

生活还得继续 (2)

周傲本打算净身出户，只带走两个人全部存款的一半，两万元，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做个过渡。但周老太太在家里闹了好长一阵子，死都不同意。自己家当初可是投入了15万元啊，这几年大连的房价涨得那么狠，当初买房子的时候是5200块一平方米，现在保守估计也涨到7000块啦，一平方米净赚1800块呢！就算抛去建筑面积，只按实际面积算的话，也应该赢利10万了吧。

周老太太明确告诉周傲，离婚行，房子给陆染也行，但得拿回25万！而且，孙子必须到手，就算打官司，也得争到抚养权。

无论周傲和周老爷子怎么说，周老太太都把孙子看得死死的，幼儿园也不送了，整天在家里看着孙子，她心里想，只要手里有这张王牌，陆染总有一天得乖乖求饶，就算她真的铁了心想离婚，没有那25万，她也休想见孩子！

陆家父母几次上门，想协商此事。每次周老太太都拿身体往门口一挡，嘴里大喊：我看谁敢开门，谁敢开门，我就从楼上跳下去！周小傲被她吓得嗷嗷直哭。

周家两父子拿她也没办法，事情就这样僵持着，陆染的态度一天比一天坚决，他们越是把事情做得不留余地，她便越是心灰意冷。人被逼到一定分儿上，就什么都不怕了。

陆染天天往信阳律师事务所跑，是旅行社郑姐介绍给她的，她比陆染大几岁，大连本市人，信阳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郑成义，是她的亲弟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陆染第一次感觉到人脉关系有多重要，无论办什么事，只要找到人，就能平步青云，反之，比登天还难。自己肩上的担子压得她透不过气来，这是为人母后的本能，无论如何，她也要把周小傲夺回到自己身边。

陆家父母也全力支持，偷偷包了五千块塞给了郑成义。

这段时间，有很多人劝她：女人一离婚啊，日子难过哦，千万不能把小孩留在身边，二婚的女人本来就是打折商品，你再挂个小拖油瓶，还想不想再婚啦？

陆染表面上不说什么，但心里恨得不行，她忽然发现身边没有几个人真心盼着自己好，一旦出了点儿什么事，全都露出了狐狸尾巴。再婚？明明已经把自己摔成了残疾，还嫌不够惨，非要再跳一次粉身碎骨才罢休？

好在一家人步调一致，这些日子以来每天三口人加上李纯都紧密作战，陆清也打过好几次电话让陆染坚持到底，陆染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一家人睡在那间二十几平的平房里，没什么钱，但是每天都在一起，天天都能看到对方。想到这些她就有些心酸，她这么努力地往城市里奔，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老家，这样的努力，就是为了和父母分离吗？

搬回父母处，周傲仿佛回到了单身时代，夜夜笙歌，不回来是常有的事。回来便带着满身酒气，进自己房间倒头就睡。经常三、五天不上班，人不知踪影。领导老杨已经找他谈过无数次话，周傲态度很差，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领导一看小的谈不了，得，跟老的总能把话说清楚吧，直接把周老爷子请了过去。

但凡当过官儿的都明白这个道理，最在乎最讲的不就是个脸面？眼看着自己以前的老部下，升官发财，牛气冲天，坐在对面的周老爷子百感交集。

老杨表面上客客气气：老周啊，咱们都是多少年的关系了，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我的老领导，可咱们毕竟是国家司法机关，不是私营企业，谁说了都不算，我觉得啊，你回去还是该好好跟他谈谈，对不对，编制少是事实，跟周傲一批来的那几个小年轻儿，可都争着抢着表现呢，周傲，也该加把劲儿不是？

生活还得继续 (3)

周老爷子脸上堆着笑，嘴里还叼着人家递过来的特供小熊猫，火都没脸点了。

都说男人30岁之前不为自己踢出一片天，30岁之后就很难成大器了。光芒和锐气随着时光被磨平，结婚以后要养家糊口，为老婆为孩子为父母，肩上担子本来就比女人来得要沉，见周傲整天吊儿郎当死不上进，周老爷子又气又恼，恨不得像小时候一样提起来对他一顿猛揍。加上周老太太整天在家里闹，边闹嘴里边叨咕着，25万，25万，周小傲成天妈妈妈妈地喊，哭起来没完没了，周老爷子更是感觉家不像家，有好几次气得心脏病差点犯了。

这一天，刚进家门，电话又响了，周老太太和小傲都在卧室里，他只得将电话接起来，老杨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出来：老周啊，今天找你不是说周傲没上班的事，是一件不太好说的事啊，你方不方便，到我这儿再来一趟？

一进办公室，老杨就阴着一张脸，招呼周老爷子：坐，坐。又从兜里掏出烟给他点上。先是客套了几句，然后便将一份诉讼书推到他面前。

周老爷子一看，顿时血往上涌，自己的儿媳妇，也就是陆染，一纸诉讼将周傲告上了法庭。而受理本案的律师，正是信阳律师事务所的郑成义！他曾经跟这小子打过几次交道，人精明能干，一双小眼睛总是滴溜溜地打转，在业内有不败神律之称。他心里也奇怪，这小子一般不接民事诉讼案，顶多混个几千块代理费，劳心不说，还不讨好。

还来不及深究，老杨便开口道：我说老周啊，咱们都是多少年的老关系了，以前你是我的老领导，我的老大哥，周傲就跟我自己家的儿子一样，你说是吧，这个事传到我这儿，我很意外，当然，这是你的家事，具体我也不便多问，院里的规矩你也知道，我今天叫你来，

一呢是想让你们提前有个心理准备，二呢是想让你们回家好好商量一下，诉讼里写得很清楚，陆家可以将当初的15万首付款退还给你们，但前提是，必须放弃抚养权，周傲呢，属于咱们内部员工，真打起官司来，也得移交他院，这个事，我建议啊，不要闹大，周傲的编制问题，也就是最近的事儿，这个关口，凡事稳妥起见，稳妥起见啊！

周老爷子连忙点头：那是那是。他心里清楚得很，官司若是真打起来，对周傲相当不利。其一，索要25万元完全是周老太太的无理取闹，房产证上只有陆染一个人的名字，陆家就算真的抵赖毛都不给，周家也只能干瞪眼睛没招。其二，郑成义在业内神通广大，各区法院门路都广，这个官司如果真的打起来，自家胜算微乎其微。其三，周小傲未满五岁，女方是有优先抚养权的。

官司一打起来，搞不好鸡飞蛋打，既得不到钱又留不住人，他在法院干了这么多年，利害关系相当清楚。和老杨又扯了几句，他就告辞了，想赶紧回家商量对策。前脚刚走，老杨就把电话打给了郑成义：小郑啊，嗯，他刚走，放心吧，咱们多少年的关系啦，包在我身上，没问题.....

周老太太听完，傻眼了，欲哭无泪。

周傲坐在沙发上猛抽烟，一言不发。

周老爷子低着头，面色凝重，时而叹上口气。

此刻，周老太太知道撒泼没用了，眼前的局势就放在那儿，孙子，钱，只能二选一。理智点想，钱总归是最实际的，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周傲得贴着吧，以后万一再婚，方方面面都得考虑。孙子又跑不了，就算归陆染，以后总还是能看到的吧，再说，这是周家的血脉，流着周家的血，怎样都跟这边最亲。

周傲左右为难，眼看着变成这样，却无力回天。

一切的一切，怎么会被逼成这样的局面？

最终，两家同意调解。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陆家退还给周家15万元房屋首付款，周傲每月支付500元抚养费，直到周小傲18岁为止，

探视时间由双方自由商定，周家若是反悔上诉，陆家将终止探视权。

白纸黑字，法律生效。

陆家父母把毕生积蓄拿了出来，整整15万元，交到周老爷子的手中。他接过钱的时候，整个人都有点抖，动了动嘴角，想说些什么，终究什么都没说出口。

当天下午，陆染终于见到了孩子，22天，母子分离，见面的那一刻，抱头痛哭，陆妈妈和陆爸爸过去搂住她们，李纯也跟着在旁边湿了眼睛。

去民政局的那天，李纯陪着陆染，远远地看着周傲朝她们走过来，一切就像梦一场。陆染有点恍若隔世，一时间脑海中两个周傲重叠到一起，一个是七年前的他，一个是七年后的他。

那天，他们都出奇的平静。走到民政局门口，周傲燃起一支烟，对陆染说：我第一次遇见你，是七年前的8月18日，没想到七年后，咱俩还是在这一天分手，你多保重，小傲有什么事，记得给我打电话，有什么用钱的地方，别不好意思说。讲完这段话，便转身向右走去。

陆染呆在原地，惊得说不出话来。生活已经将她折磨得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他们之间还曾有过那么多值得珍藏的记忆。她好像一瞬间什么都想起来了，又好像什么都想不起来。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曾在自己生命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男人，渐行渐远，消失不见。

而生活，还得继续。

爱的代价 (1)

信用卡一到手，米亚就迫不及待地直奔新光天地。

这几个月以来，自己的恶补起了作用，不仅了解了很多品牌，就连相应的品牌发展史也渐渐耳熟能详。

可越是了解得深，就越是抵抗不了它们的诱惑。时尚门里的人玩时尚，时尚门外的人被时尚耍得团团转，米亚全然不知，自己已经落入了这个巨大的陷阱里，仿佛一只奔着蜜糖的苍蝇，只惦记着那色泽芬芳的美味，一步步逼近，直到使自己陷入困境。

她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以前觉得奢侈的东西，现在才发现那都是菜鸟级装备，像ONLY，艾格这档的东西，赵米亚现在完全看不上了。一进商场，就直奔JOYA，Missixty，一条仔裤刷下来，两千块就没了。

米亚脚踩八公分高跟鞋，下半身被牛仔裤包得紧紧的，小屁股一翘一翘，上半身着一件桃红色小吊带，脖子上系一条银灰色大围巾，提着蒋美颜借给她的LV包。头发也是修过的，花了1500块在漂亮宝贝做了个光感拉直，阳光下一抖，像是从洗发水广告里走出来的一样。脸上擦着CHANEL的粉底，DIOR的唇膏，优越感直线上升，仿佛每一个与她对视的人，都能识破她脸上那些胭脂粉末是哪个品牌，价值多少一样。

这一切，都是蒋美颜的功劳，论烧钱，她比谁都会烧。真正奢侈过，也真正潦倒过，人一旦失去某种生活又失而复得，就会拼命抓住机会，不想再次失去。她对苏俊的安排言听计从，万事俱备，只等赵米亚自己泥潭深陷。

像赵米亚这种人，她见多了。论姿色，算不上美女。论心机，既谈不上睿智，也算不得善良。论胆识，上不去，下不来，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两个人刚走到FANCL专柜，导购嘴巴甜丝丝地就称赞起来：两位小姐气质真好，又有眼光，我们的产品全部日本直送，百分百无添加。手又放到米亚的头发上轻轻地摸了一把，笑得恰到好处：这发质也太好了，怎么保养的啊，远远一看就跟明星似的，你是香港人吧？

这几句话对米亚来说太起作用了，她从小就觉得香港是个很洋气的地方，做梦都想去香港看一看。导购见她笑逐颜开，赶紧疯狂地介绍起产品来，一口一个宝贝，亲爱的。

足足开了3220块，赵米亚才收手。导购跟在她身后说是要陪她一起去收银台，怕她找不到。实则是怕这条大鱼光说不练，半路潜逃。蒋美颜全都看在眼里，现在的小姑娘，尤其是做销售行业的，拉拢人心都有一套，动不动就亲爱的，亲，宝贝，第一次见面就能搂脖子抱腰，一副相见恨晚的架势，等你掏完钱包一走人，谁是谁亲爱的啊，转眼连你是谁都不记得。

米亚到收银台将信用卡递进去，小导购又跟她攀谈起来：亲爱的，你是外地人吧。

米亚点点头，说：你听出来啦？

小导购赶紧圆话：嗨，我也不是本地人，甭管北京话再难听，但人家这就是普通话，做得时间长了，慢慢也搞得一口京腔。我还是喜欢听你说话，像香港人，好听！

米亚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一边按照收银员的提示输入密码，一边朝她笑了笑。回专柜的路上，小导购又继续说：我就没有你这么好的命，出来逛街能随心所欲地买，你一定有个很爱你的男朋友吧，看你刷卡的姿势就知道。

小导购满眼笑意，米亚只好连连点头，到了专柜，她又放了几个小样进包装袋里，让米亚留下客户资料。服务到位，态度亲切，米亚感觉自己受到了女皇般的待遇。

爱的代价 (2)

和蒋美颜朝前方电梯走去。

看到她们走远，小导购跟同事聊起来：又搞定一个二奶，满口东北腔。

同事搭腔：看来你这个月收入又要过万了。

小导购会心一笑，看到前面走过来一位年轻女性，立刻冲出柜台，站到她身边说：小姐，你是香港人吧，气质真好，我们的产品.....

婚姻就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被困在最底端时，外面阴晴雨雪，仿佛都与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每天在深渊里，行尸走肉般度日，得过且过。最可笑的是，居然天真地以为大部分人亦是如此，完全不知井外的世界有多美。

有朝一日，死里逃生般脱离了那个世界，才顿悟自己错过了多少良辰美景。现在的陆染，感觉自己就像有了第二次生命，看到窗外的蓝天会感叹世界真美好，看到新鲜蔬菜会感叹生活真美好，看到漂亮的衣服会感叹做女人真好。

而等她参透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深秋时分，她人生中的第30个年头。

这一天，是她的生日。

自从认识周傲以来，她每一年的生日节目就变成了，和周傲的一帮朋友喝酒，美其名曰是帮她庆祝，实则只是找个契机想聚聚罢了。每次都喝得犹如烂泥睡死过去，还没来得及体味一下，自己就又大了一岁。实际上，她并不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大部分时间她都在迁就着，迁就到最后连她自己也忘记了到底想要什么。

30岁的生日，只有她和李纯两个人。

先是跑到胜利逛小店，李纯一直都很喜欢去地下三层买饰品，她身材高挑加上天生品味好，总是能花最少的钱淘到最适合自己的东

西，经过一番加工搭配，几块钱的项链也能戴出与众不同的感觉。自己则迷恋韩城，平时就喜欢看热播的韩剧，穿衣风格也热衷*风。两个人一路血拼，李纯买到了两条短裤，五件饰品，自己则大包小袋，要多畅快有多畅快，买完东西，便坐在云顶，一人叫了一杯冰橙汁，打发起时光来。

陆染不禁感叹：现在我才知道单身究竟有多好，想怎么买就怎么买，想几点回家就几点回家，再也没有人埋怨你不懂节俭，我刚生完小傲那一年，只要稍微回家晚一点，老太太电话立马就会追过来，简直是夺命连环CALL！他儿子几点回家那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好像女人从生下来那一刻就天生丫头命，时间一久，自己也跑偏了，逛街这么罪恶的事，哪敢干呀，俨然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天天勒紧裤带，那叫一个凄风苦雨啊。

李纯咬着吸管，笑咪咪地看着她：同志，欢迎你回到地球来，你就权当自己到火星一游，迷途知返组织还是会敞开温暖怀抱迎接你滴，鼓掌，撒花！说罢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

陆染隔着桌子打了一下她的头：死丫头，就知道跟我贫，不过，我这只迷途老羔羊，过了今天就整整30岁了，有时候我都疑心，是不是老天故意把表调快了几年，怎么一眨眼的工夫，自己就到了这个年纪了。

李纯接过话：没关系，小染姐，你虽然有一张78年的脸，但你永远都有一颗93年的心，趁着小傲被阿姨接回家这两年，你就好好挥霍大好时光吧，无数有为青年在后面排着队等你，还得看你有没有那个心情。

陆染摇摇头：得，一次失败的婚姻让我彻底对所有雄性动物都没了兴趣。

眼看着云顶外有几个男人走来走去，陆染将李纯的目光引到他们身上，继续说：你看，外面的这群，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很不靠谱，满嘴胡话，光是看一眼，我都倒抽一口冷气，更别说重新接受一

个男人了，接受一个崭新的男人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你得让他走进你的房，睡上你的床，占有你的人，霸住你的身，万一对方没有房，经济还不如你，你就得接受这个凭空冒出来的人在你的房子里用你的东西，教训你的孩子，而且满脸理所应当。

爱的代价 (3)

李纯目瞪口呆，将手指拿到陆染面前晃了晃：小染姐，我感觉从前那个蛮不讲理头头是道条理清晰热血沸腾的陆染又回来了，你这婚算是离对了，没白离！不过我就纳闷了，怎么多出个男人就好像多出一万件事来啊，其实仔细想起来，就是从一个人的生活变成两个人的生活，无非就是扯张证，怎么一切就都变了呢？

陆染一本正经：以前我也想不通，怎么一结婚生活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局面，鸡飞狗跳，被牵着鼻子走上了呢。直到彻底离开这种生活，才发现婚姻和恋爱的本质区别。结婚前，你只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就行了，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心情不好就小女孩样，哭一哭闹一闹。可结婚后，你就再也不是自己了，你的身份被一分为N，你是老婆，是儿媳，是女儿，是妈。你要协调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要协调你和你婆家的关系，要协调婆家和娘家的关系，还要协调他和娘家的关系，俨然变成了一个谈判专家。你看过夹心饼干里面那馅儿没？结婚后，你就是，不仅双面夹击，而且还里外不是人！

李纯不可思议道：小染姐，我以前总觉得你脑子特乱，觉得你逆来顺受，没有主见，直到现在我才发现，你不是没有主见，你是在这种变形的高压下，对生活本身丧失了热情。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条理很清晰，直到小白从我的世界里忽然消失后，才发现我是身边所有人里，活得最傻的一个。有你这个血淋淋的反面教材摆在这儿，我如果再跳那才是真的傻透顶了。我只想过好现在，把每一天都过得有滋有味，不再去计划任何事，因为人永远都无法预言，下一秒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儿。

陆染静静地看着她，面前的李纯双手抱臂，神情逐渐从自如变做忧郁。她明白她的感觉，将她看得透彻。她这样一个对任何人任何事物，包括自己都充满怀疑的人，在那么孤注一掷地相信一个人的时刻，回给她的却是如此重重一击。她眼看着她被打倒，又是眼看着她

一点点站起，拍落身上的灰尘，擦掉脸上的泪痕，狼狈地继续在自己的人生中挣扎过活。

她明白她足够强大，强大到真的能够装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自己遭遇人生重大变迁时刻一直在身边。她也明白，她以后仍然会坚强生活。但从此以后，她不会再相信任何人了。

而穆小白这个人，曾经在李纯生命中占去重大比重的男人，终于像风一般消逝在她永不能回头的青春岁月里了。

两个人一直在云顶说着话，直到夜幕降临，走出胜利广场已经快到晚上八点了，提着大包战利品，直接省去吃饭环节，在蛋糕店定了一只小小的樱桃蛋糕，提着就跑到了钱柜。

一进包房，两个人就偷偷地把放在包里的啤酒，水果和零食摆在了桌子底下，这样即使服务生过来巡查，也根本看不见他们外带了食物。李纯把球鞋一脱，跳到了沙发上，陆染一看，也把高跟鞋踢掉，跟李纯疯了起来。

一首接一首地唱歌，专挑那种得拼了老命才能唱上去的歌，像《死了都要爱》，像《海阔天空》，唱完以后又专挑那种挤兑男人的歌，比如《姐妹妹妹站起来》，李纯还唱了一首基乐乐的歌，她和米亚都挺喜欢这个有个性的姑娘。

俩人疯累了，倒在沙发上喝起啤酒来。

李纯打开手中的易拉罐，跟陆染碰杯：小染姐，恭喜你恢复单身。说完，猛地喝了一口。

陆染也敬她：恭喜你死而复生，重出江湖。

如此反复下去，六罐啤酒很快就空了。陆染站起来继续点歌，翻到梁咏琪版的《爱的代价》，整个人都呆在那里，李纯走到她旁边，也看到了这一幕。结果还是点了，两个人都静静地拿起麦克风，跟着歌词唱：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

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
看世事无常
看沧桑变化
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
是永远都难忘的啊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
永在我心中
虽然已没有他.....

陆染边唱边哭，起初很小声，后来就再也无法控制。李纯放下麦克风，抱着陆染，不知不觉也泪流满面，两个人就这样互相拥抱着大哭起来。

为曾经那执著的自己，为在爱的世界里头破血流，狠狠挣扎，再也回不来的自己。